

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第四十一輯

沈雲龍主編

陳書稀菴筆記

陳恆慶著

文海出版社印行

灘縣陳恆慶著

諫書稀庵筆記

彷彿題



1  
2  
3  
4  
5

6  
7  
8

## 序

予告歸後。年近七十。飽食終日。日入卽睡。夜半卽興。閑坐無聊。乃學爲詩。歌古文詞。積稿盈尺。自知學識謗陋。不能追蹤古人。一日紫紱十六弟告予曰。兄詩文有金石聲。筆發既速。可作爲小說。詳述平生所見聞。使雅俗共觀。豈不勝于詩文哉。予曰。唯。乃卽目所見耳。所聞者。振筆錄之。無以名之。名之曰歸里清譚。門生楊咸卿曰。曷不曰林下清譚。予曰。辭官歸里。豈易言哉。嘗見有服官半生。擁厚貲。蓄珍寶。忍兄弟。親族之爭其產也。甘棄其先人墓廬。僑居他鄉。死不得正邱首。殆不如孤。近有閩人。以貪黷敗官。將載寶而歸。鄉人相督。勿售以房。又有位居顯要。親族恃勢。逞強霸產。擾害一方。鄉人將掘其墓而火其廬。其人久已失官。至今不敢歸。然則歸里。豈易言哉。咸卿曰。師言誠是。是爲序。丁巳夏時十月朔日。諫書稀庵主人記。



## 題詞

未老先驅五馬歸。山林深密掩柴扉。逸民逸史留灘北。人似莊生蝴蝶飛。  
曾披繡豸列朝班。歸結蟠廬住北山。也似分甘留故事。漁洋此日鬢毛斑。  
羨君說夢入非非。說到年齡已古稀。筆琯生花春在室。西廂月落憶元微。  
杞人今日尙憂天。浩刼餘生老益堅。一部碑官千萬字。贈君還有薛濤箋。

坐外女史希昭氏



# 諫書稀菴筆記目次

狀元

賽金花

馬乳

改腳脂判

經控姑

潘尚書

雷甲雷乙

姚頌成

兩大司成

潔辦

同鄉相參

潘得譽

目次

崔靈芝

義和拳

洋兵佔城

笄

盜墓

論墓

放生池

相面

煤氣

立尚書

蓮香

都中鬼怪 五則

徐相國

洋馬車

婚禮鄉俗

林中丞

再醮婦

戲法

膠灘工藝

教館

朝審

臨報

奇案五則

教子

時語三則

楊翠喜

國文

萬學氏

三甲

非人不燬

張文田

桂枝

頭巾語

大卷白摺

至聖

裹足之害

八字相圖

裏氣

學校唱歌

縣長

宋太史

前後錄

大老板

童話

經解

豎臘

朱太守

說鬼

族譜

湯文正

熱門賦

柳東

鴻臚

目 頁

征稅局

樹上雨花

湯相國

崇某

齊三

書吏

首領

自誇

惹姑娘

紅玉

詩籤

鳳樓龍

京察記名

機器  
蓄電池  
壓車之處  
金鑄五級  
鋼筋  
各人標榜  
標文泉  
標手標  
御生  
飾鐵板  
鐵鏈

楊李廉

學道

姜侍郎

南人北人

爆竹

水仙

說餅

肝桂

李香君

賈侍郎

木解元

異人

相馬  
關外  
玉枝  
女譲員  
復辟  
井田  
烟捲  
某茂才  
養水仙法  
印書  
綾  
瑞徵  
地圖

老撾市

解紛

恒府廳

審候

象

圓熊

李進士

定命

京師茶館

六項

月寶

烟癮

色癮

目次

裏足

京師戲園菜館

酒量

劉文清公

漢城駐

東西兩

銅首飾

南北不利

太史公

海錯

亂詩

賈誼

爭鋒

王安

學統票

料量

下氣怡色

膚婢

戒酒

花圃

杜文正公

大戶

賈文端公

張文襄

王五先生

大臣告齋

衍聖公府

京官外官

查抄

福相國

海灘

草帽撲

柯太史

耗包

愚謠

膠執

目  
次

# 諫書稀庵筆記

諫書稀庵主人灘縣陳恆慶著

## ●狀元

山東自有清以來。狀元有六人。聊城傅以漸。鄧鍾岳。濟寧孫如瑾。孫毓灘。灘縣曹鴻勛。鴻勛六七歲。即能作擘窠書。傳臚時。天尚未明。佇立丹陛下。聽候消息。耳中迭聞有呼其名者。回頭四顧。初無其人。無何。鴻臚高唱。果爲第一人。予時家居讀禮。未得目覩。閱二十餘年。曹殿撰已開府陝西。癸卯科。灘縣王壽彭繼得狀元。兩狀元皆住南關新巷。且比隣也。予謂曹殿撰曰。予應殿試。恭書大卷七開半。一字不苟。僅得二甲分部。悔不效。李雅一千買宅。一萬買鄰之故事。曹笑曰。恐買隣亦無益。閣下書法不敢謂不佳。惟獨行己意。自成一體。不貴不蘇。以吾閱卷亦不取也。予報而退。從此不爲人作字。王壽彭傳臚時。予正仕京。舊例。同鄉有應殿試者。京官必攜荷包忠孝帶。以備前十名引見。佩用。是日辰初。讀卷大臣。魚黃進內。至辰刻。大臣手捧黃紙。自內出。立於乾清門丹陛上。高呼曰。王壽彭。王驚喜變色。同鄉官代應曰。在此。乃爲之整衣。佩荷包忠孝帶。扶

上丹陛肅立大臣之後俟前十名依次傳齊。乃帶領引見。引見畢同鄉官偕至山左會館。已見報喜人以狀元及第橫匾。及禹門三級浪平地一聲雷黃紙對聯張貼已畢。會館值年官卽籌備欵項。先以五十金交新狀元。往拜前科狀元索取歷科帳簿。簿上一切事宜帖式。均詳載之。乃爲之照寫請帖。邀請各位老師。歷科鼎甲之在京者。翌日至會館飲饌。例召梨園演劇。我山東則否。以會館正廳供至聖先師位故也。翌日辰初。皇上御太和殿。先聞靜鞭三響如爆竹。黃傘隨駕至殿。鴻臚官唱喚一甲三人升殿。行三跪九叩禮。新進士在午門外行禮。聖駕退。鑾儀衛以黃亭昇黃榜。由太和門。午門。端門。正中出。鼓樂前導。黃儀仗俱備。出東長安正中門。懸黃榜於北黃牆上。順天府尹於黃榜之左搭彩棚。設紅案陳酒果。手敬三鼎甲各一杯。皆立飲。爲之披紅簪花。旁有驛騎。繡鞍。請三鼎甲上馬。一馬數役護。之前有紅儀仗鼓樂。導至國子監行釋菜釋褐禮。旋至明倫堂。兩大司成正坐。受三叩禮。大司成身不敢動。頭動則狀元不吉。左右手動。則榜探不吉。此說相傳久矣。自國子監出。三鼎甲聯馬而行。沿途觀者如堵。婦女則門垂湘簾。或登樓倚檻而觀。此俗所謂狀元遊街也。斯時風和日暖。天街無塵。御柳成陰。櫻

桃在樹。杏花出牆。童稚跳舞。懽呼曰。狀元郎來矣。賈郭鄉村婦女。新衣鮮服。僕僕徒步。信口評論曰。狀元美。榜眼偉。探花秀。又有贊稱唐宋時選駁馬者。聽其言殊可哂。候門處女。守貞待字。父爲宰執。配以金馬玉堂之士。亦事所或有。然柳林池琵琶記諸故事。有清一代。未有所聞。蓋清代科名難得。儒者自童試科試。至春闈。層累曲折。乃博一第。計年必富逾二三十歲矣。糟糠之妻不下堂。士風之淳不至如唐宋時之淺習。狀元騎馬歸第。榜探送之。探花復送榜眼歸第。而后自歸於時館中。懸燈結綵。酒筵畢。陳門外冠蓋盈衢。車馬填巷。大官翰林。一時偕至。同鄉官爲之款接送。迎予奔波一日。筋力俱疲。誰諺有云。乃弟娶新婦。乃兄跑斷筋。情形似之。

### ●賽金花

某狀元未通籍時。就幕於東海關道署。昵一妓曰秦愛玉。晨興盥洗。愛玉見其掌心紅如硃砂。知其必貴。願委身焉。會將北上公車。苦無資斧。愛玉餽以三百金。乃能成行。許以中式後。納爲簉室。是科果臚唱第一。旣而食甚。足跡不復東來。愛玉自某貴後。閉門謝客。羣呼爲狀元夫人。欲謀一面者不能得。迨狀元失約。愛玉愧無以見人。乃投水而

死相傳死之日卽賽金花降生之日又與某狀元同鄉生時頸有紅圈如綫及長面若芙蓉目如秋水家貧學爲雛妓時狀元家居同人邀飲招妓侑酒爲狀元招金花入門兩人相見似曾相識僂傍其側局終依依不能去乃攜之歸家畀其母以重金置諸側室逾年狀元以卿貳出使德國偕之前往住德數年德國語言文字粗能通曉歸國後隨狀元寓京都狀元將歿囑其夫人畀以三千金令其母攜去擇配夫人吝甚予以首飾衣服數事逐之使去乃入溷上青樓輾轉至京寓西安門外磚塔胡同地爲樂部羣妓之淵薮於是聲名藉甚車馬盈門矣至吾家相府請安者數四予因得識面焉初見時目不敢逼視以其光豔照人恐亂吾懷也庚子歲拳匪起洋兵入都德國元戎瓦達西者爲八國統領原與金花相識一旦相逢重續舊好凡都人大戶被洋兵騷擾者求金花一言可立解以此得賄巨萬洋兵旣退其名益震人皆稱爲賽二爺門前榜曰候選曾寓曾蓋金花之本姓也家蓄雛妓四五人以代其勞終日安居樓上非有多金貴客不下樓一見也夜與同夢者多紫緞黃紺而至羣呼樓上爲妓房焉其性殘忍一雛妓被其笞死墮之樓後爲人控告時予正遼中城委指揮趙孝愚持票往傳至其家有

娘姨數人。婉言進請二千金。放其逃走。趙指揮本爲安邱富紳。不尤其。請又詭云。夜間被竊。失去中衣。不能行也。指揮將飭城役往購中衣。彼知不能逃。乃登車至城署。五城御史多與相識。不敢堂訊。咸曰。此乃命案。例送刑部。乃牒送之。堂官派一滿一漢兩司員鞫之上堂。時滿員先拍案恫喝。金花仰面上視曰。三爺你還恫喝我。獨不念一宵之情乎。滿員乃由後堂覓竄。漢司員正人也。諦視其貌久之心怦怦動。旁有錄供者筆落於地。司刑隸手軟不能持鎖。司員乃嘆曰。此禍水也。吾其置之死地以杜後患。此語傳出。諸要路通函說項者。紛至沓來。堅請貸其一死。乃定爲誤傷人命。充發三千里編管。黑龍江。而說項者又至矣。乃改發上海。予聞之笑曰。蛤蟆送入溼地矣。例由五城押解。復委趙指揮押登火車。送至良鄉縣。縣官躬迎於車站。告趙指揮曰。下官敬備燕席。爲二君洗塵。乃同入縣署。賞名花。飲佳醴。翌日。趙指揮回城復命。予曰。東坡有句。去使君莫忘。晉溪女。陽關一曲。斷腸聲。當爲君詠之。近聞金花已物故。年不過四十也。

## ●傷乳

京城外有鴨嘴溪。其地空曠。洋人歲時賽馬。多在其地。某歲值賽馬。觀者男女雲集。有

少婦跨驢經過。一年少書生偶燃爆竹。驢驚而婦墜石觸其乳。流血縷濡。少婦之夫與書生理論。相率赴城署喊控。予先飭釋婆驗傷。據報傷不甚重。敷以創藥。血止矣。堂訊書生。乃宛平秀才。予斥之曰。爾見少婦跨驢而來。故以爆竹驚其驢。質屬有心嬉戲。平素佻健。可知。飭擊掌二十卽爲完案。並寫判以示之。判曰。洋人賽馬正來鳴嘴之溪。少婦墮驢。誤割雞頭之肉。桃符未換。爆竹何來。戒佻健之狂且慾以夏楚保軟溫之雙乳。賞以膏丹。少婦歸哺幼兒。書生勿爲浪子。其各遵判勿違。此判懸諸署門。被報館抄登。此後報館屢來抄判。以充資料。並送閱報章。不索報費。予曰。判案尙得潤筆。抑何可笑也。

### ●改胭脂判

聊齋胭脂一段。爲東昌府之實事。正值蒲留仙應試之時。結此案者。爲提學施愚山閩章。留仙之師也。清末聊齋一書。入於大內。慈禧太后喜閱之。命京師名優孫菊仙。排演胭脂一劇。一日。纔能演畢。取鄂秋隼者。爲朱素雲。年韶貌麗。平日善學蘇黃書法。取胭脂者。爲楊小朵。溫秀如處女。其父曰老朵。貌亦美。取此劇之賣花婆。演劇時與其子相

調笑令人解頤。取施愚山者。卽孫菊仙宮內戲具咸備。（京語曰切末物）城隍將出。有高鬼著孝衣長二丈。孝帽高二尺。矮鬼以小兒披髮戴面具跳躍而出。以及刀山血磨羣鬼界之利鋸鋼叉立於臺前。燈火慘淡。嗚嗚作鬼鳴。令人毛骨悚然。至尾聲則笙管作喜音。胭脂乘彩轎于歸。鄒郎披紅簪花襯衫官靴乘藍轎。縣官亦乘轎相送。鳴鑼開道儼如實事。太后大悅。賞賜極優。外間戲園演之。攢頭而觀者。幾無容足之地。惟留仙所撰判文數百字。孫伶據案宣讀。爲時頗久。俗人不能解。有沈沈而睡者。予爲孫伶改之。唱一段說一段。孫伶聲音微亮。善唱皮簧。此後聽者擊節歎賞。不復思睡矣。一日宮內再演。大后贊曰。改得好。是何人所改。孫伶奏稱自改。不敢以御史觀戲上聞也。孫伶亦解人哉。

### ● 姪控姑

五城公署之側。有菩薩廟。住持爲尼姑。家有老母。迎入廟中養之。並迎其姪婦王氏入廟。不令其姪相見。其姪名李時元。久不得見其妻。疑其姑在廟賣姦。赴城控告。呈詞言其姑乳名蘭姐。年少輕浮。霸禁其妻。不令歸家。亦不令其謁見祖母。聞蘭姐不守清規。

憇乞傳訊云。云予閱其詞曰。我向不願婦女上堂。矧尼姑乎。應即判斷。判曰。尼姑敬佛。勿登柏樹之堂。農子娶妻。願爲瓜綿之續。姪旣授室。當有室人。姑旣出家。莫干家事。飭蘭姐在廟。養母明三教。不廢倫常。飭王氏出廟。從夫使兩人永無怨曠。姦情旣無憑證。控案作爲結完。此判卽飭差帶原告到廟領其妻歸家。於是京中尼姑。羣相謂曰。某侍御保護吾輩體面。勿深究此事。忠厚之至也。

### ●潘尙書

潘文勤伯寅以欽賜入翰苑。學問淵博。曾入樞密。後直南齋。半夜卽起。入內。內侍爲之然燭十餘枝。坐而觀書。勤之一字無愧也。爲工部尙書時。由內出。卽入部。天方黎明。告司員曰。清晨辦公。精神清楚。皇上遵祖法。早起視朝。故無廢事。若部中俗例。秋冬春爲晚衙門。夏日爲早衙門。吾不謂然。然亦須體恤人情。不便自行早來。或三日一到部。或四五日一到部。先一日預告部中。不敢使諸公虛候也。尙書尙儉。不乘肩輿。一車而已。駕車白驥。已老矣。某歲伏雨過多。道涂泥濘。行至宣武門外。老驥陷於淖。不能起。尙書告其僕曰。前有一車。憇工部燈籠。急呼之。予附其車。問之。果爲工部司員。且門生也是。

早爲尚書堂期。故早起入署。急下車相讓。尚書曰。此車爲吾兄之車。吾兄入車內。坐車前足矣。不允。予將徒步。乃同車而行。其白驃從此病憊。乃賃一轎。命僕人舁之。僕未練習。一日行至正陽門。雨後路滑。前一人仆。尚書亦仆於地道旁。觀者大笑。有識之者曰。此管理順天府事。父母官也。奈何笑之。尚書起立。曰。本來可笑。乃乘轎而歸。京師傳爲笑柄。凡驃之青色者。年老則變白。潘府中驃多白。故京師人語云。潘家一窩白。陳家一窩黑。尚書天閔。與翁常熟。同一門生。不知初謁時。詢問老師幾位。世兄。尚書曰。汝不知我天閔乎。尚書善鑒別金石。有濰縣斐三者。得一漢洗。花紋古篆皆佳。尚書以三百金購之。極喜。斐三求奔檻聯諾之曰。汝先歸店。我即令人送到。乃鋪紙濡筆直書。書成一幅。命僕人往送。旋又寫成一幅。更命僕送去。蓋得一古器而興高也。有諸城縣拔貢尹祝年。講金石之學。入京朝考。自書門生帖謁尚書。尚書曰。此非門生也。姑延入。尹人見。卽行師牛禮。口稱老師。翌日入南齋。告曾殿撰曰。君同鄉尹祝年。硬拜老師似強姦也。同直者忿。謂之曰。強姦已成否。相與大笑。內侍急入曰。皇上將登殿。笑乃止。尚書下直出東華門。必至小令與酒館小飲。此館得其蹤跡最多。上齊翰林。多寓西城。下直必

出西華門。再出西安門。門外有酒館。曰萬福樓。與予寓相近。每邀予作陪。某日清晨飲罷。下午又在此來飲。曹殿撰引聊齋書一對。囑予對之。其出聯曰。妓女。出門。訪情人來時。萬福去時。萬福予急切無以應。乃曰。輸林下直喚酒。保你飲一盃。我飲一盃。以妓女對輸林。亦諱之耳。

### ●雷甲雷乙

陝西有一雷姓。皆以進士官吏部。然祇同姓而不同宗。人呼謂雷甲雷乙。乙無正妻。獨一妾寓京師門首。銜條曰。吏部雷甲有正妻。悍甚。又無子。乃置一妾。分別而居。門首銜條亦曰。吏部雷甲妻。聞其置妾也。密詢家人。此妾寓於何處。家人但云。門首有吏部雷字樣。甲妻持棒而往。誤入乙寓。見一少婦。正在梳妝。髮濃而美。蓮足纏綵。大怒。以棒擊之。旋將鏡台砸爛。全行碎之。正在施威。雷乙入門。曰。是何濶婦。敢來吾家細睨之。曰。年齒稍長。姿容尚好。予久無正妻。留汝作配可耳。命其妾出。遂闔門抱之。將與同夢。甲婦大驚。曰。吾誤矣。甘受罰。勿汙我。我乃雷甲之妻。聞其別置一妾。故有此誤。雷乙責之。曰。爾夫年逾四十。尚無子。爾悍名著。人皆聞之。吾室內有佛。爾宜對佛宣誓。此後確夫。

置妻不再過問。偷食言佛必殛之。甲妻尤之。宣誓畢乃放之歸。自此而威不作。雷甲時宿其妾。育生二子。人皆曰雷甲之子雷乙之力也。聞者絕倒。

### ●姚頌成

工部同僚姚頌成。世浙江鹽業家。富鉅萬。年少翩翩。捐貲入部。爲候補郎中。其妻爲盛尚書之女。恃甚。時往來京津間。一日京中名優譚金培。在津演戲。天津戲園本有女座。姚太太素愛觀劇。因主日爲留樓座一間。是日易州刺史寶小村。在津遊客。聽譚伶戰宛城。遣人定座。座已滿。而客已。計無所出。遣人求姚太太暫讓座。一日得允。諸客感之一。一日姚公在妓家飲酒。夫人聞之大怒。將以官員狎妓。酒控諸大府。請上奏。革其職。頌成懼。浼寶乞情。以爲寶之面子大也。寶往見。爲之哀求。夫人曰。當日汝請客。聽戲。予讓座。一日以汝爲正人也。今來聞說。必與頌成爲一流人物。予將控汝。引誘良家子。弟革汝功名。賣大爛。長跪不起。而后允情。寶公出告人曰。予在易州山上有虎。予能擒之。今日獵子一吼。予胆破矣。人謀之曰。今日君演打蘇勝。勝於譚伶戰宛城十倍也。予曰。不意一婦人能擒雙二東。(紀氏五種。言寶爲河間人。俗呼二頭。乃寶二東也。二

或作爾。）姚夫婦在京同僚偶至其寓。主人囑勿談狎遊事。恐有耳屬於垣者。家有兩婢。年及笄。夫人疑與姚有私。日日鞭拷。姚曰。饒其命。予已爲之覓配矣。乃放出。爲之擇配。倉猝難成。暫貯屋以寄之。風聲偶露。夫人持棒而往。痛擊瀕死。遂鬻之。姚遂患夾氣傷寒症。不數月而亡。時兩宮由西安回鑾。姚以十二萬兩。購回宮內陳設古磁等物。獻之上。得旨以道員卽選。適逢桂梧鹽道缺出。應卽銓選而已。玉樓赴召矣。惜哉。

### ●兩大司成

清宗室盛伯毅先生。學問宏博。羣呼爲旗人中小聖人。作大司成。獎勵後進。成均士風。爲之一變。漢大成則爲吾鄉王文敏廉生。兩人皆講金石。講考據。以故成均之士。講漢學者居多。兩人散署後。昕夕晤談。端午帥亦講金石。時相辨論。又相贊也。呼兩人爲大八成。時捐例以大八成爲上也。文敏善屬。凡至美至惡之事。皆曰王八蛋樣。如論人文學之至佳者。必曰。好似王八蛋樣。人或嫌之。予解之曰。此非罵也。王八蛋樣。卽朱子所謂無以復加之意。文敏喜曰。老同年誠善解經哉。文敏生二子。長子已登賢書。而病亡。伯毅無子。夢王孝廉來爲己子。果得一子。仍以孝廉之名名之。未成人而喪。生平禮賢

愛士名士多寓其府邸。戊子科充山東大主考所取皆知名士。此科閩藝以山東爲冠。門生上公車多寓其府邸。壁懸名人畫一幘。上繪鼎鑊萱花螃蟹。指示門生曰。諸君今科得鼎甲。或傳贛予所殷盼也。一門生都道沂曰。門生不敢望鼎甲。傳贛作老師之贛子。時得親炙。則幸矣。京師以贛子爲罵語。都初入京。不知也。座中大笑。伯羲亦笑而出。而都之衛號。傳播京師矣。文敏值庚子之變。與其夫人寡嫂。投井殉國。奉旨以文敏陪享國學韓文公祠。蓋謂文公好辨。文敏亦然。兩人同祠。講學恐多齟齬。國學學官曰。自文敏入祀後。睡夢中似有爭論之聲。彷彿聞孔孟與楊墨字樣。醒而潛聽。寂然也。而血食千秋。福山與昌黎對峙。亦吾東省之光也。

### ●潔辨

裕相國壽田有潔辨。多桀惡。家中常坐之處。不令他人坐。掀簾閉風門。其手所握之處。不令人掉在部書稿。司農知其癖。造筆時。皆拈筆管之頂以授之。如是日爲四難四絕。則不出門。不顧公牘。所著衣服潔淨無塵。並無褶疊痕。在部坐久。偶有褶疊歸。則令人以熨斗平之。一日日已夕。步行至非口。喫燒羊肉。都中冬日。滿街有手挽車。上載羊肉。

鍋。鑊。酒。壺。木。炭。切。肉。而。烤。之。食。者。皆。立。於。車。旁。一。足。踏。地。一。足。蹬。車。持。箸。而。食。是。日。零。  
後。突。來。一。大。雪。花。滿。身。突。入。相。國。兩。股。間。汙。其。白。狐。裘。適。中。其。所。忌。懊。恨。不。能。再。食。命。  
僕。縛。犬。截。其。尾。以。浊。憤。予。適。達。之。乃。相。諉。曰。古。語。有。云。貂。不。足。狗。尾。續。乞。以。狗。尾。與。我。  
我。貂。柱。不。完。可。藉。以。補。之。今。日。天。寒。甚。予。裘。不。能。禦。冬。相。國。如。嫌。狐。裘。已。汚。可。以。贈。我。  
一。笑。而。散。相。國。歸。語。家。人。曰。頃。相。諉。者。乃。山。東。人。作。給。諫。吾。友。也。彼。性。不。好。潔。多。食。而。  
健。年。五。六。旬。猶。可。徒。行。十。餘。里。吾。何。自。苦。哉。由。是。潔。癖。遂。改。予。聞。之。曰。予以。諭。諫。規。相。  
國。相。國。從。諫。如。流。此。眞。賢。相。哉。

### ●同鄉相參

日。照。開。坊。翰。林。尹。朗。若。與。御。史。鄭。菱。泉。夙。有。嫌。一。日。同。鄉。公。謙。兩。人。酒。後。互。晝。同。鄉。官。  
勸。解。各。歸。第。一。日。彼。此。遞。摺。參。奏。上。命。翰。林。院。學。院。學。士。查。覆。學。院。傳。同。諉。者。各。遞。說。  
帖。詳。述。情。形。淮。縣。郭。中。書。成。琴。表。兄。曾。預。座。亦。赴。翰。苑。親。遞。說。帖。出。而。告。人。曰。予。一。監。  
生。未。曾。得。有。科。名。今。日。得。至。翰。苑。此。生。無。憾。矣。會。學。院。覆。奏。尹。鄭。兩。人。使。酒。駕。座。皆。有。  
應。待。之。咎。奉。旨。革。職。尹。失。官。後。削。髮。爲。僧。居。嶺。山。之。下。鄭。不。知。也。爲。道。士。裝。居。嶺。山。之。

上後遇香火會。兩人呼喝。又互相噏。未為之勸歎。此後兩人日通函相噏。無休時。予聞之曰。有一解鈴之法。便永不相噏。人問何法。予曰。一人為僧。一人割勢為尼姑。則式好無相尤矣。此乃諱語耳。不盡。兩人皆不守清規。被主持驅逐。予曰。前言謬矣。兩人各割勢為尼姑。則不被驅逐矣。後數年。成琴表兄長子松存。先中副榜。洞中兩榜。為名翰林。予曰。乃翁赴翰苑。遺我帖是為之兆也。成琴笑而頷之。

### ●潘得譽

粵東潘得譽。富甲一鄉。園林池沼。占地十餘畝。亭榭樓閣。連檻而建。夏日為綵欄。注水於內。善以金魚與姬妾裸體相狎。取如魚得水之樂。其第五妾田氏尤得寵。田氏之弟。曰田十。賭博無賴。屢向田氏乞貸。一日田氏告之曰。今畀爾五十金。貸一屋。娶一妻。安分度日。吾當歲有所助。否則勿再來也。田十夙知洋烟館主人李六之妻貌尚美。乃與李六相商。借妻一日。誓不過宿。賸價三十金。李六允之。田十走告其姊。首妻已說成。屋已貨定。某日吉期。請往觀為屆期。田氏至其家。果見百事齊備。須臾新婦下轎。拜天已畢。入室向姊行禮。田氏見其貌美秀端。好擗其手同坐。告之曰。此後與吾弟和睦安度。

飲食衣服之費吾能給之勿慮也。旋手脫金鎖一雙飾其纖腕復叮嚀數語乃辭歸。新婦覺金鎖沈沈觸目擦黃爲生平所未見。回顧田十年少翩翩從之父可衣食無虞勝於從李六多矣。日將西乃閨門與田十同榻而臥。李六視天色已晚。妻尚未歸急往叩其門。門堅閉不啓。將踰垣被巡更兵捉去。乃自白其情。兵役皆曰無妨也。爾婦與田十有一宿之緣也。第二日乃成訟。縣官傳訊。新婦詰其願歸何人。曰願歸田十。遂斷離飭。田十償李六娶婦之貸。案乃結。潘氏以商起家富而不貴。是年鄉試爲其子捐監。以數萬金賄通關節。鄉人皆知。揭曉日。監臨入閤行至中途有人狂奔誤觸駕從執而訊之。乃爲潘氏報喜。冀先報得重賞也。監臨取其報條入閤示衆曰。如有此名請酬之錢可通神外間風聲不小。宜慎之。寫榜至三十餘名。果有此名。乃易之。兩主考顙赧赧然。人謂失却數萬金錢。保住四箇頭顱。(謂兩主考一房官及潘)亦潘氏之福也。得譽入旬乃故其養生之法古今未聞。日以熟紅棗七枚置諸姬妾牝戶中津潤半日而后食之。死後含殮不見其舌。人皆不解。予曰舌與陽莖一氣相聯。以陰助陽。陽長則舌短。死則氣全下注。故現此相理或然歟。

## ●崔靈芝

予在京時。名優有三靈芝。曰丁。曰李。曰崔。李美秀而文不善。歌而能作小詩。頗有雅趣。河間府獻縣人。不知其鄉有紀文達。予乃贈以紀氏五種一部。丁則善唱戲。而貌微寢。崔則無美不備。令人見而神傾。以故聲價極高。一日予凌晨赴城署。出正陽門。見數十人立於橋上。似將迓予。旋見衆人趨跪車前。呈遞呈詞。予略閱之。謂曰。到城廳斷。乃相率至城署。細閱所訴。乃兩戲班爭崔一人。此曰。崔先受我三百金。尤入班唱戲一年。彼曰。崔舊在吾班中數年矣。不辭而行。實不合理。即索三百金。亦願予之。何故舍舊而新是謀。崔百後所得三百金。業已用罄。無力償還。予諭之曰。此事易易耳。每日爲兩班演唱。或先或後。聽汝自便。都中皆誇汝爲美人。又誇汝歌喉。謂能繞梁三日。一日演兩齣。吾知聽汝戲者。仍趨之若驚。且一歲得六百金。視宰相年俸尚優。豈不善哉。予知兩班舞不樂從。兩班齊聲曰。遠斷。崔曰。多得金固好。惟一日演兩齣。恐勞累以死。予厲聲曰。人皆愛汝。予獨不愛汝。分累以死。正合予意。遠斷勿得遠。遠卽答。背。前身爲優伶。亦當保爾臂也。羣笑而退。僚友謂予善作遊戲文字。第曉而感耳。此後日演兩齣。園主及

觀劇者。嘵嘵頌予功德。予曰。功德止此耳。

### ● 識和拳

庚子義和拳之亂。新出清朝野史。大略紀之。尙有未詳盡者。予時服官京師。身在鎗林彈雨之中。一月有奇。所寓又近什剎庫法國教堂。義和拳及虎神營兵。日日圍攻。予親見之。聞教堂內。教士教民。約三四百人。其兵械甚有鎗數十。義和拳挾煤油柴草。從外誦咒以焚其室。迄不能然。於是謠言出矣。謂教士以女血塗其屋瓦。並取女血盛以盞。埋之地。作鎮物。故咒不能靈。大學士啓秀。獻策於端王莊王。曰。此等義和拳。道術尙淺。五臺山有老和尚。其道最深。宜飛檄請之。乃專騎馳請。十日而至。啓秀在軍機處賀曰。明日太平矣。人問其故。曰。五台山大和尚至矣。教堂一燬。則天下大定。聞者爲之置笑。和尚住莊王府邸。先選拳匪之精壯者數百。又選紅燈照女子數十人。協同揀選者。大學士剛毅也。詔年女子。手攜紅巾。足著小紅履。腰繫紅帶。下垂及足。額有紅抹。掩映粉黛。口誦神咒。蹀躞於府廳耗紙之上。樂部歌妓。唱蕩韻。(京師有此調頗雅)舞長袖。不能比也。揀選事畢。莊王問大和尚。何日攻打教堂。和尚輪指以下。曰。今日三點鐘爲最。

吉。又問騎馬乎。步行乎。和尚閉目言曰。騎戰勦（莊王名）之馬備一大刀。於是跨馬挾刀。率拳匪直入西安門。紅燈照尾其後。剛毅亦以紅布纏腰纏頭。隨之步行。西安門內有當店兩座。早被拳匪搶掠一空。和尚暫坐其中。以待吉時。座前酒一壺。菜一柈。自斟自飲。剛毅及諸拳匪侍立於庭。將報三點鐘。予在寓登壁而觀。家人阻予曰。鎗彈飛來。奈何。予曰。今日拚命觀此一劇。旋見和尚策馬率領拳匪。直撲教堂。指令縱火。教堂內猶餘數槍。正中和尚要害。墮於馬下。拳匪大師兄居前者。亦被彈而倒。後隊大潰。數人拖一屍而奔。紅燈照幼女。有被踐而死者。躡花碎玉。殊可惜也。敗北者一擁出西安門。剛毅立不能繼。足不能動。力抱門柱而立。一老闇人不知其爲宰相也。曰。你老先生。如此年紀。亦學此道。何自苦也。拳匪拖屍逕奔莊王府。中道謂人曰。和尚豈大師兄暫睡耳。吾當以咒喚醒之。涂人竊語曰。恐長眠不起矣。端王以教堂不能下。憤甚。乃命工以木桿起四面砲台。諸巨砲名大將軍者。實鉛彈如斗。以攻之。彈着屋瓦。不能透。復命挖地道。以柏實火礮然之。教堂燬去一層。死教民數十人。仍不能下。命四周掘地以陷之。予驚勢將被擄。乃攜眷遙於北城。時六月念四日。爲關帝生辰。拳匪持紙馬紙衣。入廟

稱首揚言曰。關帝座下之馬汗流至足。殆赴天津大戰。殲洋人靈之矣。數日。天津失守。端王聞警。急召李秉衡入京。問戰和之策。李仍主戰。乃率烏合之衆。馳赴通州。洋兵已至燕郊鎮。李營不戰而潰。李仰樂死於通州。其參贊戎務者。予同鑑。王太史廷相。識見迂執。予嘗笑之。亦仰樂而死。七月廿一日夜。砲聲隆隆。清晨。洋兵破齊化門而入。旗兵與之巷戰。均能奮不顧身。彼此死傷遍地。洋人砲攻東華門。兩宮坐內監車。出西直門。逃難者擁塞如堵。不得行。載淵以槍擊斃數十人。車駕乃得出。逕赴頤和園。太后入內。監房少坐。曰。餓甚。內監曰。出鷄子煮之。旋聞砲聲在邇。太后曰。不食矣。登輿行九十里。晚至貢市村。宿於回教禮拜寺。召見老回回。問有現銀否。我倉猝未攜一錢。老回回奏。曰。爲人解鏹有八百金。命盡獻上。鄉人煮麥飯以滿盛之。昇至寺中。高聲呼曰。請娘娘們喝粥。老回回當搖手禁之。曰。此何等地方。敢作野人之聲乎。兩宮及宮人飽餐麥粥。視唐明皇之出狩情形無以異也。自此至太原。至西安。清代野史所載。綦詳。不復贅述。再記洋兵佔城之事如左。

## ●洋兵佔城

洋兵入京城。計有八國。曰美。曰法。曰德。曰意大利。曰俄。曰日本。曰奧。分城駐兵。爲八區。德將瓦達西。爲八國統領。以其駐京使臣克林德。死事之慘。故推德爲首領。以定和議。瓦達西駐節西苑之儀鸞殿。太后之寢宮也。洋兵初入之日。教堂中人慶更生。齊出殺人以泄憤。西安門迤北人家。屠戮殆盡。第二日。洋帥下令禁之。乃止。而戶積如山矣。予在北城。見各戶皆插白旗。上寫順民二字。殆仿閩賊入京城之故事。嗣北城爲日本分區。傳諭各戶。撤去順民二字。塗一紅日於旗心。搜查攀匪。數日乃罷。此後居民頗相安。設審判處於順天府署。延瑞澂判案。瑞澂之超陞。實由於此。其時通衢左右。陳列衣服骨董家貝無算。緣破城之日。當店大肆窶室。被土匪搶刦。都中菁華。耗矣盡矣。上等皮衣荷包名畫。多被外人以賤價購去。華商所得者。中下等物耳。京官留都者。無質不能購。徒眼熱耳。京官大員。亦有未行者。如崇中堂。左小侯。懷尚書。世侍郎。尙有十餘人。或行或止。茫茫無策。洋帥意在議和。而不見中華大員來議。無從着手。海關總辦赫德。顧問官也。乃出見總理衙門掌印司員舒齡。示以議和之意。舒公乃邀請大員七八人至其寓。商量認見洋使。大員家中被劫。多無長衣。舒公乃附體出長衫數件。各衣之。

步行而往。洋使權迎且曰。請汝慶王李  
槍彈孔。吾輩不死幸耳。數大員仍歸。舒  
王回京議和。

### ●笄

淮俗凡丈夫而巾帽者。謂之曰。男人。  
簪髮光澤貌。以笄蟠髮也。禮記內則女  
爲簪。淮俗亦然。古人男子蟠髮。則用櫛。  
士是也。竊謂古人男女頭上之髮皆不  
之令。民國共和又有翦髮之令。兩次皆  
之髮如故。且放足爲天足。亦云幸矣。北  
涼和尚少。澗欣欣然曰。老爺今日步我。  
家有女。眷和尚亦私善。女眷豈非學步。

清制。宰相鄉貳亦葬用土穴。棺之外加木槨而已。外省多不恪遵。京畿則不敢違也。以故葬後多被盜掘者。離墳一二里。挖道而入。外不見土。其技至精。或守墓佃戶。遇窮餓時。往往自室中穴而入。實無防範之法。四川卓相國葬於京畿。葬後。其子孫俱在京寓。皆患腿疼。以為宅第低溼所致。而兒婦孫婦。以及僕人。則無此疾。醫者云。腿雖疼。而六脈無病。日久不解。一夜相國示夢告其子曰。吾腿有疾。乃開墳視之。始知被盜。盜以相國腿上之長骨。高支棺蓋。乃易棺整骨以掩之。子孫腿疾漸愈。相國能示夢於其子。死而有靈也。枯骨偶動。全家不安。因知血脉相傳。綿延累世。令人愴然。動木本水源之思。予在京。猶及見卓少君。羣呼爲卓矮子。身高僅及中人之半。以庶賓郎中。在戶部當差。堂官嫌其侏儒。不願其到部。恐補缺引見時。爲上所嗤笑。一日堂官入署。卓持稿上堂。翹兩足。呈邇。堂官畫押畢。將交之。張目四顧。曰。卓老爺何往。復低頭而笑曰。在桌底。下。吾爲得見之。卓從此告休。凡盜墓之賊。其睛皆綠。予會審時。歷驗不爽。綠尸氣薰蒸也。故就刑時。無呼冤者。近日華人之娶洋婦者。生子則黑髮碧睛。所在多有。又將何以辨之。

帝王陵寢之制。爲石室。石牀。石門。外圍以磚爲室城。嬪妃則以石砌爲長方池。謂之金井。下至脚相。皆葬土穴。吾漢則不然。蓋離京千里。夜郎自大。其多財而不知禮法者。則爲寶沙穴。或作包沙二字。以沙土石灰水潤之。築成房廳。高出於地。前開隧道。再次者。則爲擴館。亦開隧道。屋較小。或磚或石。上與地平。其號稱知禮者。不敢僭。開隧道。多以磚沙爲金井。棺外有用槨者。有不用槨者。以上諸葬法。雖曰違朝廷之制。而不使土侵膚。亦仁人孝子之心也。築穴既堅。從無盜墳之事。盧家金盆。千年猶在。墓上豐碑。宜高不過三尺。餘厚二尺。矗立於地。久而不仆。樹木則宜植學士松。枝葉葱茂。蔚然叢生。不中棟梁之材。無刈伐者。以待數萬年後。陵公變遷。付之滄桑可耳。

●放生池

京師崇文門外放生池。大可數畝。夏日芰荷甚盛。遊人如織。池上有大禪院。供大士像。金碧燦然。吾琴山族伯作御史時所倡修也。歲庚辰。上公車同縣四人寓其中。虔求神籤。籤云。文士自慚無進步。農夫且喜有新田。不解其意。已而四人皆落第。田介臣以拔

貢應朝考。後至亦寓寺內。得小京官。始悟首句無進士第二句有田二字。亦曠然矣。池中施放活魚。孳生極繁。主持和尚寥空。戒行甚高。日夜監視。不令人竊取活魚。魚以白鱔居多。蓋鱔愛護其子。不相吞食。如鱔有孕。人將烹之。則首尾入熱湯。其腹穹起。恐傷其子。此亦物之至仁者。大不類梟獍之性矣。

### ●相面

予由給諫簡放知府。鄉人爲予惋惜曰。宜放道員。今屈就矣。予曉之曰。朝廷視知府。重於巡道鹽道。工部同僚。有志崇者字岳亭。爲六額駙之子。額駙最爲宣宗所寵愛。常命其同坐而食。官至內務府大臣。清廉自持。力絕苞苴。故身後蕭然。岳亭以廡賓郎中在部當差十餘年。按資得京察一等。記名道府。貧甚。典衣殆罄。會寧夏巡道缺出。大軍機剛毅爲之說項。太后曰。此子吾甥也。極老實。能作府道乎。剛毅奏曰。作知府恐不勝任。作巡道食祿而已。不管重要案件。乃得旨簡放。岳亭將之任。苦無資斧。內務府大臣追念六額駙之廉潔。爲集千金以助之。乃成行。岳亭人極長厚。惟讀書不多耳。以是知朝廷視知府。重於巡道鹽道也。雍乾間吾家本支。無作顯官者。先相國文忠公。以二甲二

名入翰林歸家至壽光縣店中有等相者。倩其相面。相者許以官至知府。抵家告諸家人。一門老少大喜。買麵十斤作麵條同食以爲賀焉。近代品級層層官階累累以位置冗員仕版所載屈指難計。太守一官漢重其任或以尚書令僕射出爲太守或自郡守入爲三公事恆有之。壽光相士以古法相人未可厚非也。予作知府數年解組歸里全家甚喜。曾有詩記之云。五夜攻書自引錐。揣摩文字壯年時。一朝衣錦歸鄉里。阿嫂猶爲李子炊。

### ● 煤氣

予遼中城冬日報煤氣薰死者恒有之。燕地嚴寒無煤火則夜間骨裸。吾師嵩文恬公以刑部尙書爲內務府大臣竟死於煤氣。其他官員人役死於此者不可勝計。數千百年來華人無法除煤氣之法。有之自洋爐入華始。一洋爐煙管外引煙出而火熾。今已流遍寰區。人皆曰洋爐能煖人而不能烹燉。是猶固執不通也。洋爐之雙蓋者以泥杜其兩端。專用其中之圓蓋燒煤至少去其蓋可以烹燉。燉畢仍蓋之。數口之家飽且燉焉。其或地無煤炭則可用木柴。西伯利亞地無煤炭。不惟爐竈用柴。即火車亦用之。其

火力不及煤炭。遇陀阪之路。多加木柴。一鼓其氣而上。惟飛灰滿街衢爲可厭耳。其柴多取之吾黑龍江千年山林。惟楚有材。晉實用之良可慨也。然豈第此木柴已哉。今日在大連灣充日本警察長者爲立華峯。灘縣人也。官聲錚錚。丁巳夏。灘大旱。飢民載道。華峯軫念故鄉。募鉅款。寄灘施賑。全活無算。予有詩贈之。詩云。子胥去楚却歸吳。能寫流。鄭。俠圖浮海遙來仁。者粟。頓教桑梓慶。其蘇。東海遙連鴨綠江。高人戶外水淙淙。好生先把黃金寄。喜捧瑤函鯉一雙。他日華峯言歸祖國。整頓警察。一洗腐敗之風。吾國庶有豸乎。

### ●立尙書

立尙書山。字玉甫。漢軍人。其先爲楊姓。美儀容。慷慨好施。交遊至廣。善鑒別古磁古字畫。收藏甚富。由奉宸苑郎中。洩升戶部尙書。爲內務府大臣。邸內園林之勝。甲於京師諸府。予與之鄰居。起閭時。爲之壁畫。自閭門至後院。可循廊而行。雨不能阻。山石亭樹。池泉樓閣。點綴煞費經營。演劇之廳。原爲吾家廳事。後歸尙書。予爲佈置。可坐四五百人。時鴉片烟盛行。設榻兩側。可臥餐煙籠。評戲詞曲。男伶如玉女。伶如花。迭相陪侍。戲

則有不雅馴不合故事者。予爲改正之。羣呼我爲順曲周郎。凡冠蓋而來者。冬初則一色鷄心外桂。深冬則一色貂桂。王府女眷。珠翠盈頭。小內監二人扶掖而至。相見以華鬢爲禮。脂粉之香。馥郁盈室。復有時花列案。麝鬱吐芳。春則牡丹海棠。碧桃等卉。謂之唐花。夏則蘭芷木香。秋則桂花滿院。猶有灑上佳卉。來自海舶者。雕簷之下。鸚鵡八哥。葵花等鳥。懸以銅架。喃喃作人語。與歌聲互答。酒酣燈熾。時已四鼓。賓散戲止。優伶各驅快車出城而去。此可謂盛矣。無何拳匪亂起。紅巾纏頭者。填溢都門。商賈歇業。戲館焚如。予所見在邸中演戲之優伶。習武藝者。則爲拳匪之師兄。其弱文者。則裝爲道姑。手執麈尾。身披八卦衣。女子口中念念有詞。羣設香壇。供奉封神演義之列仙。時端王載漪(其父守制時生此子宣宗惡之賜名哭)率旗兵拳匪圍攻八國使館及教堂。德宗明達召諸大臣垂詢議和之策。尙書與徐用儀聯沅許景發袁昶奏言拳匪爲妖。萬不可用。洋兵已集津沽。宜急赴使館議和。乃命五人前往議和。載漪恨之。數日後矯詔盡殺之事定後。兩宮回鑾。方知之。乃詔各立專祠。予以易名之典。尙書園林被燬。故宅已改建專祠。廟食于秋焉。予於亂中携眷避居北城。兵燹後偶過其地。惟望尙書專祠。

一拜吾家賜第。躡然尚存。尚書邸之歌台舞樹。僅餘老屋數椽。荒烟蔓草。不堪回首矣。當有句云。舊日隣家歌舞地。空餘老樹染寒鶴。

### ●蓮香

工部旗員問予曰。君漢人也。聞漢婦女之美者。其足皆有蓮花香氣。然否。予曰。聊齋有詞云。但願化爲蝴蝶去。裙邊一嗅餘香死亦活。自昔已然。諸君何所見之不廣。旗員深信不疑。一日同赴曲院。瓈蕩韻有二妓。一曰翠菱。一曰紅玉。姿容皆美。蓮足纖纖。宛轉絢絕。既歌且舞。旗員皆手秉一燭。蹲地觀其足。真聞其香澤。予則遠立而觀。不敢逼近。少頃。旗員戛然起曰。臭不可近。詰予曰。君言誤矣。何足之臭也。予曰。諸君初覲色界耳。家語云。如入鮑魚之肆。久而不聞其臭。與之俱化矣。相與大笑已而開筵圍坐。予論之曰。漢女纏足之布十數層。密不透風。彼妓女奔波不得休。故臭更甚。不若旗女祇著一襪一履。然旗女尚不如廣東鹹水妹。鹹水妹者。疍戶女也。著青衣。不施脂粉。自春徂秋。皆赤其足以足光白而滑爲美。予嘗有句云。嫋小青衣未整眉。腳兒光白滑如脂。迎人猶作雙雙訛。是否多情我不知。予前所云。願諸君今日飽嘗臭味耳。(張籍詩獨上

●都中鬼怪 五則

正陽門內松樹胡同道南有一宅。久局鑄無租寓者。傳言其內有鬼。一京官貪其價廉。租寓之。移入數日。有僕婦三更後入廁。見一中年婦人亦入廁。教之自縊。曰。以帶圈項。即登仙界。享天上清福。較爲世人供奔走食粗糲。有天淵之別。僕婦迷惘之中。深以爲然。正繫帶於門。又來一中年婦爭之。曰。此人應替我。我爲先縊者。爭執間。又來三婦。有少者。有中年者。互相爭論。紛糾莫解。無何鷄鳴一聲。五鬼皆無蹤矣。僕婦亦略清醒。竟得不死。傳曰。一國三公。吾誰適從。此政出多門之敗事。亦爭而不讓之爲害也。

一兵部司員數日不進署。同僚疑其病。往視之。叩門。司員出迎。一小犬隨之。同僚詢之。曰。君何故數日不入署。司員曰。連日寓中有妖。鷄鳴皆作人言。惟此犬尚不言。大怒人立而言曰。小的不敢同僚。曰。此真怪事。速移家。勿寓此。乃全家遷出。不數日。寓室旋遭回祿。幸移家而免。蓋此人行善種福。祝融先憑物以示警也。

山東樂陵李進士。忘其名。供職吏部。一日醉歸。徒行至東安門外丁子街。迎面一鬼。其

面四方。鼻口眉目皆具。李方醉亦不懼。笑曰。近今方面孔。世所罕見。不如長面。尙覺美秀。以兩手擠之。隨手而長。幾盈尺。又笑曰。未免太長。過格矣。再以兩手擠之。用力太猛。其面寬一尺。短數寸。復以手摸其面。則鼻口眉目皆無。以手壓之。鬼入於地。李眼瞎而歸。酒亦醒。謂家人曰。人言見鬼則死期至。與其死於京。不如死於家。翌日。請省親假回籍。其父詰之。對以見鬼將死。在家一年。安然無恙。其父痛罵之。乃入京銷假。論者曰。此公性情婉順。自幼讀書聰明。其父愛之。未曾罵之辱之。今因此而一罵。豈鬼之弄人哉。京中李鐵拐斜街有飯莊曰萬源堂。房屋寬敞。後房五間。有娟數十頭。大者如盆。益京師謂娟爲財神。故虛此室以蓄之。十餘年盈室矣。萬源堂生意亦日盛。一年供皇差關。差爲專家之利。娟嘗憑人而語。如有夥友偷竊器皿者。娟則憑人以告主人。故無敢犯此者。數十年後。老王人物。故子孫以其餘貨。開賭包娼。家人紛爭。一夜娟皆遺失。不知何往。家業遂敗。生意歇閉。門牌尚立。殘破無售。主多有流娼優伶雜處其內。過其門者不堪回首矣。蓋其人正其運盛。則神佑之人不正。家不和。則神棄之理固然也。又見珠寶市街。天合金店。蝴蝶大如蜂。衆生於樓下窓中。主人丁姓。長者也。日以米喂之。不令

夥友踐踏店中生意獨盛。時招予飲。廚內列饌盈案。而蠅不上緣。迄今生意如舊。蓋物多聚於氣盛之處。人苟不踐生蟲。卽有仁心福莫大焉。此亦麟趾騶虞之微旨歟。

禮親王世鐸之冢子。自幼性情執拗。迥異常人。及長不願與人近。愛毒蛇。黃鼠狼。黑鐵狸。衆而豢養之。以爲樂。視其父母兄弟若路人。與之食則食。不與之食亦不言。飢偶觸犯之。則捶人至死。禮王圍之京外園內。不令歸家。此殆人妖歟。其先世爲紅蘿主人。學問淹雅。箸述綦富。禮王世鐸在樞廷辦事十餘年。明達事理。和易近人。竟生此子。殊不可解。或其夫人得胎之時。正值天地厲氣流行故耳。昔曆書云。河魁在房。宜避之。李太白詩。二月河魁將三千太乙軍。又舊唐書呂才傳。蜀郡炎燎。豈由河魁之下。河魁殆鬼星歟。

### ●徐相國

嘉定徐相國。生而駢指。第一指與第三指有皮相聯。第四指與第五指相聯。兩手皆然。國人謂鳳鸞轉世。讀書聰敏。書法尤佳。以第一人及第。此科三頂甲。榜眼探花。皆面麻。有人詠之曰。狀元非好手。兩手六極杖。榜眼潭身眼。探花滿面花。相國之胞姪。亦以會

元入翰苑下科叔姪均放差都人爲撰一長聯曰大學套中庸前解元後會元誰說文  
章無定價書房兼清秘叔學差姪試差纔知家國有奇才蓋張文襄以中庸之爲德題  
中解元（時年十六歲）徐以大學之道中會元全套文襄之文一時傳爲笑柄徐氏叔  
姪同在翰苑一南書房一清秘堂又同時放差也相國旣爲鳳鸞轉世猶有雀性性善  
淫日數次自言蚤起將入南齋尙行淫一次而身體健壯善飲餞七十餘歲猶健步出  
遊侍妾極多一日爲相國縫補服前正後倒着入朝房予見之曰相國之背仙鵝倒飛  
矣堯舜在位鳥獸踰踰之兆也皆大笑蘇拉乃急爲改縫之（朝房官役曰蘇拉旗人  
也一品補服繡仙鵝）

### ●洋馬車

京官一二品多乘肩輿除則坐車或大鞍或小鞍若大鞍僕人執鞭驅驥而行其形有一  
炷香（僕著小袖衣）有風擺荷葉（僕著大袖衣）至光緒末年洋馬車入中華上等  
官府喜坐之其車四輪四面玻璃內祇容一人執鞭者巍然坐於車前其轂門高於主  
人之頭予謂之曰眼高於頂更可笑者長隨無馬亦與僕人並坐懷內抱衣包帽盒以

車內不能容也。吾灘婦人歸寧必有手禮兩盒以袱包裹女僕抱之坐於車前。予見坐洋馬車笑之。因此人從娘家回也。曹仲帥調京亦坐洋馬車長隨亦坐車前手捧大衣包予涂遇之必謔之曰老姑奶奶又歸寧而回矣。包中有何手禮可餉予。

### ●婚禮鄉俗

京中擇日娶婦。卜者先問此女月經。在上半月。下半月。灘俗不問。問亦羞言。但擇吉日而已。往往新人帶月經過門。相沿入重門時。步跨馬鞍而過。取平安之義。予有謔句曰。預備新人騎馬到重門。背上放雕鞍。鄉村人家壻呼岳父母。不得稱老伯老伯母。須稱爹娘。予有句云。一雙夫婦如兒女。六日回門叫爹娘。一友曰。人無二父。論禮壻爲半子。呼岳父母應稱爹字娘字之半。大作應改六日回門來半子爹娘。從滅曰多良。亦可博笑。灘皆親迎。儀仗鼓樂之前。有雙童曰裙夫。各執紅裙一條。予則曰兩條裙。大犯忌諱。乃改爲一條裙。各執其半。一友曰。亦不甚妥。詠曰新婦顧前難。顧後算來才有半條裙。詩句固佳。特譏而處耳。

離俗婚禮親迎。新婦將至門。以紅繩縛草二束。置門兩旁。又以紅瓶一雙。箸十枝。置房簷上。此由登州林中丞福濟微時家貧。無以爲炊。乃赴親友家借草一束。將爲然炊之料。又借箸十枝。並拾瓶數塊。將以支釜。挾之而歸。途遇親迎者。見轎轆後。有一麻衣女隨之。深以爲怪。卽尾其後。至喜主門首。將草及瓶箸置之左近。以觀其變。麻衣女遂巡不敢入。倏忽遠遁。中丞以告鄉人。多不能解。蓋緣此日不吉。妖將隨入爲祟。遇貴人而遁。非畏草及瓶箸也。由此遂沿爲俗。按檜風麻衣如雪。與棘人樂樂。相連而賦。時檜國發微。死亡相繼。故人以蟬蛻爲比。而嘆麻衣之多。知其喪亡者衆矣。然則麻衣女殆夢神歟。

### ●再醮婦

淮人娶再醮婦爲妻。或納爲妾。入門卽令其爲炊。和麪切爲長條。全家食之。或曰。取其長久之意。予曰。非也。禮記昏義夙興。婦沐浴以俟。質明。姑入室。婦以特豚餋。明婦順也。又王建所嫁娘詩。三日入廝下。洗手作羹湯。蓋一日饋豚。三日入廚。是爲古禮。且爲新嫁娘之禮也。若再醮婦。入門卽司炊。以別於新嫁初嫁者也。或曰。再醮婦多不思其

前夫是不盡然。予友讚慈雨續絅爲再醸婦過門之日。予往賀焉。先至其書齋。聞洞房有啜泣聲。問之曰。新婦殆思其前夫耳。予爲題一成句於壁曰。蟬曳餘聲過別枝。不忍拜見新婦。逕告退。聞同往賀者尙結隊入洞房索飲。予曰。漢書刑法志曰。滿堂而飲酒。有一人嚙隅而泣。則一堂爲之不樂。諸君忍心哉。人以予爲迂。又有老友續娶爲再醸婦。攜其前夫之子而來。此子成童後。頭角崢嶸。讀書十行俱下。予贊之曰。此又一范希文也。人又以誣謗前賢責予。予曰。受責亦不怨。請問諸君知醡字之義乎。咸曰。似飲合鬯酒耳。曰。非也。禮記昏義。父親醮子而命之迎。男先於女也。孔疏曰。酌而無酬酢曰醮。諸君其記之。今日學校林立。五經廢讀。十餘年後。國粹盡絕。又一番秦火也。

### ● 戲法

卽墨拔貢黃象毅新貴時。偕友數人赴鄉村觀戲劇。村前有演戲法者。數十人圍觀。其友曰。試觀之。黃曰。此掩藏手法耳。無足觀。不若觀戲。衆咸知黃爲新選拔。所見必高人一等。乃羣隨而往焉。村前戲法之場寥寥無一人。演戲法者恨之。及戲劇演畢。邀黃於途。詰之曰。君言吾作掩藏手法。試問君何所欲。吾能立致。黃曰。願偕一美人往遊杭州。

西湖。聊作西子西湖之樂。曰。有之。由筍中出一竹笛。口向之。念念有詞。倏出一美人身。高數寸。再祝之。高與中人等。衣服鮮麗。貌若仙人。向黃折腰。旋握黃手。凌雲而起。耳際風聲嗚嗚。半時許。落西湖之濱。乃棄黃而去。黃獨立湖濱。悵悵無所之。轉輾入都。已誤朝考之期。呈請補試。以拔貢終身。此人誠惡作劇哉。殆亦仙人偶遊戲人間。遭遇浮狂之士。而故弄之與。

### ●膠瀝工藝

製銅之工。以吾萊陽爲最巧。當阿片煙盛行時。膠西之煙燈。雖無煙燭之辦者。亦樂用之。輕便玲瓏。花樣翻新。攜行遠道。油不外溢。徹夜然之。燈花無多。予有句云。一夢黃粱。燈未熄。翻身正好。臥看書。卽詠此也。瀝工呂姓。製水煙袋。馳名遠近。外省人偶得之。視爲珍寶。非惟煙袋精工。煙袋之盒。或烏木嵌金銀絲。爲博古圖。或水磨竹。或擴花竹。或用楠木。或拭光漆。精緻可愛。瀝人入仕途者。以之餽要路。竟得顯秩。於是呂氏富甲一鄉。因之嵌金銀絲之藝術。推愈廣。一切文具器皿玩物。皆嵌以古鼎彝。古貨幣。以及蟲魚鳥篆。勾摹衍工。賽會海外。稱爲美術。瀝城通衢。列肆而居者。多業此。然皆男子業之。

婦女則以刺繡爲生。錦屏羅幃。紅袖彩裙。繩以翻新花卉。燦爛光澤。利市倍蓰。以及名  
人字畫。倩人以粉筆雙勾。繡出亦不失神。每屆春夏之日。婦女餐罷洗手。推窗迎爽。拈  
針理綫。恍如木蘭之當戶織也。

### ●散館

庶吉士如嬰兒初生。尙待生花。故俗謂散館之日。卽生花之日。三鼎甲之卷。別爲一束。  
閱卷大臣。必置之一等。以保其功名。如文字大謬。則不能保。咸豐壬子。狀元陸增祥。以  
連式被黜爲知縣。尋謂焉有狀元而作縣令者。乃捐升知府。予曰。狀元書法必佳。獨不  
聞晉有王大令乎。大令且可多得財。太守不若也。後其子陸蔚庭爲編修。貢督頗甚。榜  
眼。探花。間有散館達式。改爲部主事者。品秩轉升一級。是可喜也。何必鬱鬱哉。亦有寒  
士得庶吉士。自計不能耐清貧。散館時。故意錯一字。出一韻。甘居三等之尾。歸部銓選。  
知縣。謂之老虎班。得缺至速。大概老虎。莅任一縣。生民無噍類矣。其無心而達式者。銓  
一知縣。尙有仁心。如吾灘之丁佑宸。于福航。皆爲賢令。予謂之假老虎。殆虎而麟者也。  
自科舉停而仕途寥落。作知縣者惟利是圖。大肆狼吞。更有席捲官帑逃於海外者。予

謂之兔脫鼠餓父虎與狼之不若矣吁。

### ●朝審

歷年秋審案件。先由刑部各司將各省命案按律核定或緩決或情實一一註明送六部都察院、大理院閱看。如見有所擬不合者。卽奏請交刑部再議。各衙門閱畢。其所附印原冊人各留之。亦不繳還。予在諫垣六七年。此項案冊架上積有盈尺矣。刑部擇定各省勾到日期。或數省一期。或一省一期。分程途之遠近。先期奏明。卽定期朝審。六部堂官都察院、大理院凌晨集於西長安門內朝房。人各一案。刑部吏先宣讀各省情實案。由至午各散。第二日再過刑部獄中各犯。被以赭衣。犯人之親友以山裏紅（卽大紅山楂）一串挂其項上。此物色紅而形圓。蓋取其團圓之義。刑部皂役數人押一犯入旗兵沿街站立。以備不虞。先點官犯。官犯衣墨青外褂官帽無頂。吏呼其名。則應令其跪。則跪。此犯退。則再呼一犯。凡擬緩決者。吏則高呼曰緩決。凡入情實者。吏則低聲。若不欲使之聞。至女犯則兩役以筐界之。予見一女犯。曰劉王氏。年三四十歲。歲歲過堂。歲歲緩決。視其案。由其父曰王大類。賭博無賴。一日大類之婦患病。接其

女歸。寧夜間大糧酣醉而歸。欲姦其女。女撐柱力猛。倒於地。地有錫。首碰其上。腦漿迸流而死。同院租屋而居者。以事關人命爲之報案。刑部判以情有可原。擬緩次年年御批曰。監禁良以關乎服制之案。不能開釋也。皋陶斷獄明允不過如此。故清律秋審冊服制之案。別爲一冊。不與尋常者同論也。至勾到之日。都察院奏呈一省全案。上命大學士素服秉硃筆。照刑部黃籤。應勾者勾之。其餘則硃諭曰。某某牢固監禁。某某流徙。給事中捧之。至刑部大堂。陳於黃案。刑部堂官對之行三跪九叩禮。給事中既退。刑部即日登遞釘封文書於該省。至京師勾到之期。監斬絞者爲刑部司員事畢。同僚在菜館相候飲酌。有李司員應此差。其夫人忌諱極多。嫌其不吉。不令歸家。畀以貸。任其冶遊一夜。明日再歸。予曰。此亦療妒之良方。何須鵝鴨肉哉。予房師聞之曰。鵝鴨肉不可廢。昔梁武帝鄰后性妬。以鵝鴨爲羹治之。妬果減半。遂欲以此分餉。妬賢嫉能之大臣。此事載在止妬論。今朝廷大臣。妬賢者多矣。宜急服此良方。聞者大笑曰。師生誠醫國手哉。

會試揭曉之日自辰刻始舉人非入戲園觀劇卽聚妓寮優舍飲酒友人赴玻璃廠爲之代聽鴻臚多在火神廟內每出十名則貼於壁上自第六名起予中九十六名友人看至第九單而後知之臨清徐中丞言九次赴公車揭曉日卽入戲園有一劇一人着綠甲冑面上以綠包繪一大錢如俗所云波羅錢不解何戲八次公車皆見之便落孫山第九次不見乃中式會屬予考案究係何戲間之老優伶皆云此係老戲出自封神演義今成廣陵散矣予會試亦落第數次或在優舍聚飲京師傳優伶必有紙條予見其僕持紙條以爲報條趨視之非也醉後歸寓杳無事信一燈燄熒風雨交作粗疑殆不壞言牆外有賣題名錄者相繼叫賣令僕人購一張遍閱之無己名乃蒙頭而睡睡亦不穩曾有句云三更乍轉夜燈青風雨淒涼酒半醒一紙題名初看罷聲聲喚賣不堪聽前五魁半夜方知郭木楚太史中北闈時題爲盍徹乎破題曰徹則國存不徹則國亡矣予見之咋舌曰中必高中揭曉日半夜入城遇賣題名者索觀之名在第三

### ●奇案數則

予在銅州府見蘇縣有一奇案鄉農李士賓夫婦年五十餘一子名林兒年已冠爲之

娶妻。數月後林兒忽僵臥而死。其妻急呼翁姑視之。見林兒下衣血汙。視之則陽物被割。疑其妻害之。控之縣。縣官訊物無徵。又無凶器。且無割下之物。其妻但言。昨晚從外急歸。就牀面臥。予以爲熟睡也。呼之不醒。乃知其死。縣官審視其妻。溫柔安靜。不似有他。乃置之獄。久不能決。乃有林兒之族兄。以賣鍼線零布爲生。俗名貨郎。搖鼓走賣。至一村。村有一女。年及笄。開門呼貨郎買物。買成付錢。有一厚紙包遺於地。貨郎視之。乃陽物也。已乾矣。急爲包之。置原處。女倉皇復出。檢其包而入。貨郎乃住此村店內。詳悉探訪。始知此女不貞。醜聲四溢。疑害其族弟者必此女也。控之一鞠而服。蓋兩人私交。情極洽。譽爲夫婦。林兒又不敢向父母言之。娶妻後。女聞之恨甚。數月後。林兒來復續舊好。交媾畢。以剪剪其陽具。林兒負痛急歸。歸卽死。縣官判此女論抵斃於獄。予曰。此女之愛林兒。非愛林兒之全體。愛其一體耳。其死也。非死於淫。死於妒也。

鄉農李六。牽驢迎其妻。自岳家歸。因有他事。距家將近。屬其妻跨驢自歸。謂之曰。道路既熟。無他虞也。予至別村索欠。晚卽歸家。妻跨驢徐行。迎面一皤腹男子。亦跨驢得得而來。兩驢一牝一牡。啤叫驟騰。騎者皆墮。兩驢自相交媾。不能制。兩人觀之。亦頓觸淫。

興相攜入穠地交合焉。事畢，婦甚暢，包裹內攜有棗糕，持以相贈。遂跨驢而別。男子持糕策蹇至村店，與李六同室。陳糕案上，李六識爲岳家物，心訝之。彼此詢問，一見如故。沽酒借飲，酒酣暢談。李亦問棗糕從何而來。男子詳述其途遇。李六默然歸。責其妻，妻含羞自盡。李六憤甚，亦不告於岳家，買棺殮之。告以暴病亡。岳家信之。旋葬埋於廟外。廟中老和尚聞墳中有聲，掘而開其棺，婦已稣矣。遂匿之後舍。小和尚見之，殺其師。盛以原棺，依然瘞於原處。李六之岳家嗣聞其女非病死，控之官往驗。及開棺，乃一死和尚。嚴鞠小和尚，始得其實。論如法。李六之妻亦大歸。捕蟠腹男子杖之如律。躡躡以歸。都中部書伎盜國帑，多有富可敵國者。崇文門外有范書吏，與陸書吏聯姻。陸姓催妝禮八十抬珍寶，燉陳范姓妝臉，亦八十抬珠花金鉗，皆陳於外道上。觀者噴噴稱美。新婚之後，新人至東城餘慶堂飯莊看堂會戲劇，觀畢出夜城。車三四輛，僕從五六人。行至東長安街，夜靜無人，突來賊匪十餘人，持洋槍利刃，將僕從嚇退，匪登車，驅車疾行。至一僻巷小門，令新婦下車。時昏黑不辨，何巷入室，無燈燭。賊將金珠衣服等件全行摸索而去。僅留中衣小襖而已。門外車上尚有衣服重物，驅車載之而趨。新婦聞室內

尚有數人爲婦女聲音。探首視之。婦各然火紙吸水烟。一婦面上無鼻。一婦唇豁。一婦面麻。野花別樣。盡在此室。旋賊衆擁新婦至巷口。委之於地而去。新婦匍匐而行。巡更者乃喚人送之醫署。醫官衣以斗篷。餉以熱粥。新婦方蘇。天將明。乃雇車送至其家。再爲訪案。月餘後。有鬻金鎖者。物主認明。案遂破。爲是者。乃一革職武員于次園。陸續供出同夥數人。皆就獲正法。惟金鎖一雙。仍歸故主。其餘珠寶皆無蹤矣。

昌邑高程九。癸未進士。以知縣須次浙江。爲人迂拘。其鄉近村有集墟。(即集場)高姓族衆。以其村有進士。思移集墟於其村。牟利較易。由是兩村成訟。程九聞之。頗憤其族人之恃勢逞強。旋成迷眩之疾。自縊而死。旅櫬歸里。後族人捏控近村某某爲爭墟故。曾至浙省。賄其廚夫。以毒酖之。案歸臬司。臬司遣員至昌邑開棺檢驗。確爲縊死無毒。其族人又咬定爲某某逼勒而死。糾結不休。牽連多人。程九妻子極不願訟。上堂默無一語。承審員窺其情。知此案全由族人唆使。乃搜其族人身。果得教供之詞。並有一紙。謂若得近村償款若干。即可罷訟。後乃杖責曉訟者。瀕死而后吐實。訟乃息。余憶癸未上公車時。正值黃河決溢。萊府舉人皆由烟台乘輪渡海北。上船上應試者數十人。

惟程九一人獲第。附題爲或問禱之說一節。程九以仁孝誠敬論題。同此義者尚有數人。程九卷以先薦中式。餘則置之掌備。下科乃得中。程九竟以獲第故喪身次科中式者。皆平安無恙。豈禱之說近鬼神之道。程九當先登鬼籙歟。

青州屬某侍郎。前室生一子。繼室生四子。而死其三。存者一人。已登賢書。侍郎聽信繼室之言。將逐其長子。長子入京省視。不令入門。同鄉解勸。不從。但言我無此子也。父子無情。殊出人意外。第二子娶婦路氏。數年而亡。路氏孀居。以孝廉之子爲嗣。從幼抱養。親逾骨肉。計閱十餘年矣。侍郎將歿。例呈遺摺。摺上直言長子忤逆不孝。欲置之死地。同鄉官爲之改易。但言長子在家業農。侍郎旅櫬。寄於荒寺。孝廉不爲卜葬。終賴其長子奔波千里。扶櫬歸葬。雖遭虐待。一無怨言。可謂孝矣。鄉人咸敬之。孝廉爲人所不齒。一日孝廉赴城。控其出嗣子與嗣母有姦。蓋見婦婦有財。因借貸不遂。挾嫌起讐也。張御史訊之曰。爾子自幼出嗣。嫡母與親生母無異。爾何妄言。孝廉曰。吾見其母子姑媳同炕而睡。張曰。親人同炕而睡者多矣。爾殆有心疾。似乎瘋顛。請爾同鄉爲爾具瘋顛之甘結。卽省。爾否則以誣指寡嫂上聞。革爾舉人。孝廉懼。乃求同鄉官員結完案。孝

康同母兄弟相繼而亡。停柩於京師廟中。庚子洋兵入城。焚其柩而揚其灰。殆家庭橫逆。有以招之歟。

### ●穀子

灘縣李氏婦。平日幽閑貞靜。與其夫伉儷甚篤。生二男。長者六七歲。幼者四五歲。一日婦趁其二子睡熟。以切菜刀斷其頸。以被蒙之。家人見血污滿床。始知之。婦則癡惱不解人事。乃錮之空屋。給以飲食數年而死。羣不解其何故。余曰。此妖孽耳。國家將亡。必有餘孽。無何有辛亥之變。灘邑幾罹。閱數年。又值日本攻青島。奪鐵路。邑中受損頗重。又隔一年。爲甲寅。邑大水。東關幾沒。濁厓市。塵漂流殆盡。南關城東南隅房屋盡坍塌。死者不可勝計。又一年。爲甲辰。紅胡匪佔灘城。搶劫勒索。失去數百萬貫。富商大戶。淨盡無餘。貸外信息。欵尙欠百萬貫。迄今無償還之策。是殆有非常之妖。而后有非常之變。如京師甲午之變。亦先有妖爲之兆。永定門內陶然亭。迤西有大池塘。水深丈餘。蘆葦茂密。夏日池中忽聞鳴鳴有聲。不知何怪。以砲擊之。聲如故。官家將刈其蘆而涸其水。事未竣。而日兵逼近。羣妖狐鳴。百官免脫。奪我旅順割我台灣。二萬萬賠款簽字矣。

清朝逐一蹶不復振。

●謔語 三則

工部同僚清某。旗員也。不通文義。由郎中簡放知府。同僚公餞。席既設。皆曰。二千石上座。清不曉二千石三字之誼。以爲同僚戲之也。曰。爲何相罵。端午帥曰。此罵太酷。呼人。爲十三日。人多不願受。今又多加數目。爲二千石。將何以堪。同僚大笑。清終席爲之不憚。抵任後。上憲以其言語不文。降爲同知。歸京候選。數年選出。忻然赴任。人咸曰。由知府降同知。心應懊恨。爲何忻然。予曰。從此避二千石之罵。豈不快哉。

工部同僚有旗員長光甫者。諱。一日在署。予與曹州曹薇亭閑談。曹曰。我們西府現在不堵。予曰。我們東府尚安靜。長光甫曰。你們東府西府。只剩一對石獅。尚乾淨。(引紅樓夢語)端午帥在旁。大聲叫好。予曰。罵語現成的。當受罵者。不惟不怒。且重賞之。昨日挾妓飲酒。妓女旗裝也。梳髮。著長袍。予酒醉顛倒。詢之。曰。爾男子乎。女子乎。妓女。譽予爲塗糊官。予曰。罵的是重賞之。長光甫無言而退。又一日同僚聚飲。端午帥本爲旗員之鉛錘者。數杯後。使酒罵座。曰。旗人作外官。一事不懂。一字不識。所有事件皆謂

教於門政。門政卽是爸爸。(旗人呼其父曰爸爸)長光甫肅然起立。向午帥曲一膝曰。  
給老爺。請安。老爺外放時。千萬將奴才帶去。誠謹而虛矣。

鄉城楊鳳阿在京宴客。新得官窑磁盃四皿。出以示客。及進饌時。此盃輪流而上。計十  
餘次。陳夢陶曰。此盃未免偏勞。於是京師過偏勞之事。咸曰楊鳳阿之盃。一日同僚聚  
飲。妓寮有一妓與一客相熟。代此飲酒。又代彼飲酒。端午帥曰。不圖今日復見楊家盃。  
咸曰。君此語頗有漢書不圖。今日復見漢官儀之調。予曰。班史亦拾人牙慧耳。孔子曰。  
不圖爲樂之至於斯也。

### ●楊翠喜

楊翠喜者。天津樂妓。美姿容。歌喉清徹。名噪一時。有商人王姓。與有交。欲納之。而索價  
過昂。會某貝子至津。見而悅之。某候補道員重金購之。獻於某貝子。並備妝奩。值數千  
金。貝子大悅。爲某候補道說項。竟放巡撫。京師聞傳爲笑柄。御史趙啓霖遞摺奏參上。  
命大員查辦。大員委司員往津。某貝子知事難掩。潛送翠喜回津。交其母家。司員集訊  
時。預教以供。供曰。從未至京。實係嫁與王某。王某亦供曰。以數百金買爲妾。半年矣。案

遂定大員覆奏謂御史妄奏乃革御史職。御史得直名而去。祖餽者贈詩歌者若干人。某巡撫仍降爲候補道。越月又起趙御史爲湖北學使。而趙御史入山不出矣。王商人不費一文而得美妾。人爲作豔福歌。某貝子春風不及廿四番。而失美妾。人爲作長恨歌。兩歌太長不及載。

### ●葛畢氏

杭州葛畢氏。小家女也。天生麗質。身細如柳。足纖貼蓮。及笄歸葛興爲妻。興貌不揚。家貧作小營業。氏日閉門佇立。引誘浪子。有庚午舉人楊乃吾。新貴翩翩。經其門。因以目成。時至其家。氏告其夫曰。妾幼時識字。今多遺忘。楊孝廉吾姻也。許閑時來教我識字。夫諾之。由是孝廉恒至其家。同飲同食。其夫以小營業羈身。白晝常不在家。一日其夫夜歸。天明死矣。族隣疑其因姦害夫。具呈控縣。縣官帶作相驗報。稱毒死。嚴究該氏與何人來往。氏堅不承認。因姦謀害等情。族隣聲言。楊孝廉時至其家飲酒。縣官以案情關係重。太巡詳府。由府轉臬。既定氏以死罪。楊孝廉知不能免。乃使其妻赴京上控。得旨派學使會同撫按相驗審理。仍以因姦害夫上聞。孝廉又使其妻上控。得旨解部氏。

與孝廉均入刑部獄屍棺解至通州候驗。棺上貼諸官封條七八條。陳於郊外。觀者憤至。刑部定日開棺驗屍。由州官禁以布城方十弓。備大鍋如十石鑑。水缸十具。蒸籠大於鍋。光漆圓桌面一具。作開棺檢骨。鍋儲十石水。燒火蒸之。約二時。開鍋昇出。置桌面上。以驗之。骨白如雪。報曰無毒。亦無刀繩傷痕。因病而死。毫無疑義。案遂定。奏上。前諸官皆革職。葛畢氏無罪開釋。楊乃吾旣供稱因有戚誼。時至其家教誦佛經。究屬不知。這嫌着革去舉人。葛畢氏出獄之日。觀者如堵。出獄登車。髮黑如漆。目若秋水。蓮足纖纖。伸於車前。路人嘵嘵稱羨不置。後氏終歸楊乃吾。楊失孝廉而得美人。差勝于寶竹坡粟提學而納麻女也。寶嘗有句云。宗室三多名士。草江山九姓美人麻。

### ●三甲

予性懶。喜臥。書字可辨不能工也。猶憶丙戌將應殿試。同年高仲咸在殿角告山東同年。謂予能臥書大卷。可畏也。予曰。祇求倖得二甲。不願作如夫人。至翰林讓與諸君。吾不能享清貴福也。榜發。予列二甲。仲咸果得翰林。後放知府。予由諫垣。亦相繼外放。可見部曹之升轉。亦不遲於翰林。予何以怕得三甲哉。夙聞曾文正爲三甲。終身不得意。

及位至宰輔。功業烜赫。尙心不能忘。自撰一聯曰。代如夫人洗脚。賜同進士出身。以自嘲笑。於是京師人相戲。謂三甲進士爲如夫人。予戲吟一絕云。誰把如夫人作對。賜同進士目難瞑。名登二甲差堪幸。免向人間備小星。見者笑之。至三甲進士見此詩。則醫予。予曰。無傷也。小妾亦時醫予。醫者乃止。凡考試不得意之事。卽位極人臣。亦不能忘。合肥在翰苑。未得衡文一差。一日在賢良寺。與幕友聚談。同年楊味莼自誇其闡作。合肥嗤之曰。中進士不得翰林可羞哉。味莼曰。翰林一生不得衡文差。亦可羞哉。合肥將以杖叩之。味莼乃遁。光緒間科舉將議停止。合肥在京爲無事宰相。正閒經濟特科。殷望派爲總裁。適張文襄入都。定學堂章程。大總裁一差。被其奪去。合肥鬱鬱者數日。

### ●非人不煖

內則曰。八十非人不煖。曲禮曰。大夫七十而致仕。下曰行役以婦人。予曰。老人不能離婦人。非第爲其煖而使令便也。蓋飽食煖衣。精力一線不絕。則不死。既有一線精力。卽須婦人。或數月。或半載。尙能春風一度。則志意暢適。而無鬱積之病。吾卽所見者。歷歷數之。仁和王相國。予告歸里。年逾七旬。其妻生一子而亡。急欲納妾。而又不願覓幼女。

及娶婦。遲遲久之。聞任少園中丞之門政。有女年逾不惑。尙未擇配。緣門政雄於財。原擬相攸於官場中人。迄無成議。致其女青春久誤。有人爲相國媒說。其家人商之於女。女慨嘆曰。父母皆歿。吾已老大。身將焉歸。如相國以我爲妾。我他無所歸。食稻衣錦。一生足矣。遂不索身價。而以小轎子歸。相國得之。精神爲之一爽。又享壽十年而后終。又聞毓中丞之父。年八十。致仕居京。終日扶杖遊歷巷衢。其子孫皆京秩。輕車肥馬。予見其中途忽焉下車。肅然侍立。攜杖來者乃其父也。一日杖者觀戲園深劇。觸動相火。急歸。呼姨奶奶速來。子婦孫婦等恐其不豫。促姨奶奶速往。羣隨其後。以省視之。姨奶奶甫入房門。老人大聲曰。關門。定省者在門外。聞之一笑而散。又見劉菊農太史之父。年近七旬。老妻病故。田介臣太史往弔。留住數日。太史之父告介臣曰。予年雖老。無婦人相伴不可也。此事不便。面告兒子。請轉致意。介臣以告太史。太史曰。正在等貧。頃聞馬灣劉部郎家。有一婢。年已及笄。不索身價。祇索妝奩費八千。明日即遣車攜貲以迓之。及至。納之。翌年生一子。如是數年。比肩之童子盈室矣。又聞王繡縫老人。年將九十。在京供職史館。隨侍皆以周媽。由京回鄂。將拜督軍。周媽亦願瞻仰閩府。一見大

樹風度乃攜之偕往至轄投雙名片督軍罰之左右乃知爲老人所寵愛之人卽延入相見周婆亦周旋中禮其見督軍出端立三鞠躬命之坐然后坐予有詩紀其事末句云果然制禮是周媽人以爲用典切當（語云一婦悍甚其夫曰夫倡婦隨夫尊而婦卑此古禮也婦曰何人制禮夫曰周公婦云周婆若制禮必不然矣）

### ●張文田

予巡中城時良鄉縣獲一大盜馬海鑿出儒生張文田知縣遣役入京捕之而不擒關文文田正在天橋買卜縣役捕之五城巡兵不尤以其無關文會城協緝也予命傳張文田到城見之乃儒雅士也留之吏房命縣役回縣帶同馬海來京相認數日縣役同馬到城予命張文田入於五城看押房叢人中令馬海一人進屋識認迄不能認予訊馬海旣不相識何妄鑿之曰素有嫌隙耳乃命縣役帶馬海去而釋張文田若無此舉張文田身家莫保矣人謂此項辦法視白綾記一劇略相似惟白綾記之李七善罵而馬海不善罵耳予曰罵亦無益昔人被罵則怒今人被罵則甘受之今昔相去逕庭矣

### ●桂枝

桂枝者。江寧少婦。年二十歲。美姿容。赴中城喊控。供稱與其夫赴京謀生。夫死於近畿。隻身入京。寓店中。有老妓梁氏。至店認我爲姨甥女。引其入妓寮。又有中年妓女曰朱桂生。認我爲表姊妹。亦百般誘引。桂枝皆不認識。原無此親戚。予訊之。爾原籍尚有親族乎。曰有。予曰是宜委繕婆伴之遞回原籍。由官署傳其親族具領。正擬辦法。其江蘇同鄉京官來告曰。彼原籍實無親族。特漂流於此耳。同鄉京官擬爲之覓配。令其暫寓兵部李鍾豫家。予允之。有閩讀學士承春洲者。年少翩翩。家道甚富。願納爲妾。遂歸之。數月後。承公攜之遊廟。予適遇之。見其衣服鮮華。珠翠滿頭。視昔日美麗。增十倍矣。猶向予請安。嫣然一笑。予謂承公曰。昔日柏臺跪訴。飲泣含愁。今日蘭園養嬌。朝雲暮雨。作朱門之新寵。定不思白下之舊居矣。承公曰。小妾正攜一扇。請將數語書其上。乃敍其事爲之一揮。並題一絕。末二句云。侯門自有園林勝。蝶抱餘香過別枝。好事者將以重金購此筆。非愛予。俚句。冀自聞其香澤耳。

### ●頭巾語

有師與弟子同應禮部試。寓廟中。揭曉之日。先報弟子中式。賀喜者絡繹不絕。弟子亦

眉色飛舞興高采烈傍晚客散師責其弟子曰少年得功名固好然須有沈重雅量方爲大器不可得意太過稍露輕浮弟子被申斥後默默無言蒙頭而睡師亦脫衣而寢至二更後報喜者又至師中前五名同寓者齊集相賀弟子亦起周旋數時客俱散弟子告師曰師胡不着中衣客皆匿笑爾時有客在弟子不敢多言師乃恍然大悟急着中衣且對弟子曰無怪爾也此等喜事固可動人予謂師責弟子之言亦是頭巾語嘗見一人素懷周情尋睡報捷至不肯起手接報條一閱置之枕側酣睡如故及服官一案不能斷罷官歸里若此人者可謂之大器乎袁子才中進士之日已得報矣是日其恩師病亡前往喪面有戚容人謂子才定已落第子才曰今早得報侍中矣人始知之謂子才有雅量則可如謂之爲大器非其人也

### ●大卷白摺

丙戌殿試一貢士書策爲五開半頂上格而寫畢人告之曰上頂應空二格君誤矣乃在頂上點去二字行末綴二小字修飾既畢羣聚觀之曰美哉行行皆有小脚榜發名殿三甲此蓋不業不習大卷之故然亦有習大卷白摺十餘年工夫純熟字體極好

而朝殿試不得意者。湖北孫慶恆。自捷秋闈後。日書大卷一本。白卷一本。白晝有事。則燈後書以補之。竟有年矣。及捷南宮。以部屬用憤甚。不會同年。不預筵宴。閉門仍書卷摺。其房師告及門曰。孫某久不出門。不解何故。汝豈可往觀之。於是項甲翰林若干人至其寓。排闥而入。見其危坐端書。羣贊之曰。此等卷摺字。當首屈一指。吾竝得入翰苑。對之汗顏。吾兄不必再寫。大家五體投地矣。孫乃大樂。曰。吾不得志於黃榜。可快意於士論矣。其憤乃解。予性亦然。有贊吾字者。心感弗諭。

### ●至聖

東阿陳麓賓。宗媯。庚辰進士。官戶部。爲人端嚴。不苟言。不苟笑。爲部丞。掌司度支。一絲不妄費。爲尙侍所倚重。俗例外官入京。餽送炭敬別敬。麓賓概拒弗受。誠所謂庸中佼佼者。故同鄉稱爲至聖。一歲管同鄉印。結得結費六七千金。分所應得者。存於仙源局銀號。號中主人任觀亭。亦山東人。議爲之加息。麓賓曰。吾一生不言利。毋庸也。嗣仙源局將倒閉。任觀亭問之。曰。君之存款。明日將送還。麓賓不知其情。央其暫存。觀亭曰。君旣不用銀。有一房爲君買之。不勝於租屋而居乎。麓賓曰。唯。爰以六七千金購一大

宅。數日後。仙源局倒閉。虧欠他人生息銀數十萬。麓賓以不牟利而保其貨。可見利之爲害大矣。清朝讓位。民國政府再三徵之不出。西望泰岱芳範尚存。可令人起敬焉。

### ●裹足之害

庚子洋兵入京師。男女逃奔出城。避居遠村者。如歸市旗婦棄其厚底鞋。着襪而行。瞬息數里。漢婦蹙娜緩步。遲遲也。吾淮王比部之妻。行至巷口。後面砲聲隆隆。神魂一驚。更寸步不能移。其男僕見事已急。乃挾之而行。始得脫難。危急之秋。何有嫌疑。孟子曰。嫂溺不援。是豺狼也。而况主僕乎。

### ●八字相同

四品京堂陳田。字松珊。貴州人。與予爲會榜同年。一日房師黃殿撰憤之邀同門飲讌。命門生序齒而坐。予曰。年若干歲。松珊曰。同歲。房師復命兩人序月分。予曰。幾月。松珊亦言同月。再命序日。予曰。某日。松珊亦言同日。再命序時。時亦同。八字不差一字。師乃命按本房兩人中式名次挨坐。予坐其上。舉座嘵異。咸問父母兄弟子女。亦大略相同。予曰。予素不求人批命。今後更不求人批命。卽視松珊同年之命以爲命。此初登仕版。

時也。以後升轉又同署商量公事。又意見相同。在署同餐。復嗜好食量相同。一年松珊  
斷絃。人謂予曰。松珊今歲犯陽刃。君宜設法禳除。予曰。老婆臥病已三月。已爲之備辦。  
後事矣。是年亦斷絳。迨兩人年逾花甲。每日同桌健飯飲酒。皆不敢過三杯。夏日冰果。  
皆不敢入口。彼此間及睡眠。皆早睡早起。人各一妾。伺候而已。松珊竊告予曰。批吾命。  
者。皆云官至四品。吾兩人其終于此官乎。予曰。照例升轉。能謹慎無過。不患無升轉之  
日也。批命奚足憑。無何逢百六之辰。下遷位之詔。兩人皆棄官退隱矣。近聞松珊猶健  
步遊山。惟松珊胞兄燦。清代爲甘省方伯。兄弟親如手足。松珊家財或豐。予則僅能自  
給。然家兄任廣文二十四年。官俸歲有所餘。今日家居。省儉度日。必使歲少有所餘。此  
亦可謂之相同矣。松珊之兄年近八旬。家兄亦登八旬。身尚壯健。是兄弟亦關係於八  
字。新有自西南來者。言松珊收藏金石字畫甚富。予聞之。即將陶齋所拓埃及五千年畫像  
餘器。裱懸滿屋。牀帳門楣。自撫漢璧漢瓦於上。又日攜陶齋所拓埃及五千年畫像。  
古篆。誇示于人。此效西施之顰。非敢云賞鑒家也。使松珊見之。又當引爲同調歟。

予表弟郭環。需次浙省。寓中惟一妾一子相隨。夏月奉差赴外縣。舟中患霍亂。不救而歿。惟一僕相隨。天氣炎熱。急買棺殮之。棺面嵌小方玻璃。對其面扶柩回省。其妾鑿玻璃呼之。目大張。以手探其體。則如冰。其妾乃以撫孤成家慰之。目乃瞑。遂塞棺孔。予曰。其心不死。惟魂已離。可知人之靈氣。雖死猶生。不可以其已死而負之也。尙有死已數年而靈不寐者。灘邑郭方伯。仕直隸時。爲其次子恩壽結姻于粵西陳三元家。均未及歲。官罷各歸。是時髮匪亂起。音問隔絕。十餘年後。方伯遣使赴粵西探訪。土人皆云。一家逃散。房舍無存。方伯乃爲恩壽別綺姻親。迎娶生子。又十年。恩壽病歿。由各信局徧散訃文。陳家一老僕見之。持歸告女。女時寄居河南戚家。年逾三十。別無親人。子然一身。見訃不痛亦不言。親戚力勸別適。女嘆曰。大亂時。一家流亡。吾暫喘息人間。以有待也。今已矣。從此絕粒。衆媿勸亦不應。數日而死。老僕晝夜奔訪至灘。時方伯已歿。其長子偕姪迎其柩。將合葬于灘。姪方八歲。至河南。昇其棺。數十人不能舉。再增數十人。亦不動。方伯長子祝曰。吾知之矣。肯歸葬郭氏墓。卽爲吾弟之元配。此八歲孤子。繼之子也。盍歸。棺乃舉。歸葬後。灘人爲立神位。于節烈祠春秋祭之。

## ●學校唱歌

書有之詩言志歌永言。孔子云詩可以興。自唐虞以來。未嘗廢也。今日學校林立。不講此道。並詩經廢而不讀。所歌者。一個蒼蠅哼。兩個蒼蠅喫。舊學憂之。思以詩爲唱歌。以導其性情。灘縣教員屬予作詩歌四章。題曰誠實勤樸。每字一歌。但誠實殊無分別。似近八股文之合掌。以其欲令學生歌詩。心竊喜之。何待深辨。是在乎作者之手法耳。爰賦四章。誠字詩云。尼山講道貴存誠。千載傳薪有二程。漫笑愚夫心似鐵。須知佳士意如城。（朱子敬齋箴。守口如瓶防意如城）一生悃幅閑閭語。幾輩朋儕款款情。徐淑詩。何用敍我心。惟思款款誠。一下學莫談機械事。至誠原可感。神明實字詩云。不見春風華不實。羲經碩果終達吉。生前事蹟董狐論。身後名譽班馬筆。有值曾歌魯閨宮。（閨宮有值實實枚枚）無欺乃入尼山室。鷄豚維信叶中孚。尙戒誑言予口出。（出叶音端）勤字詩云。綠鵲劬勞借一枝。銜泥來去不知飢。遙懷栗里。（陶潛詩校書亦已勤）校書日喜說陶公。連營時農子。當春趨吠畝。家人徹夜理蠶絲。臺螢映雪成佳話。孟母三遷爲訓兒。樸字詩云。昔賢常著敝縕袍。由也升堂立品高。馬后練裙留婢教。

公孫布被是人豪。丈夫衣褐詩書富。主婦釵荆井臼操。後學莫忘古史語。慶封車澤工則勞。（左傳車英澤人必瘁）此歌傳出每逢國慶學童結隊遊行。高聲齊唱洋洋乎盈耳矣。

### ●縣長

丁巳年濰邑新放縣令爲遂陽袁君瀚平伯下車之後輕騎減從訪予於深山之中略似江州刺史王宏欲識淵明邀見栗里之故事濁酒一罋對飲而盡班荆之時言其先德爲清代某科舉人進士予同年也大令乃肅然復爲禮予笑吟長聯云遂陽路計三千大令堂堂來稱小姪清末運逢百六勞人草草歸作逸民

### ●宋太史

濰邑宋太史晉之名書升記前生事自言前生爲青州歲貢太夫人戒其勿言遂不敢言七歲時讀書過目成誦十五六歲學爲時文自能溝通蚤歲入泮卽入成人書塾學制舉業師問之曰六經讀完否曰春秋左傳未見乃命之讀讀書讀文向不出聲坐而默閱師問之皆能詳舉以對同學咸以未聞其書聲爲憾光緒己卯科魁于鄉壬辰科

成進士。文名馳京師。朝殿時。名公卿爭相搜羅。見一卷楷書尋常。而筆墨典雅。迥異俗手。乃置之一等。果得之爲庶吉士。以母老不仕。十餘年未散館。東省大吏掌書院纂修志書。脩金豐厚。益不以出仕爲念。大吏奏保。朝廷屢徵。皆以病辭。得恩加五品卿銜。一生博覽羣書。舉凡算法堪輿醫卜星象。均能精通。却力言堪輿星卜不可深信。予每與戲謔。一年春初。請其爲亡妻相墓。將以爲同穴之地。就吾先疇殖麥之阡。擇之晉之登高一望。曰。見地中有稍平坦之處。大概此處卽吉。請君偃臥其上。試其安否。予原不深信此事。乃偃臥似死人半時。許起而言曰。剛枕塊而臥。便入鄆鄙之夢。晉之曰。得之矣。遂定爲穴。予蓋深知晉之達人。故亦學爲曠達耳。晉之祐一子。未成人而殤。予有女未及笄而殤。有友爲牽合冥姻。晉之願從。但云陳某爲講學家。請聽其議論若何。予曰。周禮禁嫁殤者。此書確爲漢儒僞體。若據爲經典。則誠見與王莽相同。自比周公泥古不化而已。晉之大笑。遂定姻焉。晉之壽七十二而終。不識又轉生于何地。

### ●前後輩

漢御史以入諫垣之先後。分前後輩。人數寥寥。時常晤面。無不相識者。滿御史不分前

後輩。彼此以前輩相呼。漢御史亦統以前輩呼之。因滿御史不須考選。願就此途者。則各衙門堂官奏請點派。所謂具臣是也。翰林院論前後輩極嚴。卽庶吉士不得留館者。亦與留館者同。然其人如恒河沙數。烏能盡識。偶有聚會。遇相識之前輩。後輩必曰老前輩。前輩則領之而已。酷似子弟之見長輩。若座中有不相識者。不敢問貴姓。必詢之旁。人果爲前輩。則至前喚之。不然。必叱曰我爲汝前輩。尙不識乎。故曰翰林如新嫁娘。入門不能遍識夫家人。須有相者告之也。至科分最老。上無前輩。遇有公讌。則昂然而來。巍然而坐。計其壽在七八旬矣。予先伯祖文憲公有句云。己無朝士稱前輩。尙有燕親喚乳名。時先伯曾祖母壽逾九秩。猶在堂也。宣宗曾從先文憲公授讀。持親書額以賜。曰耆臣齋母。字體端嚴。金匱燦然。今尙懸吾家先祠。幾經兵燹。幸未損失。子孫其寶之。

## ●大老板

咸同閒。京師名優曰程長庚。以文人不得志。降爲此業。持身嚴正。一介不苟取。名其室曰四箴堂。扮老生脚。喉音高亮。演崑曲。則平上去入。字字能叶。予猶及見之。菊部稱曰

大老板。每逢戲園演劇初開場時。十六七歲優伶。白面拭粉。華衣飾體。羣立于場上。作倚門之態。于是紈袴子弟。輕薄狎客。神遊目擊。望眼欲穿。至四五齣以後。後臺呼曰。大老板到。則倚門之伶。潛身遠避。每年冬季。長庚則演漢室三分全劇。不變三國演義之說。按陳壽三國志演之。忠臣義士。儼若再生。予見時。已年逾六旬。口齒已落其三四。咬字微覺費力。其徒汪桂芬。謂螽培。只能效其落齒時之音。其中年之音。不能彷彿。所謂調高寡和也。長庚之孫。幼赴德國學校肄業。言語文學。盡能通曉。歸國後。爲外交部譯官。保爲道員。先尙諱言家世。今共和告成。五族不分等差。縉紳大夫樂與訂交。予聞之而喜。

### ●童謠

童謠無端而起。往往有應。聞數百年前。山東有童謠曰。刮大風。摟豆葉。接着花大姐。果有新城王某。業農貧。未娶。在野遇大風。從風中墮一女。自言爲登州人。爲風所飄。瞬息千里。鄉人爲之說合。成爲夫婦。子孫昌盛。科第綿延。爲一邑巨室。王文簡公。卽其裔孫。文簡池北偶談。自言不諱也。文簡且辨。傳言者。女爲外國人之非。實登州人也。又灤邑

學者會議識訛字者之可笑。言一人出門遇雨作信使人歸家取傘。傘字訛寫命字。信云家中有命拿命來。沒命拿錢來買命。近日土匪綁人勒贖之事。層見迭出。即拿錢來買命之議。爲之先兆也。又小說載廣西有謠曰。石乳及地三元及第。一年石乳長至地。陳繼昌果中三元。吾灘丙子年天大旱。忽街巷有童謠云。天大旱出狀元。是歲旱。曹仲帥果中狀元。鄉人又言。若要不旱。其母討飯。曹太夫人聞之曰。吾何惜作半日之乞丐。教一方之生靈。乃易鶴結之衣。扶杖沿門托鉢。家家爭以乾餚相餽。天乃雨。晚穀布種。民乃安。灘自明至清乾隆三百餘年來。未有翰林。乾隆末。鄰板橋宰灘。以城南護城河入白狼河之處。人多病涉。乃相度地勢。導引風水。築一長橋。橋成名之曰狀元橋。父老竊笑曰。賢宰厚愛吾灘耳。蕞爾一小縣。僻在海濱。翰林迄未得見。焉能盼得狀元。然自板橋培植各處風脈以後。科名漸盛。竟出兩狀元。此外翰林十八人。謠出人口。誠勤天心。天人相應可知矣。

### ●經解

籌書者留名與否。實有幸有不幸焉。通志嘗經解一書。本爲徐乾學所輯。同官納蘭成

德慕之。央友與徐關說。言此書卷帙浩繁。鋟工頗費。願出賞錢印署其姓名。徐曰。但願傳薪于後學。豈吝纏芥之浮名。慨然允諾。閱者知爲納蘭氏。不知出徐氏手也。後阮元又輯皇清經解。集漢學之書彙爲一部。與通志堂不同軌。蓋通志堂專釋經義。皇清經解專講考據。維時講漢學者相繼而起。至同光之世。科場文字多重博雅。士風靡然相尚。於是人知有阮氏。不復知有納蘭氏矣。今科舉已停廢。經不讀。日夜咷嘆。惟此教科之書。不復知有阮氏矣。

### ●毀廟

聞隣縣新學界有劉歌丞者。不講聲光化電之事。亦不講經濟法政之學。但聞外國不供神像。破除迷信。即可自由。乃將門外關帝廟神像毀碎。思爲一邑之倡。不數月。疽發於項而死。死後無敢繩其死者。忽有同邑文士李慈垣。奮然而興。曰愚夫愚婦。燒香拜廟。殆爲劉歌丞之死。故信神益虔。吾爲邑中文學士。當有以祛其惑。遂將邑中大小廟宇神像。率數十工人全毀之。不留根株。頗覺快心。聞鄉人將羣毆之。抉其目而斷其腕。大懼。夜奔境外。數月不敢歸。其子往尋之。不數旬。其子扶父柩而歸。言其無疾而終。

事可異矣。予曰。是不爲異。傳曰。衆怒難犯。宜其死也。按塑像之始。原於三代祭先。以其孫爲戶。祖孫一脈相傳。形多相肖。以相肖者爲戶。具有深意。故民間欲奉某神。先塑像以肖之。其肖之也。亦想像而爲之。如塑菩薩。則肖其慈善之容。塑閻羅。則肖其威嚴之容。均原于古人祭而爲戶之義。敬而遠之可也。何必毀之。難之者曰。外洋不立神像。是必有道。予曰。外國莫古于埃及。五千年王后石像。土人敬奉之無敢毀。謂予不信。中國出使大臣。曾拓而見贈。懸之書齋。請往觀之。其上題跋數百字。雖似蟲篆不能識。定爲讚美之辭。頌其有功德于民也。記曰。有功德于民。則祀之。舉凡載在祀典者。又何必盡毀之。難之者又曰。廟中皆僧道住持。異端害正。故毀廟而逐之。予曰。獨不聞東華錄。康熙時。有言官條陳。驅逐僧道。以杜異端。上曰。今日僧道。絕不解虛無清淨之說。於人心風俗。無闇。留作詩料可耳。故予聞近日毀廟逐僧之事。有句云。傷心奪我吟詩料。不見僧敲月下門。

### ●朱太守

明末孔有德爲登州鎮。率師作亂。圍攻萊州。時太守爲朱萬年。費州黎個人。擅城固守。

賊攻益急。城內糧將絕。救兵又不至。太守告衆曰。繩予下城作詐降計。引孔有德至城下。守城者以砲石擊之勿恤。予願與賊同死。以救全城生命。衆不忍。強而后可。下城見孔賊曰。衆願降。從予至城下門則啓。已而果至城下。城上砲石飛擊。孔賊遁。命其黨縛太守斃之。城終不守。西竄至灘縣。圍困一月。邑紳郭張兩督堂竭力堅守。大砲壞城。隨壞隨堵。萬衆一心。爭先恐後。實因督率有方。毀家紓難。砲矢以千百計。故能擊賊寄遁。兩督堂功德載在縣志及鄉土志。無待贅言。朱太守殉難後。邑人立廟祀之。泥塑神像。髮不及寸。尙爲生時之髮。年不過四旬也。相傳太守莅任之時。入城門。門內有關帝廟。太守車過。關帝木像爲之起立。秉心忠貞。人神咸敬。理固有之。光緒間高密王星瑞。以進士部郎出守黎平。聞有朱太守祠。急往謁之。閱視豐碑。始知髮逆之亂。黎平府城瀕于危。夜間賊于城外放火。光燄燭天。仰見城上千百神兵。身高丈餘。弓矢在握。中立一將。身更偉大。紅袍紗帽。持刀怒視。大纛上書金字曰。朱某。賊驚駭奔竄。城得無恙。邑人感之。爲之立廟。春秋致祭。王君榻其碑文。呈于曹仲帥。仲帥正開府黔南也。仲帥復合在萊殉難一事。撰爲碑文。親書而鐫之。立之黎平廟中。墨榻一張。寄京萊屬同鄉官。

將立碑于萊州。俾鄉人咸知朱太守生而爲英。死而爲靈。萊州一廟。益當敬謹奉祀。必當呵護全府七屬數百萬生民也。誰謂闢壯繆以後。無繼而爲神者。

### ●說鬼

避暑錄。東坡在黃州及嶺表。所與遊者。各隨其高下。詼諧放蕩。不復爲吟咏。有不能諺者。則強之說鬼。予謂愛與東坡遊者。定是雅人。雅人卽說雅鬼。宋代以前。鬼之雅者恒有之。必先說晉阮瞻事。瞻執無鬼之論。忽有客詣瞻。與之言鬼神之事。反覆甚苦。客作色曰。鬼神古今聖賢所共傳。君何得獨言無。卽僕便是鬼。于是變爲異形。須臾消滅。此鬼之雅者也。東坡應試時。文字難完其說。又苦無典故可引。乃僞作一典。曰皋陶曰殺之三堯曰宥之三。登第後。主司歐陽公。詢此典出自何處。曰想當然耳。維時場中必有俊鬼。暗觸其靈板。查清異錄。釋種令超。遊南嶽。將至祝融峯。逢赤幘紫衣人。密語超曰。吾豎人也。凡舉子入試。天命俊鬼。三番旁護之。欲以振發其聰明。東坡之客。不知說此事否。惜清朝有似鬼而爲雅鬼者。東坡未之得聞。紀文達公曾言。一老儒素執無鬼之論。一少年儒生與之辨論。不能應退。而恨恨夜聞老儒臥牀。以沙土擊其窗。老儒曰。何

人外應曰。二氣之良能也。老儒骨慄。齒振振有聲。急呼人相伴。因此抱病杖而能行。食不下咽者數日。或告之曰。前夜二氣之良能。實某少年也。病乃愈。若東坡聞之。必大笑。登府蓬萊閣。有東坡像。予曾瞻仰。再遊其地。當書此事。贊而告之。垂垂長髯。必風動。若笑。

### ● 該諧

或云言語恢諧。聖人所不爲。學者宜戒之。予曰不然。讀聖人書。宜詳味之。如道不行。乘桴浮于海。聖人豈不知浩瀚汪洋之大海。非一筏所能渡。大如幢旛。艅艎。往往觸浪而沈。況乘桴乎。此言蓋與及門講學之餘。慨憤時事故作。此恢諧之語。子路以聖人一生不妄言。信以爲真。故踴躍而喜。援其意。必將請問夫子何日啓行。弟子必往。不懼也。故下文有好勇過我之句。末云無所取材。以其率爾狂喜。才發靈悟。不能聲入心通。不可與作該諧語耳。至朱子一生正言莊論。不喜該諧。立志食文廟冷猪肉。故不作此註解。予更推而言之。其時未有輪船。若輪船日日開駛。子路一聞夫子之言。必一躍登輪。先往彼岸。恭候師駕矣。若去而不返。庶免千孔涅之難惜哉。

善詆諸者亦可食文廟冷豬肉。明王陽明一生講學大著致良知之論。弟子衆多。一弟子問曰。良知是紅色。是黑色。陽明曰。知識初開。良心未喪。是紅色。若人慾錮蔽。良心全變。良知已失。則色黑如初。嫁女子下體落紅。此後則閒色矣。此大詆諸語。及平宸濠之亂。以功封新建伯爵。明制有爵者朝冠異於衆官。冠旁有帛垂于耳下。陽明冠此冠入朝謝恩。同僚戲之曰。耳上垂帛。殆耳冷歟。陽明曰。非我耳冷。諸君眼熱耳。其詆諸如此。在文廟西廡。冷猪肉二百餘年矣。

### ●湯文正

清湯文正公爲諸生時。讀書廟中。時逢大雪。登樓眺望。遠見一人。倒地不起。急遣人往扶之。延入廟。詢此人爲徐姓。京兆人。因貧投親未遇。飢寒難忍。故中涂倒臥。乃予之食。爇火煖之。留數日。薄贈以資。使其歸家。一年鄉試。文正以河南鄉闈額少。難中。擬納貢入北閣。至京後。在菜館購食。有乘高車大馬而過者。正值車馬擁擠。高車不能前進。車中人忽下車入館。與文正握手。言尚相識否。文正沈思片刻。言曰。君非在廟中相見之徐公乎。曰。然。遂共坐啜飲。問相公來京何事。曰。應鄉試。徐曰。京兆須貢監入閣。君捐貢

監乎。曰。正擬納捐徐。曰。昨已有旨。捐例停止。相公速回河南。計期尙不誤。敬送資斧百金。明日速行。文正嫌所贈太豐。徐曰。吾家道不似往昔。數萬家財尙有之。此綿薄之儀。不成敬耳。今科必中。明歲人都尙尋我于某胡同。吾可作東道主也。文正遂行。時有權相當道穢聲著。聞徐姓有女。美而豔。送相府爲妾。有專房之寵。故徐姓暴富。徐遇文正後。入府告其女。爲文正求一關節。女夜告相國。言湯秀才爲其父恩人。今尙困于諸生。求設法謀一舉人。相國曰。盡早言之。昨日河南主考已出京矣。女婉求不已。和曰。取紙筆來。女尋紙不得。剪紅綬一尺。大書湯斌二字于其上。封固。遣騎兼程。賚交兩主考。主考至。即交大監臨。將湯斌一卷暗記之。閱其文。甲于諸生。定爲解元。文正自謂文有定價。不知內有關係也。及上春官。謁主考。問與相國有何交誼。答曰。無之。主考乃道其詳。文正即潛行出京。數次不上公車。迨權相既敗。乃會試中式。人讀其元作。即無關節。亦不作第二人想。後有人暑月夜臥村外。見兩鬼相語曰。此村患疫者大半矣。盍往前村散疫。一鬼曰。昨偶至前村。聞書塾中讀湯文正。正氣冲天。不敢再往。予謂非文正之文能驅邪。實文正之爲德驅邪。服官日。驅五通。毀淫祠。毅然爲之而不怯。

作外吏則澤惠及人。立朝則侃侃正直。大節昭然。身後喫文廟冷豬肉。誠不愧哉。

### ● 故門額

科場時代。俗謂八股文爲故門磚。門開則磚拋而不用。然予廁身朝列後。日與磚爲緣。釋褐入工部。專司國家修工事。主稿行文。則行取臨清州之澄泥磚。蓋宮殿所用。皆見方一尺二寸之澄泥磚。堅緻光澤。鋪之殿上。如大理石然。故每逢召對入殿。必徐徐而行。步武若速。則滑倒失儀。故工部有諺云。金鑾殿上倒栽葱。一生只怕三折肱。卽謂此也。此外修庭院。皇牆城垣。則用寬五寸。長一尺二寸之大磚。每牆一丈。計磚若干。司員一一核之。修河工。則堵口拋磚。共價若干。事後呈工部奏銷。予計與磚爲緣。十有五年。漢時劉公幹。危坐磨磚。其得遇由於曹公使甄妃出見諸臣。以誇其美貌。諸臣皆俯首而立。劉公幹則平視。以飽眼福。因此罰爲匠。作所謂同僚曰。雖與磚有緣。乃渴想漢時甄妃。而不得一見。始知才不足耳。公幹爲建安七子之一。詩句至今流傳。再如曹子建。才有入斗。故李義山有宓妃留枕魏王才之句。予知玉溪生吟此。亦想像甄妃而不置。予在工部十五年後。乃拋磚落地。轉升西台。部中俗例。升轉後必再入舊部。一拜舊

友謂之回門。亦曰回娘家。舊友見予到部。咸曰。新人來矣。身披金貂。美不亞於甄妃。予曰。來此覓甄妃耳。

### ●綁票

綁人勒贖。古無此事。字彙云。綁字古無此字。今作綁笞之綁。字典即引此。以是知古時人情敦厚。不解此術。故無此名稱。蓋起於東三省胡匪。俗名紅胡子。先祇綁富。有家財者。以後遞降而下。卽家有十畝二十畝之田。亦綁去以勒贖。所謂細大不捐也。其始祇綁民人。未聞有綁官員者。有之自丁巳年始。山東土匪蠭起。無地無之。鄒縣縣長赴鄉公幹。乘肩輿。帶護勇。出城二十里。突來匪徒數百。揮轎夫護勇使去。縣長乃束手以待。隨後匪首策馬而至。問其徒所綁何人。曰。縣長。匪首急下馬。與縣長爲禮。曰。黨徒粗率。得罪長官。予之過也。正有言稟告。今日相遇。一罄衷懷。予爲王德鄰。先爲匪。後投誠。爲防營營長。有同營季玉霖者。本有夙嫌。又羨慕小妾姿首。乃造蜚語。謂予通匪。統帥不察。將置於法。予聞而竊逃。棲身無地。仍入匪夥。季玉霖竟霸吾妾。縣長如爲昭雪。逐季而還予妾。則終身爲國家効力。弗敢有貳。縣長曰。此事予一力擔任。不出一句。定有以

報命匪首乃傳集轎夫護勇送歸署。至縣長如何辦理。不得而知。近來土匪愈聚愈衆。勒價漸見低落。家有十畝二十畝之田。出數十千可贖回。惟大戶被綁索價尚昂。日言同胞而同胞相害。一至於此傷哉。或問於予曰。有何法以除之。予曰。查戶清鄉。地無藏窩。是爲良法。然地方官謀利之不暇。何暇爲此。此外尙有一法。土匪雖多。不敢綁洋人。凡大戶主人住教堂。服洋裝。鬚髮染黃。目睛染綠。與洋人毫無區別。手拄短杖。昂然而行。一生無患。此法非予妄言。張勦潛逃出京。逍遙海外。卽用此法。不然復辟未成綁付法庭矣。

### ● 稅糞

經典所著。王者體國經野。國與野並揭之。重農事也。蓋民以食爲天。無民則無國。欲勸農力耕。必先墾田。孟子言凶年糞其田而不足。是田之待糞。自古已然。不謂民國成立。理財之官。百計搘羅。卽糞亦重稅之。王者制稅之法。井田則取什一。日用之貨。稅亦不過什一。其有猾商營巧以博財者。則稅什二。重其稅以杜流弊。用意至深。乃今之官府。見窮黎之撫遺者。熙攘往來。貿之者則田可沃膏。賚之者則家可糊口。官府忌之。必欲見窮黎之撫遺者。熙攘往來。貿之者則田可沃膏。賚之者則家可糊口。官府忌之。必欲

令其餓且死。舉凡擔挑肩負。流沫汙血。所賣與織難近之物。而鞭笞以稅之。是可忍孰不可忍。客有自青州來者。言琴堂之上。未聞五絃之音。但見糞筐。聚堆於公案之前。鳩首鵠面。身帶糞汁。之百姓。垂涕環跪。哀求免稅。而官長不允也。隸執板。吏持鞭。官掩鼻而出。厲聲曰。政府有煌煌明令。敢不遵乎。嗚呼。是可忍孰不可忍。

### ●征稅禍

客問於予曰。今日土匪之多。是何故。予曰。非土匪。流民耳。昔桑弘羊爲府庫歛財。天下大亂。世謂之紅羊劫。王安石行新法。稅青苗。而流民遍野。民國成立。一變清法。徵地丁。則附加之外。又有附加。已加至十之五六。且有新學在位者。貢獻妙策。清丈地畝。多一分地。卽增一分之糧。萊蕪縣聚衆毆官。案尙未結。官尙蹙蹙而行。傷未全痊。予見之。尙僵僵不能爲禮。如巡警官之趙一琴者是也。斂財之法。又百出不窮。清廷禪讓。迥異亡國。舜禹繼位。未改堯典。至民國紅白房地契。重令繳驗取稅。一紙一元未足也。猾吏又令其一畝一紙。稍有抗違者。則鞭笞繼之。更可笑者。縣官能繳驗稅十萬八萬者。則分潤之。且記功超升。政府課吏之法。亘古未聞。必欲使通國官吏。長國家而務財用。吾不

知今之巍然爲官者是大人乎。小人乎。吾不敢謂之小人。謂之曰。以利爲利。於是臨朐有狀官之事。泰安有爲已去之官。方鑄秦檜之像。長此以往。民窮財盡。難免不盡爲土匪。尤可異者。今之人一朝服官。則良心喪盡。日昨隣縣稅務分局。設於城外。被匪搶掠。司事五六人。刃傷仆地。屋盡焚。銀失。此視孔子廢焚之災爲尤重。有走相告者。局長但問傷財乎。傷財乎。到底不問久。蓋人死雖多。局長例不問抵。若少解一分之欺。則遲墮一日之官。是可慮也。予言未畢。客已垂頭而睡。蓋客亦亟欲得官以生財者。童子欲呼之。予謂不可。彼黃粱之夢未熟也。

### ●樹上開花

清時福州將軍滿員充之。兼管閩海關歲入甚豐。有穆將軍營謀此缺。由內監爲之向某妃闕說。須繳內費七十萬。先交十萬。到任後再陸續呈繳。名曰樹上開花。凡先買缺後交銀者。統謂之樹上開花。予曰。此四字用之他處。不甚切題。用之穆將軍。則切合典故。古有大樹將軍也。聞者捧腹。維時穆將軍貧甚。應交之十萬。亦無之。乃乞貸於親朋。丁師錫尙書。一生官癩。只有四萬金。性情慷慨。穆將軍間之借貸。言借用兩三月。即歸

還亦不明言其事。吾師素與之相契。卽盡付之。移於各處借湊。呈進十萬。得旨簡放到任。後數月病故。身後蕭然。尙蒙特恩著入城治喪。殊典也。人謂之樹上開花四字。易得人城治喪四字。字數相符。可以無憾。而吾師因此貧窶。懊悔難言。抱病而逝。遺妾出一子。方八歲。家中度日。先典衣。後典屋。尙書府邸。淒涼不堪。與予寓相近。師母乃屬予爲之籌畫。時年未滿四旬。舉止嫋雅。有大家風範。其呼予也。若婢僕之呼其主人。予謝弗敢當。曰。如師母乃世兄之母也。向後當呼予之字。嗣後相見。乃呼以字。予集合同年歲有所助。迨世兄成人。同年徐東海。乃委之一差。家中稍可支持。

### ●湯相國

江南湯金釗相國。爲諸生時。聞隣有貧而鬻女者。恐其墜於烟花。以金贖之。女之父無賴。也。又轉鬻於京師。輾轉入和珅府中。女貌美麗。和相寵之。女念湯秀才之恩。日言於和相。和相乃專函致江督。招致湯生。湯生聞而潛逃。江督覓之不得。乃復信和相言。此生不受提拔。逃匿遠方。鄉試亦不復至。迨嘉慶時。和珅得罪查抄。抄得此信。呈進於上。上曰。一窮諸生。乃有此骨格。可嘉也。乃密囑鄉會試官。暗記其卷。必中之。湯聞和珅旣

敗。乃歸應試。連捷入翰林。不數年位至宰輔。眷遇極隆。可見士子立身窮且益堅。一日登位方能建立事業。如湯相國也。

### ●素某

內務府大臣素姓者。先爲內務府郎中。正逢大婚典禮。一切器皿陳設。歸內務府採辦。至奏銷之日。先造草冊。其中浮冒已多。素某閱畢。問同僚曰。此中浮冒之數。諸君得之。可敷一生享用乎。咸曰足矣。素某曰。君等足矣。吾不足也。請將十字上加一撇。改爲千字。此項歸我。有罪吾一人當之。與君等無干。因此富甲京師。且由郎中洩升內務府大臣。日後風聲漸露。有人奏參。行將查抄。乃以巨款賄要路得免。僅予革職。家居無事。乃起樓閣。修園林。以大理石鋪地。紫肝碎石疊花徑。一切器皿。皆以銀爲之。至竈上之溫水鍊子。亦以銀爲之。吸鴉片則專購鹿作圖。(烟之至香美者)烟槍飾以寶石翡翠。每飯後吸二十口。用槍二十枝。都中極美優伶。爲之燒烟。燒成。插於架上。牀頭橫列。如綠營之槍架焉。夜則與羣優同寢。所最寵之優。王姓。美秀如處女。爲之娶妻建大房。無何風流病因之大作。小便一滴不能下。予論之曰。愛龍陽必傷其陽。此一定之理也。醫者又

誤投以燥烈之劑。用上等肉桂一兩。值五十金。煎成其香盈室。服至一月。其病益劇。有徐小香者。名優也。往視其病。勸之曰。行善則病愈。現京中米珠薪桂。飢民流離載道。胡弗發慈悲以濟之。乃予以銀券兩萬。俾其路逢貧民則施之。小香懷之。甫出大門。聞宅內哭聲已作。知其棄龍陽而歸天矣。年才五十餘歲。小香懷歎急走棄其業而歸姑蘇。故里易名留錢。爲其子捐一武職。而身爲封翁矣。聞素某歿於書齋。諸優伶繞榻而哭。予贊之曰。偉哉素某。不死於婦人女子之手。

## ●查二

查三。山西人。攜巨金至京。人呼爲三標子。(京師押金如土者爲標子)。自山西入京。西便門寓旅舍。跡足未入正陽門。一日之間。而功名頂戴。車馬衣服。人爲之料理。安協。蓋京師捐官。則西河沿金店司之。貼街之車。有大鞍。有頂馬。大驥。瓜子店胡同衣店。無衣不備。入京者。腰綰旣富。咄嗟立致。查三捐一部主事。擇日到部。綽綽然爲闖京官矣。連日宴同僚。宴同鄉。博優侑酒。駝峯猩脣。山珍雜錯。爲方丈之席。絲竹管絃。雅歌盈耳。爲卜夜之樂。客有傍晚入城者。則留之。暗使司門者隨到隨開。一次予十金。司門兵月餉。

不過二金得此重賄。無不樂爲。新年燈節。菜館甫開張。在龍源樓宴客。時有初生小鷄。曰看燈鷄。大如瓦雀。欲薦其腦。館廚加工烹之。曰美。再當一盃。食畢。謂館廚曰。是或豬腦。謂之鷄腦。質。館廚曰。請三爺驗之。果見厨中所割小鷄。盈兩案矣。衆曰。慘哉。而三爺。則大樂。時有優旦。曰彩珠。美妙無匹。前數年。紈絰爭風。幾成大獄。三爺愛之一日。呢語。曰。三爺青花大驃。爲京中第一。可羨也。乃並車贈之。無吝色。於是懷子之名大振。都中王公子弟。皆退讓。弗敢抗。十年後。家業蕩然。金錢裘敝。常徒步行街衢。乞貸於人。戚朋顧。惟彩珠憐之。送以小驃車。及衣帽數事。又數年。困窮而死。予曰。如彩珠者。綿袍贈范叔。尚有人心。美優多老。而無依。此伶定有厚福。生有一女。貌亦美。木商呂姓。富。有。貨。購。爲。妾。並。養。彩。珠。終。其。身。彩。珠。尚。有。義。子。木。商。亦。養。之。羣呼。爲。頭。爺。以。勇。字。形。似。舅。字。予。曰。彩。珠。當。爲。兵。丈。以。兵。字。形。似。岳。字。也。

### ●書吏

六部書吏之官。莫如戶部銀庫之經承。有史松泉者。家資數十萬。其取利之法。每月份省解鉅必有費。兼有解匯票莊銀券者。則仍暗存票莊生利。經承一任六年。則蓄積史

松泉未滿六年。以過被革。禁羈一年。釋出後。奉常自如。房屋連亘。院落數層。皆四面廊廡。雨雪不須張蓋。日日有美伶爲之燒烟。其酒食之美。尤異尋常。紹酒每樽百斤。或五十斤。陳過十年。而后開斟。醇如膠。甘如醴。飲至十杯。則醉如泥。而不作酒惡。醒解時。喉潤如酥。都中沿街酒帘飄揚。門牌華麗者。無此佳饌。饌有白官燕。以燒鴨絲加青嫩竹筍和炒之。以餉老饕。予可食一盞。又有自造南豆腐。鴨湯煨之上。加金華火腿細末。作紅壽字。鮮明不忍下箸。侑酒者。以匙送于口。乃食之。松泉既脫書吏籍。日與吾隣往來。予嘗見之。故相識。其門外安上馬石兩大方。巡街御史逼其拆去。丐于爲之緩煩。認修正陽門外石橋一丈。事乃解。故以盛饌相餉。且爲人慷慨。有倪太史淡圃。與之交。簡放廣西知府。貧不能成行。得其資助。乃之任。予以此重之。每逢投東邀飲。則欣然而往。又有國子監經承李秋賓者。自捐例開。捐官者必先捐貢監。每年照費計數萬金。官得其半。經承得其半。家故大富。予初不識。一日與郭虞琴表兄在戲園觀劇。開戲半日後。忽見有僕數人。攜豹皮坐褥。細磁茶壺。白銅光亮水烟袋。尚有一二優伶。擁一肥胖老者。登樓。少頃。年少名優。相繼上樓陪侍。園主人周旋殷勤。送茶點者絡繹不絕。虞琴瞪

目視之。聞予此何人也。曰。不知數日後。鄰家演戲邀客。此人在座。始知其詳。飯後吸烟。烟優伶代燒。彼則坐而吸之。詢之優伶。皆曰。此人老而好色。有姬妾數人。疲於奔命。患喘不能臥吸。予潛告優伶解諺者李靈芝。朱素雲。曰。我有句贈此人。龐然壓到葦花上。恰似吳牛喘月時。兩人笑不能仰。

### ●言儉

人能惜物。一生必可飽。煖鄉農背荷蓑籃。遇糞則拾之。遇一草一木則拾之。其家必兩餐能給。又見秋後收後。種陸積穗。俱在場矣。秋風蕭颯。樹葉紛飛。農子之勤者。編竹爲大笪。遍野拖笪而行。須臾盈笪。盛之以筐。負至家。積於茅檐之下。如櫛如邱。爲炊飯之需。爲冬烘之計。而以所獲粟杆鬻諸市。得錢以購布棉爲禦冬之衣。三冬熙然。一家宴如也。搢紳之家。有龍惜一絲一縷者。其享用必久。予見郭寅生外表兄。父爲中丞。簪綬累世。性極儉。一羊皮服數十年。家居著舊履。出門始易新者。一雙新履。予計其著十年矣。冬月燃煤爐。上有鐵蓋。不令火熾費煤。子弟亦謹聽。命曹殿撰未第時。課讀其家。生徒受戒責。市歸。曹公撥爐蓋吸烟。生徒一手拭淚。一手蓋爐。其家教可知矣。以故良田。

千。唐。大。廩。千。闢。子。爲。翰。林。作。一。邑。巨。室。蓋。其。家。法。流。傳。已。閱。二。百。餘。年。矣。世。亦。有。儉。不。  
中。禮。者。吾。不。取。焉。平。皮。王。宗。丞。保。之。京。宮。客。屋。冬。日。窗。無。片。紙。涼。風。颺。殿。頭。戴。風。帽。終。  
日。不。脫。且。曰。人。各。有。風。帽。無。須。糊。窗。予。謂。之。曰。昔。年。嫂。及。如。夫。人。均。常。戴。風。帽。鬻。蠻。掠。  
亂。粉。黛。半。掩。金。釵。翠。花。插。於。何。處。且。飯。後。偶。啜。熱。粥。香。汗。淋。漓。定。與。君。之。風。流。汗。相。浹。  
洽。矣。相。與。大。笑。京。師。人。聞。之。無。不。絕。倒。

### ●白誇

羊公自誇其鶴能舞。邀客觀之。而鶴不舞。王勃之父王福時。四子皆有文名。每對人誇之。韓思彥曰。王武子有譽馬癖。君有譽兒癖。王家癖。何多也。嘗有自誇其聞作者。對人誦之。刺刺不休。若蒲留仙遇之。必謂之曰。此等文字。只好向牀頭對婆子讀之。又有自誇其妻者。如安邱李侍郎。誇其繼室之賢達明敏。在婦人中所罕見。然不令其前妻之子入門。侍郎亦聽之前妻子在家。安分守己。自食其力。一日入京省視父母。不得入門。同鄉婉解無效。其子痛哭而返。此婦生有數子。皆夭折。日後侍郎夫婦老死都中。尙賴其長子扶櫬歸里。又有自誇其妾者。黃芝珊爲濟南太守。納一妾。對幕賓誇其美。幕賓

入見貌僅中人而蓮船幾盈尺咸退而贊曰美人也惟蓮船稍大耳太守訖曰不大已而自悟曰是矣予手掌太大每覺纏不盈握耳太守本翰林出身從此人呼爲大手掌有自誇其繪事者吾邑于襄黼爲內庭畫師爲人繪人物芭蕉頗得意予觀之曰君所繪女子貌似不貞男子則心似不正知君胸中有秘戲圖也惟蕉葉片片吾愛之吾久不得歸家鄉今日得見山東白菜矣有自誇其字者王侍郎覺生素有善書名一日爲人作字書畢頗得意請予觀之見其字體極長予曰吾鄉有一優曰面極長幾盈尺羣評之曰將其面從中一割恰好兩箇長臉君之字似之有自誇其收藏者端午節好古碑得六朝墓志銘二三十方列於書齋階前森臺如林予曰君遠制矣御城之內不得立墓胡有葬葬於此者有自誇其道學者山東傅五星以進士爲京官侃侃然講程朱之學一日爲其壽辰同寓者賀之並索酒食傅公曰凡人子生日卽父母者日吾達此日不飲酒不茹葷同寓者默然而退迨日將西落聞其命僕駕車着新衣冠登車而行陳羣從圍坐相見大笑痛飲而歸又直隸一儒者曰王鑑可章甫縑披規行矩步自解

大儒設帳於家。生徒濟濟。口講宋儒躬行實踐之學。並自言深明易教。一日正講乾坤二卦。曰乾道正則坤道自順。其夫人自內出至窗下。醫之曰。王錫可我看。你今日敢吃飯否。我席後有錢一串。你竊去私與大丫頭幹得好事。大儒面頰猶低聲語諸生曰。婦人之言。未可盡信。此事與國初毛西河懼內正相同。西河講漢學。得博學鴻詞後。授徒於京寓。生徒數十人。一日正在博證遠引。其夫人出至窗外。曰。學生們勿信毛大可之言。昨日爲此一節書。陳書一榻。翻閱半夜。今日又充博學。西河曰。考據之學。全在查書。婦人之言。不可聽也。兩事相類。

### ●慈姑娘

都中羊肉極肥嫩。宰羊者皆回民。不敢自宰。必待老師父宰訖。予以資數十文。乃自行體解而鬻之。其教規至嚴。篤信甚深。回教不食豬肉。京師閩巷。羊豬兩鋪。相間而設。卽不比鄰。亦隔咫尺。若有意相逼。回漢不和。以此。冬月多喜食燙羊肉。炮羊肉。或火鍋。燉羊肉。皆美。戶部街有五香醬羊肉。以盒盛之。行千里不敗。夏日則燒羊肉。其湯濃腴。大抵皆食绵羊。不食山羊。其白煮者。曰羊膏。亦有羊雜。以深溝胡同所鬻。爲美櫻桃斜街。

妓寮有妓曰富琴。善作羊肉包。中插葱一段。將登筵則拔去。不見葱而葱香自在人號此妓爲葱姑娘。有葉員外昵之。納爲妾。予尙至葉家飲酒。飽啖一次。戲撰一聯。以葉與葱作對云。才子一身輕似葉佳人。十指細於葱。趙殿撰爲書之。送入內房。此聯大蒙佳人賞鑒。過數日。又餽羊肉包一拌。以餉老饕。

### ●紅玉

紅玉者京師歌妓。美姿容。名噪一時。善歌又善謔。工部同僚常聚飲其家。臨清孫主政藍田。同僚呼爲藍田哥。紅玉則呼爲爛甜瓜。因之此名大振。曹縣曹郎中晚宦。紅玉則呼爲曹搗亂。名亦遂振。曹公一日下署。偕友至其家。脫官衣於其榻上。他人所佩荷包等件。皆以玉爲壓。曹則用博山料貨。紅玉指之曰。你們看曹搗亂這塊料。衆大笑之。蓋這塊料三字。京師謔語也。工部書吏王維寅。雄於財。以二千金買爲妾。同僚大失所望。與予相商。曰。王書吏維寅。爲吾輩屬員。奪衆人之所好。可恨也。君能令其暫讓我輩。一見紅玉乎。予曰。有一故事。與君言之。膠州高南臯夜夢司馬相如來拜。第一日得漢印一方。曰司馬相如。秘藏之。不以示人。時南臯爲揚州鹽大使。德州田山菴爲運司。索觀

此印意欲奪之南臯曰生平不能與人共者山荆與此印耳若王樹更以此言相答可奈何諸君只好各抱單思病而已一年後聞紅玉學生二子予曰小杜詩云狂風落盡深紅色綠葉成陰子滿枝諸君單思病愈否戚曰愈矣

### ●詩鐘

張文襄以宰相入樞廷。寓十刹海樓房。夏日湖水澄綠。荷花萬朵。日集諸名士作詩鐘。所傳詩鐘。鈎心闕角。巧妙無倫。時正手定學堂章程。刪訂五經。人謂之孔子復生。予曰。孔子及張公亦可爲詩鐘。詩曰。心傾東魯三千士。首解南皮二八年。（張南皮人十六歲中解元）泰安傅主政庚和以御史十刹海作詩鐘。五夜寒燈焚諫草。一湖明月照荷花。亦覺自然。又記孫茂才玉相。以欽天監優孟爲詩鐘。能尊舊歷爲新歷。還以今人作古。人又李生飴蓀以鵝片烟詩鐘兩題相對。異香每向燈前撲。佳句還須飯後成。齊州童子王達成。以風及火車相對。飄飄無影更無臭。軋軋見輪不見蹄。幼稚吐屬亦有意致。又歷下張右庭孝廉詠孔明轎車云。三分漢室龍猶臥。十里太行馬不前。又詠虫豸妓女云。蚊蝶頻來花似錦。鴛鴦並臥樹搖錢。又詠石頭弟妹云。人在山頭夫可望。草

生池上婦同遊。又詠圓魚美人云。躊躇出水全身綠。窈窕迎風兩頰紅。又詠蘇東坡驚  
鶯云。月白風清遊赤壁。佳期幽會仗紅娘。又詠洋人蟹共和剪髮云。強寇眞如長尾蝎。  
華人半是禿頭驢。予阻之曰。駕到自家可以已矣。乞罷詠。張孝廉曰。尙有難題。請君詠  
之。以二喬姊妹對頭髮。予詠曰。遙望三吳懷二美。全憑一縷引千鈞。

### ●蠻蛟龍

戊辰冬于學使建章吾師也。按試萊府試濰縣卽墨之日。題爲蠻蛟龍。閩揚士子齎甚。  
予在堂號草草完卷日尙未西。將交卷後。有牽予衣者。回顧之。其人以卷面示予。乃術  
案首江姓。低聲曰。次第詩皆有。惟首篇一字難著。若被黜。有死而已。君盍教我。予惻然。  
乃急爲作三百字一篇。亦不佳。予與江皆入泮。歲丁巳。兩人皆年邁古稀。彼此相見各  
道爾別。江之親我。如我老妻可笑也。戲占一絕云。前生總是訂因緣。館院相逢笑驟然。  
倩我捉刀三百字。爲君延算七旬年。此次曹殿撰以縣案首入泮。彼此相戲曰。同案後  
得科第者爲蛟龍。不然則是矣。予幸不爲是。此外劉伯興。劉蘭陔。登賢書。予嘗呼爲蛟。  
及試歸高諸縣。題爲龍生焉。濂新生相慶曰。幸而免。予曰。幸而免。原有此諺。王姓行七。

者曰幾。幾乎王姓行九者曰幸而免。恭喜諸君皆爲王者七王者九矣。

### ●京察記名

京官凡得京察一等記名者。無不簡放府道。惟旗員之目不識丁者。軍機大臣皆知之。不得簡放。每遇道府缺出。軍機呈單請簡。太后皆詢應放何人。大臣卽口奏曰。某人可放。常有部院候補者。久不得補。京官實缺。堂官卽與軍機大臣抗爭。曰。吾部中胡不速放一二。不數日見缺卽放。其效如神。予記名時。首蒙簡放。此後或一日放一人。或數日又放數人。予對曹殿撰曰。今日京察外放。如吾灘所云。開了蟹子包。曹曰。君是頭蟹。予曰。項甲是頭蟹。

### ●鑽營

有一翰林善鑽營。真由京察放美缺。先拜許相國爲義父。許故後。又拜梁相國爲義父。翰林之妻貌甚美。時出入相府。值梁相國壽辰。親餽朝珠。葱指纖纖。由懷中揣出。爲相國挂於項上。都人爲詠七律一首云。當年相府拜乾娘。今日乾爹又姓梁。赫煊門庭新。吏部娶涼宅。第舊中堂。郎如有貌。何須妾。妾不害羞。只爲郎。百八。牟尼。親手挂朝衣。猶

帶乳花香。又一翰林先拜陳相爲義父。相國之母死於京。翰林晝夜喪。後又拜許相國爲義父。遣其妻時入相府請安。一住數日。都人爲撰一聯曰。昔歲入陳庭苦枕塊昭茲來許抱衾與稠誠雅謔也。

### ●滿漢歧異

京師各衙門三年一屆京察。每實缺七人。例保一等一人。翰林院編檢。惟南上兩齋行走者。及清秘堂撰文者。充國史館差者。得保一等。此外則論資格。以故屆京察之年。或編檢有在家者。則在京之編檢。與有交誼戚誼。飛函召之入京銷假。裏人數多則一等。多六部滿漢員缺。吏戶禮兵刑五部。人數大略相等。惟工部則滿缺九十餘。漢缺只十八。正途到部須十五年後方得補缺。而主稿行文。則漢人任其勞。漢人之向隅久矣。有四川趙亮熙以進士分工部。十八年補主事。人謂之苦守寒窓。王贊川。趙公寫作俱佳。放試差二次。六七年不得升員外郎。尙書潘文勤。乃與趙公同出重黃。予一年。考員外郎。請其告休。乃讓一缺。趙公始得一等。簡放知府。而滿員以二百金捐一筆帖式。不數年。浮升工部郎中員外。外放府道。浮升撫藩矣。滿漢之不和。以此。齊光緒間各省府道。

滿人居大半。督撫亦滿多於漢。且滿占優缺。漢則瘠缺。此革命之所由起也。然滿人以不多識字之故。而性情篤實。予在京二十餘年。吾家相第。原在太液池西。四面皆滿人。比隣往來。相交至洽。相信甚深。男女相見。如一家人。不若漢人之隔閡也。賀年必入內宅。祭杆子必請吃肉。吃肉時。入圍內正房。上炕盤膝。婦女捧肉而進。坦坦焉無嫌疑也。此殆滿洲古風歟。今日清廷讓位。滿人無產。新學在位。清語人不得造等。窮困之狀。殆不堪言。翹首北望。爲之黯然。

### ●師生

旗人作官。必聽門政指揮。其發財亦賴門政。卽罷官歸來。所有家私。統歸門政掌摺。門政吞剝。富於主人。吾師嵩文恪故後。子尙幼。數年後漸患貧。渴夢華偕諸同年。爲之清查。勒令門政獻出帳簿。一一稽核。計應存二十萬金之產。不令門政管理。存案於順天府。交帳簿與如師母。按月由某當店某票莊支用。母子賴以存活。至今府第及半畝園。(鴻雪因緣所載)猶巋然存也。又宗尙書故後。家業漸落。寧仲山尙書。其門生也。率同年爲之清理。至今產業尙多。緣漢人得科名。兼難知遇之感。終身不忘。年節必公瞻老。

師。且送酒席於師母。三節皆往拜節。且有節敬門生外放歲有炭敬師有過則規勸未見有相奏參者。有清一代師生之誼獨厚此亦科名之佳事也。

### ●黑手套

共和以來馬蹄袖如海龍貂皮等物不得着矣。老年手冷苦無善策。見舶來貨有絨手套分白黑兩色。友人贈以白色者。予謝之曰。手似春葱者應著白色。老夫非纖纖不宜著。乃購黑色者著之。十指大如椎。又復黝黑。人皆笑之。予曰。我題以詩句可以掩醜。詩云。數載含仇志可哀。曾聞三晉有奇才。昂然一士橋邊立。握手纔知豫讓來。此仿唐張祜詠黑婦人之義。其詩云。黃昏不語不知行。鼻似烟窗耳似鑑。獨把象牙梳插鬢。崙崙山上(山石皆黑)月初生。形容黑字可謂工妙。其詠白美人曰。一朵能行白牡丹。尙覺尋常。

### ●翟文泉

吾萊府翟文泉云升先生學問淵博。字學尤精。所著隸書一卷。考據精詳。堪為後學法守。其收藏之富。誠不可及。又撰韻字鑑一書。實為山東末學之津梁。大抵山東口音太

重讀平上去入。不能盡叶。詩句每多失占。自有此書。一翻閱而自知。予主陵縣三泉書院時。其縣六十年無科第。生員文字有極佳者。惟詩多失占。乃令其各購韻字鑑一部。教之翻檢。秋遇鄉試。遽高中。周遇盛一人。閩縣狂喜。文泉八分書。筆力健勁。山東桂未谷爲第一。文泉當爲第二。何以知之。京師琉璃廠所賣桂書聯。值十金。翟書聯。值四金。至鄧頑伯。字非山東人。應作別論。文泉下款云升二字。遠視似三叔。故吾鄉羣呼爲翟三叔。予不敢也。人間故。予曰。文泉與先伯祖文惄公同案入泮。相契至深。其隸篇一書。先文惄在京序之刻。之風行海內矣。予當稱文泉爲太世叔。人多解頤。

### ●文人標榜

剃頭匠亦有解文義者。濰郭宅街有一剃頭鋪。乞予撰聯。且送宣紙來。予書曰。職養共和學佛門。祝髮名爲待詔。代文士修容。此聯一懸。文士咸來剃頭。日不暇給。予笑曰。此亦如唐張祜聞妓女端端大名。往訪不見禮遇。乃作黑婦人詩以貶之。從此門前冷落。車馬稀。端端大悔。急延之。欵留數日。張復作一詩。新得驛騎跨繡鞍。春和坊裏取端端。揚州今日渾成錯。一朵能行白牡丹。此詩亦尋常。而車馬又盈門矣。乃一時文人互相

標榜之風耳。

### ●同胞

共和以來。咸曰五族同胞。五族者。今所謂漢滿蒙藏回也。同胞二字。由於北史齊昭帝詔曰。長廣王。漢人雄之望。海內瞻仰。同胞共氣。國家所憑。又西銘民吾同胞。物吾與。查親若同胞。漢人自昔有之。明初灘邑兵燹後。子餘無幾。乃遷他省之人。俾居灘邑。其同村遷來者。人口無多。彼此相依爲命。親如骨肉。舊傳崔蔣唐田爲一家。苟陳爲一家。雖各仍其姓。而親如同胞。數世不結婚姻。古風之厚也。吾先人則官留灘邑。自爲一陳姓。非苟陳也。然閩邑陳姓實繁。有自昌樂遷來。曰房氏。陳有願連宗者。曰附支陳。皆世有輩次。爲兄弟。爲叔姪。釐然不紊。二百餘年矣。且同姓不爲婚。吾灘謹守此禮。此外各縣。王王氏。李李氏者多矣。合肥李家。原系寒微。李李氏居多。既有貴人。刻硃券時。乃避此嫌。改爲李季氏。人皆謂貳其外家戴花翎矣。予曰。統兵大員。以五品頂領印劄賞人服見也。奚足怪。舊例巡城御史尚有此權。其緝捕勸督之武弁。予特賞之。旋見其轎輶水品頂藍翎。前來謝獎。

## ●五城

巡城分五城。曰中東南西北。自禁城外割界至大宛兩縣之外郊。專管緝捕盜賊。戶婚田產錢債等案。京師證云。中城曰子女玉帛。東城曰布麻絲粟。南城曰商賈行旅。西城曰衣冠文物。北城曰姦盜邪淫。予巡中城。非如左傳所云。子女玉帛。則君有之。並非美缺也。其地多珠玉綢緞等肆。且有如唐時之教坊優妓。以故既奉命巡城。遂不得冶遊。岸然以道學自居。然亦有可施之德政。戲館妓寮最懼者。因爭關封門。封門後。車馬冷落。姑不待言。迨訟事畢。呈請啓封。吏役需索無饒。予則懲其爭鬪之人。而不封其門。恐此輩一日不得食。則濫而爲匪。以故優孟衣冠。輦前窮究。頌余德政。不置抑可笑也。

## ●念秧

京師盜賊。尚可緝獲。惟小侶（卽念秧）無從捉摸。蹤跡詭秘。巧術百變。其師教至嚴。得物先呈其師。如割辦繩。不准割人髮。竊眼鏡。不准割眼鏡盒。過有勢之人。失物向捕頭嚴索。則原物歸還。竊物後必靜聽數日。方敢變賣。一日。衆小侶謂其師曰。師之術精矣。某中堂面戴墨晶眼鏡。能竊之乎。曰。能竊之。又能還之。一日中堂退朝至宅。甫下車。小

侶師上前小跪請安。掇其眼鏡飛行無蹤。中堂震怒。諭捕頭還我原物。尙欲一見其人。不之責也。勿懼。第二日黎明方辨色。中堂至東華門外下車。其人又上前請安。曰。送還眼鏡。中堂方將細視其人。第見眼鏡在車前轔上。其人已入人叢中。人多如鯽。不能辨矣。此特顯其手法之敏捷耳。非欲發財也。小侶在人後。惟同行朋友可以衛護。若塗人多言。必思報之一。日有鄉人騎驢過西長安街。驢上轔套儲重物。小侶隨後摸之。官宅大門前立一女僕。見之曰。騎驢者小心。一回顧間。小侶已遁過數日。女僕告假回家。頭戴銀首飾。手擋衣包。小侶於宣武門外叢人中。將女僕捉住。大聲曰。此吾妻也。久尋不見。不知淫奔何處。拳揮之。足踢之。拔去首飾。奪其衣包。恨恨曰。不要此婦矣。僕婦受驚急不能辨。而小侶已逃遁。僕婦乃向塗人泣訴。咸曰。汝早不明言。咸以爲丈夫打其淫婦。外人不便多事也。

### ●民軍之難

自共和告成。五年於茲。袁世凱復稱帝於燕京。改元洪憲。不逾月。滇省獨立。蔡鍔率義師北伐。袁氏遣兵禦之。丙辰春。黔桂浙粵。響應滇軍。孫文適居正朱齊青率東北軍赴

山東將至濰。有賣人如鄭弦高者。自青島歸。密告陸軍。言東北軍與日人勾結。將乘火車至濰。陸軍乃戒嚴。初三日夜。民軍下車。先攻南門。陸軍登陴禦之。互相轟擊。民軍遣一隊入東關。陸軍之駐城外者。馳往巷戰。民軍敗走。蟄伏於火車站旁。初四日夜。城上下鑿戰。如昨。黎明砲聲頓息。有日本兵官岡田叩關而入。密與陸軍商。說。息戰讓城。風傳行將立約議和。自此以後。無戰事。關約定民軍入城。不勒捐。不擾民。此約終未宣布。而城門屯塞。將近一月。無論米糧難得。卽河水亦不得汲飲。故予有句云。城外河流甘似蜜。街頭井水苦如瓜。四門嚴閉交通斷。一月詩人不飲茶。卽謂此也。斯時邑人窘困難言。聞有議和之信。喜甚。至廿四日。陸軍全隊出城。駐北鄙觀莊。縣官隨之而去。邑父老乃懼。迎民軍入城。計其人數。不過四五百耳。只有洋槍。並無大砲。入城之後。又恐陸軍之衆。而殲之。乃募兵自衛。於是遊手好閑之人。盡入營伍。而爲兵。所需糧餉。槍枝馬匹器皿。責濰紳出資供給。稍有遲誤。則綁票以強索。閱八九月。已勒去百餘萬元。省憲知濰人之不堪命也。乃委曲同豐前來編練。由省給餉二十萬元。而居正懷之而去。仍仰給於濰。其僞旅長王貫忱尤兇惡貪財。先以兵力攻趙仲玉。而奪其旅長。繼又擊押

紳士勦索巨欵。奉調將行。縱兵搶掠焚燒。然後西行。至省後。卽嚴拿槍斃。省僉都朱舜青。亦被監禁。此亂事之大略也。

### ● 捏匪

咸豐辛酉捻匪任柱飄汝光擾及灘縣。先聞匪在曹兗一帶。灘卽練勇備戰。四隊四關。各有團長。吾家中丞公雲谷爲總團長。二月二十二日。匪逼賀郭近村。傾城鍊勇出擊之。鏖戰于三里莊。計城關之勇。約四千餘人。賊匪十萬餘人。寡不敵衆。交殺半日而敗。邑人陣亡者四百餘人。傷賊亦數百人。匪之銳氣少挫。蓋入山東以來。橫行無阻。官兵尾其後。不敢擊。及受灘人之猛攻。實出意外。羣匪不敢久停。恐灘人再與續戰。乘夜東竄。而灘城關得以無恙。是役也。吾三胞叔叔康公吾堂伯綏鄉太守公以領隊爲前鋒。皆死焉。事後。濱州杜侍郎翹奉命來灘督辦團練。奏請優卹陣亡將士。均聚飭建專祠。或給予世職。祠在文廟之右。地方官歲時致祭。綏鄉公諱介眉。原任歸德府知府卹贈太僕寺卿。世襲騎都尉。叔康公諱介。封卹贈國子監學錄。世襲管騎尉。

### ● 老歸

濰縣東關九曲巷相傳有一物。夜則出。蹠跚而行。或當道。盪然而臥。體大如盎。有毛似刺。不傷人。不爲祟。俗名之曰老蹠。予曰。此彙也。彙即蜎。晉書桓溫傳。面如紫石稜。蠶作蜎毛碟。又爾雅。彙毛刺。註今謂之蜎。狀如鼠。毛似針。今京師謂之財神。九曲巷貨棧比櫛爲一縣財物所聚。前數年明火大盜入。則迷賴有此多年神物耳。然則白晝藏于何處。曰。此必有窟。窟亦不必大。蜎善縮。西京雜記。元豐二年大寒。雪深五尺。鳥獸皆死。牛馬皆踰縮如蜎。蜎縮其身。伏于窟。故白晝不見。爰告鄉人。夜或遇之。切勿傷害。京師以蜎爲財神。極有靈驗。前已詳紀之。

### ●狐

聊齋閱微草堂多言狐。濰不多見。惟城上文昌閣旁建有砲台。深數丈。太平日久。無強寇攻城之事。故久不啓用。廟祝輩。言狐穴其中。不見形。不擾人。夜靜月明。間聞作人言。爰加敬禮。朔望則焚香奠茶。閣內儲火藥極多。五十餘年。未曾炸燃。或賴其保護歟。輩姓貧寒。以割鷄爲生。歲蓄數十隻。未曾被噉。間有邑人赴廟燒香。亦以燒鷄熟鷄子。供于洞。夜則饗之。或小兒竊食。夜必隔窗告其家長。故無敢竊食者。輩姓子孫衆多。坐

食無策。擬入京人省謀生計。爲文祈狐判示。文置于案。翌晨視之。見京字上加一東字。乃率赴東京學。日本言語文字歸國後。在青島日署掌文牘。由是家計饒裕。歲久生育漸繁。洞不能容。城下有閑房一所。孤分居之。丙辰年。東北軍踞城。兵七七八人。夏日寢其內。藉乘涼爽。夜則互相手擊。若顙瘤然。面目盡腫。曉則鼠竄矣。以匪軍之强悍。而見懲於狐。狐殆爲灘人作不平之舉哉。

### ●楊孝廉

灘邑楊蘿軒玉相。予姻丈也。爲名孝廉。不求應。仕家貲鉅。慷慨施濟。鄉黨稱爲善人。邑中讀書者衆。童試逾千人。縣署不能容。乃捐萬金建試院。規模宏大。別置市房數十間。以租金爲歲修之費。士子歌頌。至今不忘。又創牛痘局。每屆春日在宅內開施種場。經貢而至者。日以百計。邑人得其傳。相沿至今。歲歲有施種者。實先生爲之倡也。先生享年七十有三。歿後。閣邑徵請入祀鄉賢祠。私謚文惠。至今子孫猶安居樂業。無蕩佚敗家者。先生在日。予年十餘歲。以姻戚時至其家。見其身僅中人。白髮下垂。和藹可親。握手遍觀園中梅花。鹿七八頭。仙鵝三四隻。鹿濯濯白鳥鵝鶴飛走于茂林修竹。

之而兩門常啓。遊者不分賓主。始恍然于靈台一詩之微旨焉。

### ●學禮

文武生入泮。俗例有餽。教官學禮。即古束脩之義。其後相沿。失其風意。有勒索至千百緡者。予家三世爲教官。仍守古禮。聽其自行束脩而已。濰邑文、武學額最廣。每逢院試以後。教官勒索學禮。擇肥而噬。慾壑難盈。笑柄綦多。邑人丁六齋善寶。官中書舍人。予姑丈也。極傷世風之不古。常思有以維持之。將慨捐二萬緡。發當生息。以三年息金六千餘緡。爲入泮生餽。教官學禮。一以保司鐸之體制。一以爲寒士之資助。稽盤之滋味。不無芹宮之清德。常存誠美意也。六齋詩云。不惜金錢倡大義。殆卽謂此。未及舉辦。六齋捐館。歸嗣星甫中表。竟成其先人之志。士論翕然。迨科舉停止。乃以此二萬緡子息。移辦繼志學校。養士百餘人。成材甚衆。近年民國官吏。多藉創辦實業爲名。檄提各縣學款。以爲資本。不數年。旋報歇業。乾沒自肥。如濟南之造紙廠。機器磨房。烟台之商業銀行。其弊不可勝言。去年有官立華豐公司紡紗局來。提此二萬緡。聲言照當店加息。邑人竭力抗阻。幸未撥去。人謂官場多貪吏。吾謂官場多念秩。如聊齋所記之念種。不

情。自歎其身以媚人而騙財。惟不好淫者。不墮其術中也。

### ● 姜侍御

姜侍御續娶爲王氏。有嫁貲鉅。入門以來。用度浩繁。數年貲罄。王氏不能食貧。不免詬誣其夫。反目者日數次。侍御聞樞廷。王爺有百萬之款。存匯豐洋行。洋行司事與侍御相契。乃秘商一計。令侍御奏參王爺貪汙。存儲洋行者數百萬。上命大臣率侍御往資洋司事。乃暗改帳簿。將欵支出。入于私橐。王爺敢怒而不敢言。迨查無實據。侍御以謫參革職。洋司事分給侍御二十萬。驟得鉅資。乃新市房設庖廚。以悅婦人。予見祖徵草堂記。有家貧年荒。婦人自鬻其身以養其夫。今侍御自鬻以養其妻。正作對。比鄰人贈一聯云。辭却柏台衣無縫。安居華屋家有牝雞。夜以洋色寫于磚壁。洗之不能去。予曰。此如癩賊面上之刺字也。然刺字一事。亦須有仁心。予審癩賊。只令刺空字。不刺真字。俾少受疼痛。殆亦古哀矜勿害之義也。曾見兩城滿漢御史。爲此癩字。相與爭論。此曰宜正寫。彼曰俗寫亦可。爭論不已。復剖賊之肉。而改刺之。迂儒任事。貽笑蒼生。一旦舉國之鈞。必將首封建。復井田。或創新法以亂天下。如王安石其人者。

## ●南人北人

地限南北。風氣各判。人物亦殊。蓋山川鍾毓有不同也。嘗見公車北上時。南人則輕舟揚帆。導江達汝。舟中明窗淨几。筆硯燉陳。其人安靜如處女。淡雅如尼姑。北人見之。唯恐浼之。北人則坐大車。下鋪山東棉布十餘捆。席棚高捲。驥驥齊駕。風塵僕僕。輾轉馳驅。其人則身高八尺。南人見之。惕慄生畏。長安道上。運糧河邊。心焉數之。熙來攘往者。如繪也。至論文字。北人不遜于南人。王夢樓以江南名元。志在會元。則三元可操左券。會試榜發。其時關防嚴密。必待榜發而後知之。夢樓奔至榜下。急欲先看榜首。前有一人身體巍然。高與榜齊。夢樓身僅中人。爲此人所蔽。急呼曰。吾兄定是山東人。請往後看。或有尊名。其人曰。兄弟是第一名。夢樓嗒然若失。蓋會元爲諸城王克疇也。夢樓僅得中式而已。又光緒丙子殿試。浙江馮文蔚。素有善書名。大卷白摺。字如美人簪花。自命不作第二人。想泊鴻臚高唱。第一人爲灘縣曹仲銘。南人心頗不服。及電試策懸出。見其筆力健拔。一氣貫注。南人舌挢不下。嘆曰。是真山東吃餛頭者。吾輩瞠乎後矣。是科遇以第三。人及第。能作楷書。不能作大字。視仲銘有大巫小巫之別。予謂仲銘作擘

寡大字筆力之健精神之充爲有清狀元第一人。南服人所書。如少婦出門。儘力妝飾而已。清代南北不和以文字。今爲民國南北不和則用武力。共和云乎哉。

### ●爆竹

濰邑善製爆竹。其聯而長者曰鞭。其單響者曰爆仗。冬至後陳于市。遠近來購者。車載擔負。絡繹于道。歲入資一三萬緡。鄉農耕作餘暇。掘地室以向陽。集婦孺而製造。冬間鬻出。以備禦寒度歲之衣。兼爲春日儲糧之計。千萬戶不虞凍餒。賴有此耳。自洋人督居濰邑。此項生意大減。蓋爆竹一物。藉以驅邪祟。驚風鬼。除夕用之。以祓除不祥。所謂爆竹聲中一歲除。自古已然。洋人入中國。中國文人達官。以友誼相交。呼之曰外國人。至鄉民無知者。羣呼爲鬼子。愚民既多。鬼子之名遍天下。于是官吏腦中印有鬼子二字。畏之如虎。恐爆竹之驚鬼也。嚴禁然放市中寂寂者數載矣。然其響雖絕。其物仍列于肆。考其燃料。係以硫黃硝炭礮細。裹以堅厚之紙。前數年硝黃之來。商人販之。領官照採運。貿易頗盛。自入民國。匪黨四起。陸軍部恐鄉民竊以硝黃接濟。乃歸官局專售。濰邑于是設硝黃官局。總辦督其事。總辦即君煦丹。子同鄉也。喜作詩。屬予作硝黃兩

題此題頗難考。筆勉應之。詩不能佳。藉以講考據之學可也。硫黃詩云。坤陰更生便包  
陽。博物淮南記最詳。應向華清池畔採。溫泉下有熱硫黃。硝。詩云。硝出河東。滌水濱。明  
如鹽屑白如銀。陽光一射隨風化。香粉和脂媚美人。

### ●水仙

水仙花出于閩地。相傳兄弟分居。兄強弟弱。盡以不毛之地與其弟。此地忽生水仙。一  
年一着花。留其本不再著花。由此致富。天相之也。其兄嫂移植之。則不生。以膏壤易其  
地。亦不生。一鄉歎爲奇事。今不知此地屬誰矣。凡花木皆有種。惟水仙獨異。謂之仙宜。  
哉。有戲栽于盆內。貯水浸之。置之唐花之室。或春煖晒之。葉高一尺。花大如掌。香霏盈  
室。三四日即敗。苦不能久。由催花太急也。宛平梅李處潤含性愛花。尤愛水仙。冬日培  
養千餘頭。置之廳事。春初花開時。燦爛一室。其式有如螃蟹者。有如傘如扇者。夜臥廳  
中。時夢有仙女如雲。風鬟螺黛。稿袂湘裙。旋繞花叢。笑而不語。亦不近李康之榻。醒則  
不見。但聞衣香馥郁。與花香相氤氳。夜夜如是。若與友人同室而睡。則不復夢見李康。  
向人言之。人多不信。一日有一羽士。與孝廉相契。同室而臥。夢適組同。羽士道行本高。

人始信其言之不妄。謂李康身有仙骨。故湘妃洛神。惠然肯來也。予在京時。友與予言之。始信陳思王渡洛水而見神女非子虛島有之事也。

### ●說餅

吳均餅說。五代宋公至長安。約程季公曰。今日之食何先。季曰。臣當此景。惟能說餅。蓋北方人家日食。以餅爲先。有客到門。留與共食。惟餅易熟。故北方諺云。餅弓單給皮棉紗。單餅薄如紙。麪一斤可作餅十六七枚。其大徑尺。若再薄。則上有小孔如紗。又多出數枚矣。皮棉者。須油拌乾麪和而爲餅。取其形似而已。此外如東坡春菜詩。碎點青蒿涼餅滑。似北方之菜餅。荆楚歲時記。人日食煎餅于庭。謂之薰天。煎餅北方亦有之。不專用麪。磨雜糧爲之。又東坡赴人家食餅。極酥而香。翌日又自至索食此餅。食畢。問此餅何名。對曰無名。東坡笑曰。名之蘇餅可耳。撮酥爲餅。北方人常食之。老年齒落食之尤宜。

### ●肝

世說補。閔仲叔家貧。不能買肉。日食豬肝一片。屠者或不肯多與。蓋肝爲美味。惟馬肝。

不可食。史記文成食馬死耳。又漢書狼因牛傳食肉勿食馬肝。未爲不知味。羊肝最美。京師冬月炮羊肝下酒。一人可食一全肝。古人亦有嗜之者。魏書辛少雍傳。祖父紹先性嗜羊肝。常呼少雍共食。及紹先卒。少雍終身不食。豬肝。灘邑以之煮湯。其味清醇。京師則豬肝。豬腸兩項合烹。或以作天官賜福。乃以豬肝腸肚。加江瑤柱。帶湯蒸之。爲下飯之餚。吏部廚所作爲美。故名。閔仲叔爲安邑人。屠者不肯多與。安邑令又欲日日餽之。或其地所賣豬肝。更有異味歟。仰止高人。兼流饑涎。

### ●桂

北方桂花。都非原本。皆以柚根于夏日接之。柚非橘柚之柚。北方有小樹葉似桂。本粗如拳。接後三五年。卽成叢高。可與人齊。瓦盆不能容。以大木桶實土栽之。濟南家家有之。當科舉時代。以登賢書。比蟾宮折桂。此事蓋起于晉鄧艾對策。爲天下第一。猶桂林一枝。及張蠻詩。鄉俗稀擗。桂爭來問月宮。予見濟上士子家。大比之秋月輪。將圓。桂花正開。秀才提籃出場。行至家門。剝啄一聲。內有嬌聲問曰。出場乎。外應曰。出矣。少婦開門。先將桂花一枝。親遞郎君手。嫣然同笑。而后入室。婦爲手斟狀元紅酒。滿飲一盃。外

府舉子寓其院中者。第豔羨而已。每屆榜發。歷城中式者。獨占多數。予故戲謂友人曰。應試者須帶家眷。友人笑不能仰。淮邑遠年。桂花爲珍品。咸同以來。家家金粟盈庭。鄉榜中式亦最多。咸豐辛亥中十三人。迨光緒壬寅中五人。蟾窟露香。幾遍淮陽城闕矣。今科舉已停。桂花雖多。正如清代進士舉人付諸無用之地。存之以備一邑花樣而已。此段寫畢。被講學家見之。曰。科場視文字之優劣。彼草木鳥有靈哉。應之曰。自古柳汁染衣。芙蓉及第。李固夢生松而爲相。邵武視結構而紀祥。(邵武郡庭有榕一株。祝寶之多少以占登科出通志)。此豈虛語哉。况芝草挺生。麥穗雙秀。爲國家之瑞。胡謂草木無靈乎。

### ●李香君

孔云亭所撰桃花扇。末言侯朝宗李香君在金陵棲霞山。被祖師指引。分男觀女觀以修道論者。成謂云亭託虛無寂滅之詞。作爲完結全書。以朝宗爲統誇子弟。以香君爲烟花女流。烏能清淨修真。成白日飛昇之仙哉。予謂不然。非世人再見于百年後。必不信也。一歲河南鄉試房官午夜假寐。夢一縞袂湘裙美人。率蹤而入。向作道家禮拜。狀

時仙風撲面。精神一爽。急問何人。曰。妾李香君也。桂花香一卷。千萬留意。房官本喜閱朝宗文集。正欲詢之。候不見人。乃檢試卷中詩句。果有桂花香句。文亦清通。急呈薦得。中揭曉。乃知爲朝宗之孫。房官乃詳言其夢。見人輒誇。曾見李香君。若爲生平第一得意事。予謂朝宗爲河南文章巨手。明社已壓。入山悟道。旣聰明絕頂。自能參透仙機。香君身居青樓。只識侯生一人。破面灑血。毀容保貞。定情之扇。手持弗捐。天性烈。迥異恒泛。一旦投入空門。守真悟偈。身爲列仙。夫復何疑。此事小說詩話。有紀之者。予乃繡以抒論而已。

### ●賈侍郎

黃縣賈侍郎允武。文端相國之父也。與予家爲姻戚。侍郎入東闈應試。夜靜垂簾。向外講思。忽一婦人。寒籠一望。曰。差矣。侍郎胆大。自問無愧心事。坦然不懼。急出追之。曰。爾尋何人。必告我。能爲爾排解。婦人曰。尋我夫。將索其命。問有何仇。曰。吾父母無子。彼賣于吾家。數年父母俱故。我亦病亡。彼得我家萬貫之財。以薄櫬殮死者埋于河濱。水浸枯骨。殆將深沒。彼又不爲父母立後。占我家產。娶妻納妾。安然坐享。有是理乎。侍郎曰。

爾且勿輕動。吾試與彼言之。問明第幾號。逕往告之曰。汝亡妻來索汝命。誤入予號。今在外。汝敢見之乎。其人驚惶失措。面色如土。曰。吾誠負心。請君解說。無不從命。侍郎命其卜地厚葬。立嗣承產。手書筆據。吾與婉言之。婦人果允諾。請焚字據。以爲冥證。既而斂衽拜謝。且道喜曰。君高中矣。彼亦中式。場中凡應中式者。號簷有紅燈。此號只中二人。吾爲紅燈所誤也。問何以此次方來復仇。曰。彼如中式。則爲貴人。不易報復矣。倏而逝。是科二人皆中式。相傳士子入閤。其家亡親。皆隨入。吾灑徐徵君金。相關中大病吐瀉不止。夢其亡親爲之調藥灌之。醒而病愈。雖未中式。得保生命。癸酉予同邑同年郎大令卓庵。閨中垂簾向外。夜深見亡妻隔窗內視。生前本極和睦。知非惡意。曰。何不入坐。旋不見。是科得第。蓋士子得博科名。則存亡俱喜。今日科舉停止。數千年之盛典。一旦化爲烏有。士子之能文者。心如死灰。則幽冥之鬼。亦死而爲漸矣。

### ●木解元

萊州木秀才。有文譽。與顧秀才齊名。兩人皆望捨元。不作第二人想。每逢大比年。彼往應試。此則不往。果然前後相繼捨元。文章有定價。信哉。木秀才寒士也。徒行西上應試。

一日早起趁涼半途遇雨暫在村農茆檐避雨此家農夫尙酣睡夢一跛脚風風立于門外急起視之且詢之則一秀才也木原跛一足農夫大異之延入內具鷄黍問其已婚否曰斷絃未續也農夫爲丁姓有及笄女欲以配之乃與相商木允之卽拜岳丈岳母並見此女雖荆釵布裙端莊秀美甚因擣期尙遠爰卜吉慶于其家臨行言試後在省候榜無論中與不中歸途經此攜婦同歸榜發果中解元鄉農聞之喜可知也木則悔焉自以爲纖科高掇侯門佳麗垂手可得乃繞道而歸置諸度外鄉農聞其歸也乃以鹿車送女至解元家拒弗納並聲言無媒妁又無婚束是妄言也女聞之觸牆腦裂而死鄉農委屍痛哭而去邑人哀之爲棺殮以葬之于其死處立一石碑曰烈婦丁氏靈節處其時邑中尙無節烈祠邑人乃鳩工創建中供此女神位此節烈祠中第一也馨香不絕名譽流傳予謂不亞于解元解元從此不齒于人遍國中無與立談者又屢上春官不第于是赴省就館其父貧餓無依晉省尋之乃使其父爲館中僕爲之執役雖不明以告人人皆知之失館後困頓以死蓋棺之日論者曰不義不孝之中亦第一人也

## ●異人

天地生人。形體大小。強半相同。間有迥異尋常者。殆不可測。身矮者爲侏儒。自古有之。不足異也。至如隋蘇世長之驢面。晉元載之蠻頭。防風之骨專車。車鄰國之男女皆長八丈八尺。(見魏略)又前秦錄有申香者。身長一丈八尺。食飯一石。肉三十斤。腹大能容。可異也。灘邑有周七者。棄儒食無飽時。人匪魁梧。家本貧寒。親友與之食。麪餅可食六七斤。一日在家。其妻磨雜糧爲煎餅。旁立食之。煎成一餅。卽食之。計雜糧將盡半斗。其妻呵之曰。留此餘糧。兒女尙待食也。乃似飽未飽。跋踏而退。食既多。當力大如牛。羣呼周七野牛。予曰。此人不宜棄儒。若入軍營。能舉千鈞。誠國家干城也。餓死牖下。可惜哉。灘有李某。商人也。與人同浴。見其陽物長盈尺。譁然異之。自言與其妻交媾時。祇用哥舒翰槍半段。不敢全用。其妻已受創。不能行。十餘日方愈。自謂天牛奇物。必無天配。耦間與隣女秘會。一陰一陽。其大正相吻合。兩人暢適之情。殆不可言。隣女嫁後。久不相見。一日遇于途。女告之曰。某日吾丈夫出門貿易。汝傍晚在門外相候。常引子入室。是日女告其舅姑曰。土炕久不掃。今當掃之。乃拖席于門外。李某適至。女拖席捲以入。

室。一家人不知也。賊人多計。姦人亦多計。信然哉。此後隣女姦夫。不止一人。多夜深踰牆相從。李某一夜極思隣女。乃登垣探之。月光正明。騎牆顧影。影則有身無頭。燭而自登自家之牆。則有頭。乃決意不往。是夜隣夫歸家。捉姦髡二命。李某自此安分守己。不敢恃其利器。妄有覬覦。予戲謂李某曰。爾陽物大。故陽壽亦大。爾殆似驢而有六背者。記曰。男女居室。人之大倫。爾與妻則不可教倫。勸爾廢此一倫可也。李某笑曰。廢之亦可。吾之妻原廢物耳。

### ●相馬

相驃馬無須相齒。視其眼珠能照人全身者。其齒禪。照半身者。中年以上。照人面頰者。則近若。此法較驗齒尤易。

### ●關外

山海關外錦州府城中。有塔高于城。明末清攝政王攻城時。于山上置砲擊之。即此塔也。春日燕子巢于塔。其數盈千。與尋常燕子不同。紅領綠尾。短腿。終日繞塔而飛。未嘗栖于他處。其邑文風爲關東冠。仕宦顯達者。亦多文中丞格德中丞銘皆錦州人大凌。

河。小凌河。醫巫閭山。均在境內。小凌河繞城而流。水清而甘。關東茶市萃于此。以水試茶。眞味乃出。若遼河之水。則不及遠甚。關外風寒。相傳牡丹蘭花。不過大凌河。光緒間何潤夫太史爲奉天府丞。攜蘭花二盆往焉。土人方見之。土人謂牡丹花大如盤。乃繪事者故意爲之。豈真有此花哉。及火車南北交通。姚黃魏紫。與千頃畧粟爭豔。(其時種畧粟花最多)予猶及見其地畧粟花皆重台。與他處異。問之土人。皆云夫妻同種。或兩手布種。則花開重台。及查畧芳譜。果有此說。山東人獨不知。緣無文人博覽草書。以教之也。予曾教之。亦不肯聽。故有句云。敘荆裙布籬南畝。底事夫妻不種花。

### ●玉枝

平原二十里堡。向多妓寮。光緒初年。予主講德州德術書院。臘初解館回家。路經其地。一雜妓抱琵琶入門。見其明眸皓齒。秀色可餐。詢其名曰玉枝。留與飲酒。坐間言語委婉。應酬周至。予曰。以上等賚質。困於茅店土屋。殊覺可惜。若到濟南。定當首屈一指。數年後。予仕京師。有自濟上來者。詢以邇來花魁爲誰。曰玉枝。予誠賞鑒不謬哉。有旗友懷君。賣泰山香貢至濟。以一千金購爲籞室。予請見之。珠翠滿頭。綺羅飾體。儼然侯門

董姬光雖不敢逼視。予曰。當年旅舍一燈相對而飲。勸汝晉省。猶記憶否。笑對云。尚記君是近視眼。此言亦頗有味。予戲懷君曰。小君原鄉村女子。今日身到京華。上林春媚。樂而忘歸。膚凝脂矣。眉畫蛾矣。予之力也。君何力之有焉。

### ●女議員

某外國前六年。政府聲言立憲。選舉國會議員。兩院共八百人。皆韶年婦女。美麗如花。青年喜事。又以丰姿可誇。專思出頭露面。招搖於京華之市。故不惜重資運動而來。及開院議事。先議議員月薪。羣言每人月需千金。議長自顧風韻雖在秋娘。將老深恐無出此身價者。曰。八百金可矣。請大眾讓步。衆皆允諾。議員得此八百金。皆不安其室。遊蕩往返。日已向午。尙陪人高臥。呼之不起。數月之間。議場不足法定人數。政府憂之。乃使數十人。舁一大木梯。一大籬。沿街擊之。以警春夢。於是午時以後。議員齊集。每議一事。反目者多。蓋各有配偶。黨見分歧。甚至撕鬢抓面。流血殷殷。哭啼號叫。滿室詬諤之聲。達於巷衢。政府怒之下。下令解散。驅之大歸。臨行尙索例定川費。如娼女索夜合之費。一文不能少也。無何。大總統告逝。新大總統繼任。思見好於議員。復下令招集。于干而

來者如狗之趨食。蠭之慕糞。政府以國帑匱乏。減爲月五百金。議長告大衆曰。時事艱難。應從節儉。獨不聞鄉村人家。荆釵布裙。以度日者乎。衆乃相安。月薪既少。不敷浪費。議員多有掩門暗賣者。醜聲四溢。列國笑之。政府怒。又遣散之。議員之醜不知恥者。乃獻媚於前臨時總統。霸佔一城。開非常國會。其地曰廈坡黃木日要區也。於是煽動亂黨。肆擾各處。各處不勝其擾。乃昌言獨立。或曰自主。或曰中立。正紛紜間。海外突來一將。率勁旅數萬。逐非常國會出境。非常國會議員。不暇膏沐。首如飛蓬。躊躇而行。羣集於十口水工之地。要求政府。并行召回。以期破鏡重圓。政府正擬遣兵捕之。有處士上言曰。勿庸動兵。吾能說之。處士航海至十口水工作羽士裝。說之曰。吾一生無他術。惟精於批命。請批諸君之命。憊然曰。諸君貴造。皆犯七出。卽再招集。仍當遣散。不如其已也。議員乃嗒然各歸。大亂乃平。人咸稱處士爲魯仲連。

### ●復辟

丁巳夏四月。國會與政府意見不合。北五省督軍。會師北上。本於津門。將以重兵解散國會。張勦由徐州率兵五千馳至津。誓言願作調人。調和未成。直入京師。國會乃數五

省督軍率師各歸。張勛在京酒食徵逐，無虛日。秘招康有爲入都，居其寓中。日晝復辟之策。張之幕友親戚咸謂不可。其內兄聞其大計已決，入內告張夫人。時張在江西會館觀劇飲讌，命名伶梅蘭芳演新茶花記，繡幕璀璨，電燈輝煌。一覽人登場歌舞，座客爲之目眩。主人勸張滿飲大觥，酒已醺矣。時張夫人以電話請其歸寓，言有要事，乃策馬而歸。夫人及親戚同聲勸阻，謂復辟之事，萬不可爲。張酒氣上衝，勃然大怒，曰：「孺子毋敗乃公事！」時辫子軍全駐城外天壇，乃率親兵數十人，直入大內，司宮門者堅閉不啓。辦兵曰：「張大帥請皇上陞殿。若不啓，將以砲攻門。」乃啓。張陞乾清宮，傳內侍請皇上陞殿。太妃聞之，大哭曰：「是害吾一家人也！」少頃，皇上出，張擁之登寶座，向行三跪九叩禮。命康有爲草詔布天下，派輔政大臣數人及十部尚書，遣官至總統府，逼其下令退位。黎總統以死拒之。張乃命康有爲爲僞令宣之于外。輔政大臣及尚書之在京者，俱進內謝恩。所有詔旨，由康一手爲之下筆千言，殆如夙構。時段祺瑞總理久辭職，爾居津門私寓，乃赴馬廠誓師北伐。段爲陸軍總長，有年。師皆聽命，率陸軍萬人討之。張遣辦軍五千，禦於豐台。衆寡不敵，敗北回京。段軍直薄京城，大戰於宣武門外。段軍登城。

以大砲射擊張之南河沿私宅牆垣均毀。辦兵見勢不支，繳械投誠。張擣眷逃入和國使館，剪髮髮爲洋裝，募能文者爲撰復辟記，蓋屢次徐州會議簽字隨同復辟者已有十餘省，省長督軍今見事敗，皆不承認。將來復辟記成，必有先覩爲快者。予年老眼昏，囑京友勿爲代購，雅不欲再覩驚心動魄之事耳。苦無言爲論斷，只得以模棱語斷之。張勛者爲清代之忠臣，民國之叛將。

### ●井田

予所謂井田，非講學家所謂古之井田也。北方近年每患旱，灘邑平疇沃壤，無山嶺，無鹵鹹，豐年畝收二三石。一遇曠乾，束手無策。因無井也。或曰：天旱井亦涸。此大不然。一宿井泉即出，夜氣所養，必不能竭。至天旱無泉，此乃大變，人類絕矣。一畝一井，固好。或二三畝一井，挑掘溪溝，使順流而下，稍潤之，則苗不槁。以待甘澍，便可豐收。乃大戶地多，不論旱澇，皆能自給。不肯出掘井之費，小戶僅有數畝，衣食不足，則作小貿易以糊口。相習既久，惟知貪天之功，縱官家勸諭，農會講說，弗能喻。也是在官長與政府董之以威。下一令曰：縣有社，一社計有地若干，限定三畝之中，備一井，以一年爲限。其不達

者罰令每畝納錢糧雙分。俟其有井則糧額復舊。無論大戶小戶必肅然照辦。若應罰雙分錢糧抗不納者。以抗糧論罪。上憲或處縣官不肯得罪於巨室。則歲派高級委員詳查。有違抗者。則逮之至省。此爲愛民之政。非虐民之政也。計掘一井。以洋灰抹之。較磚石之工爲省。汲水時。或用辘轳。或用水車。以驟馬推之。聽其自便。吾知一年之後。桔槔輕輕之響。水車軋軋之聲。遍於北海阡陌矣。收穫歲豐。閭閻殷富。畜牛馬。製鐵輪。全用水車。而桔槔不復再用。焉有饑餓之虞哉。彼苟安畏事之農會長。不恤民瘼之縣知事。利慾薰心之大官。烏足以語此。

### 烟捲

自洋船入中國。煙捲之風盛行。光緒間始見之。或以紙捲烟葉。或以煙葉捲成。王漁洋池北偶談云。出自呂宋國。名曰淡巴菰。其國與東三省相近。清代在關外時。人多吸之。仍將煙葉拈碎。以煙袋吸之。有明禁之。無敢吸者。相傳吳三桂聞李自成破京師。其時三桂鎮山海關。乃赴清攝政王營。請兵復仇。王壯之。賜之坐。令兵役燃煙與之吸。三桂接而倒吸。火灼其唇。清人笑之。晉時有客入石崇家宴。筵宴畢。入廁。廁中有兩侍女。以

晶盤盛香菓數枚。原備塞鼻之物。客接而食之。侍女大笑。三桂倒吸淡巴菰。得毋類是。予初入京師。至洋行購物。洋人以煙捲餉我。吸之而香。竟至灼唇。又恐被洋人所笑。乃揣物急走。從此不敢再吸。今日文明新進。以及婦女僕婢。無不吸之。予則比之火判官。京中演火判一劇。口含紙捲。內捲硫黃。然之而噴。濃煙自口出。火星迸散。跳躍而舞。非老伶黃三不能爲。近見老成之人。鬚髯滿口。亦學吸之。唐李勣之然鬚。殆將不免。現歐州列國。酣戰不休。農務停止。美煙捲者。攜其種。教中土人植之。幾遍北海。秋初冒雨。挺生葉大如掌。青葱連陌。蔽芾於禾黍之間。一畝所獲。得利百倍。恐趨者若鹜。不殖有用之糧。而栽無用之物。罂粟之害。既除。煙葉之害。又至矣。官府因其利厚。而重稅之。以裕財政。猶之京中營廳。取娼妓夜合之稅。以供營官兩餐。人謂其僥幸而美。予謂其僥幸而賤。

### ●某茂才

淮邑某茂才。頗有文譽。歲科試。屢擢優等。又當英年雋發。或謂其起步青雲。在指顧間耳。是年以一等第一。殿選拔試。自以爲知機。左券家人。亦掃除門庭。以待喜音。布衣之

家婦女猶尚樸素。平日荆釵而已。其家長曰。數日後泥金報到。則家有貴人。舊日門風不可不改。急爲之製錦衣彩裙。銀簪翠鑑。屈指居報喜之日。閨門靜俟之候。至夜深。尙無消息。更者過聞門內尙有歎聲。知其候報未睡。隔門呼曰。報喜者入於前街大門。已酒醉飯飽而去。君寧休矣。予曰。更夫誠仁人哉。不欲癡心人徒勞無功也。大凡好勝之人。操一必得之勢。往往失意。此事吾不歸咎於茂才。應歸咎於家長事未至而鋪張。子孫果有暴貴者。頓易舊規而改家風。亦不祥之兆也。

### ●養水仙

冬日養水仙者。皆午間置之庭院。曝於日中。晚則收入室內。以茅囷藏之。終日搬運。事忙或忘。一夜受凍。則十曝一寒。未有能生者也。卽勤如陶侃。運甓恐蘇峻擾亂。士行有不暇時也。予則置水仙於向陽玻璃窗內。隔三五日。以水潤之。不須動移。十月葉生。十一月則蓄苞如箭。十二月則花開矣。故有句云。嘉平望日水仙開。生意何須臘鼓催。愛與詩人常結伴。琉璃窗下暗香來。適遊洋人園圃。見有三面玻璃小屋。冬日蓄養蠶花。已先得我心矣。

## ●印書

自同光以來。外洋傳有活字板。刷印書籍。清國初。武英殿亦有鑄銅活字。如圖書集成。佩文韻府。四庫全書。皆銅字所印。後燬於火。字多銷融。書多被焚。外洋活字。以鉛爲之。用藥水書字。粘於鉛上。復有機器摩轉。無墨處則鉛削。即成字矣。將印書時。排嵌之法。與中國同。惟刷墨壓紙。皆機器爲之。敏捷靈活。出人意外。計購活字全分。須二千元。可用數十年不壞。今日書局。千卷萬卷之書。價廉工精。如圖書集成萬卷。當清初時。惟王府贊總裁是書者。獲蒙頒賞。此外獻書最多者。如馬氏。范氏。錢氏諸家。得有恩賜。再鑄江浙江江寧三閣。各存一部。以供衆覽。髮匪之亂。烈於秦火。民間不復見此書矣。今則人家稍豐裕者。皆可向書局入股印之一股。才百餘金。外洋石印之法。尤爲精美。歷書者作端正楷字。印出如朝殿卷字式。銀鈎鐵畫。毫不失神。可愛也。石印廿四史全部。才百金。中板韻府。不過二十元。插架萬卷。綴綃盈室。殆如東坡所云。氣壓鄰侯三萬籩也。惟韻府一書。典故尚有遺漏。傳聞當時纂修臣工。懶於檢書。傳知都下士子。獻一條。謂以百錢。十年之中。士子不虛失館。酒食微遜。日以爲常。沿街曳襪而行者。僅挾書卷。

蓋輶轉相借而來也。人謂之開賬濟科。猶之京中開寶錄玉牒會典諸館館中雇人抄寫。擇善者恭寫進呈冊本。一人日可得一二金。亦間接之皇恩也。予爲之詠少陵句云。大庇天下寒士皆歡顏。

### ●錢

道光以前。外洋未與我國通商。金錢銀錢不恒見。自海禁大開。金錢偶見。銀錢大行矣。金錢古亦有之。孟子疏西施越之美女。勾踐以之獻夫差。大幸之。每入市。人顧見者。先輸金錢一文。是春秋時已有金錢矣。銀錢始自漢。漢書西域傳。以金銀爲錢。銀錢十當金錢一。至鑄銅爲錢。夏殷以前未詳。周禮外府掌邦布之出入。以供百物。而待邦之用。泉府注泉卽錢也。言其流通如泉也。當卽銅錢所自昉。今世尚有王莽刀錢及五銖四銖三銖錢。然皆有孔可穿。故史記平準書有縉錢也。自清末仿外洋幣制。鑄銅錢而無孔。謂之銅元。十枚重二兩。較舊制錢輕十之七八。強抑民間。令其通用。於是舊制錢半入東洋銷爲銅。轉售與中國。大利外溢。害何可言。官府畏之。佯作鑿噴灘向用制錢。自民國六年春。官家通用銅元。因以制錢不復見。錢縉亦置之無用之地。縉吾灘名曰錢

繩。婦女晝夜織。上市鬻之。以謀升斗。今已矣。洋錢充斥。婦女紡績之業失。銅元無孔。婦女擗麻之事停。茆屋寒燈相對。咨嗟閭閻。固生計窘甚。因思錢繩一物。沿用數千百年。一旦廢之。不可無詩以紀之。爰賦灘陽竹枝一絕云。  
銅元流轉到灘城。上市村婆有怨聲。懷抱錢繩無處賣。人閒不見孔方兄。

### ●瑞澂

辛亥八月。武漢起事。制軍瑞澂棄城先遁。蓋其家傳之法。其先人卽賣攬江鎮。使英人長驅北上者也。其名人咸知之。瑞澂之兄端麟。以開坊翰林。奏請折漕運。運京師爲撰一聯。痛惜之。聯曰。我。我。我。曾。賣。攬。江。鎮。你。你。你。又。折。漕。運。米。瑞麟充邊疆大臣。以吞餉被逮。監禁數年。徵歎得釋。瑞澂當聯軍入京。爲日本間案官。事後。以外人之力簡放道員。溶升鄂督。其人卑小如侏儒。吸鴉片煙無算。讀書不多。不明大義。若在武漢先事預防。無覺可乘。革命黨何由爆亂哉。敗事之始。實由于庸碌無能之旗員。清國以十萬之雄兵。不能挽百六之阨運。停戰議和。此則由于覬覦大器之漢奸。自九月議和。至于十二月。革命黨率逼清廷退位。有奸臣斡旋其間。隆裕太后知事不可爲。乃下詔退位。奸

雄之陰謀。適成禪讓之隆禮。而奸雄之霸圖。終以自敗而死。宜哉。清祖宗垂訓。親貴不預政事。適逢幼主臨朝。親貴擅取權利。開夤緣之門。受苞苴之餽。予仕京師。聞之咋舌。梁鼎芬之直諭。江春霖之陳奏。所論皆一字不妄。竟至開缺罷官。由此親貴專擅。以杜衆口。使不敢再言。致使大勢已去。京旗十餘萬人窮困莫救。大城以內。旗男多爲人僕隸。旗婦多倚門賣姦。吾不忍往觀矣。近有旗員在吾鄉。筦理稅局。囊橐頗富。性好冶遊。將入都。予戲謂之曰。汝住大城內。切勿喚妓。侑酒恐窈窕而來者。爲君之親戚。數月後。由京旋告予曰。悔不聽君言。一日同人憊飲。喚四妓。中有二人。確係親戚。竟有岳父之姪女。一見卽贈以六元。請其速歸而已。予曰。歐陽永叔續絃。娶其小姨。羣戲之曰。大娘夫。今作小娘夫。君盍與彼成佳事哉。

### ◎ 油鷄

灘有肥鷄無肥鴨。巨室亦儉樸度。日食鷄肉。豬羊肉。卽爲美味。填鴨一法。所弗講也。偶有自濟南餽送者。必邀親戚朋友。各嘗一嚙。視爲美品。逢人輒誇。然肥鷄之美。不亞于鴨。京師之鷄不能及。蓋鷄食糠粃。則不生肥脂。日食糧米。則肥脂滿結于腹。肥脂既結。

則不能孕卵。依然雌雄相交。孕卵如黃粟。卽爲肥脂所化。割肥鷄時。每見小卵。微黃。有黃有白。更無硬壳。烹小卵而食之。亦美味也。鷄肥不育卵。亦猶婦人身體肥重。多不生育。楊玉環肥者也。未聞生子。當時盼望綦切。故有金錢洗兒之事。將以爲生子之兆也。後人爲之解曰。唐書新舊分明。在那有金錢洗祿兒。唐書諱言之耳。彼鷄之餓而瘦者。亦不能孕卵。割而驗之。並無小卵。亦猶婦人腰細如柳。迎風嬉娜者。往往一生不孕。大異于九子癡母。古有趙飛燕。瘦者也。漢成帝納之。久不生子。飛燕素盼有子。便爲皇諭。乃荐其妹合德於帝。帝嬖之。晝夜不離。飛燕乃募集牡而多男之民。夫與之交合。迄未得子。此事載在飛燕外傳。人皆知之。灘邑當糧貴之時。村婦抱鷄上市鬻之。以謀升斗。大抵不能孕卵之鷄。以故灘東門外橋邊有鷄市。村婦提籃而來。翦其翅。繫其足。啞語之音。與橋下水聲潺湲。接響互答。人頭攢攢。爲一閩之市。予有竹枝詞紀之云。二月春寒。雪壓。麥苗纔與草根齊。青黃不接糧易貴。上市村婆賣母鷄。

### ●老婆市

灘邑有老婆市。聞者駭然。疑如東坡所詠。粵女市無常所。至輒成區。以爲此類婦女之

市也。吾則如北史魏莊國傳俗性多姦置女市收男子錮以入官然觀市不買也。每遇市期者婦搆衣服器皿字畫書籍陳於市物各有主代售而分其餘利。但書籍之旁雜以女寫女模中衣服帶亦不雅觀。然利市莫如女寫男寫蓋有事肆女寫無之。予取予求必入此市。且花樣織巧錯金爲緣。刻繪成紋五光十色。當嫁女期迫。青蚨飛來便可搭去。入之妝嚴。王化所被。標榜無怨矣。然予有深憂焉。一日靈改天足。斑斓而陳者售之何人。人笑予似杞人憂天。

### ●解紛

于覲臣與陳蘭爲郎舅。陳蘭乳名敏子。覲臣戲呼之輒怒。予曰。唐開成中楊汝士以戶部檢校尚書領東川白樂天其妹婿也。時以太子少傅分洛戲代內子賀兄嫂詩曰。劉郎與婦共昇仙。弄玉隨夫亦上天。何似沙哥領崔嫂碧油幢。引向東川沙哥汝士乳名也。沙哥得詩三復誦之不怒也。灑有李星南行九長者見之呼曰李九。少者見之亦戲呼李九。李九怒甚。予爲之解紛曰。宋名臣歐陽文忠公爵位功業烜赫一時。當其幼年。羣戲之曰。奸箇歐九。可惜不讀書。歐九書已讀熟矣。莫笑我歐九也。文忠且自稱。

歐九人呼李九又何傷於是李九之名大震元人句云能以古人爲比例全妙而思紛爭非曰能之顧學焉

### ● 恢府姬

青州桓王府池中埋銀十萬兩。漁洋池北偶談記之。府中鬼姬之事。聊齋記之。此外尚有佚事。府中一姪。年逾不惑。桓王敗後。姪逃於民間。有老秀才匿之。納爲妾。自言在府中司廚。專司炒鷄腦一味。秀才曰。試爲我作之。以餉老饕。姪曰。府中善活鷄若干頭。吾相其雌雄相等。毛羽全豐者割而烹之。故色香味皆備。君一寒士。焉得活鷄。若干。一日門生高中祭祖。餽活鷄十隻。告姪曰。能擇其美者而烹之乎。姪周視之。曰。尚有可食者。乃取爲烹飪。秀才坐而食之。食畢不能動。不能言。家人視之。見其舌縮入寸餘。急爲搔其項。舌乃下。問何故。曰。吾食之極香美。生平未嘗此味。食之不足。則吮其餘汁。而舌縮矣。古人舍命喫河豚。吾舍命喫鷄腦也。清初有食年大將軍厨姪之炒肉者。正相同。予聞舌縮者。以男子尿一盃灌之。則愈。蓋陽氣發舒之理。聞有四人共食河豚。食之諸甘心。惟一人大便。手足亂舞。牙齒緊閉。或曰。此中毒矣。凡中河豚毒者。飲濃清

則解三人各飽飲。或清或躁入咽。殆不可冒飲。舉而仆者自起。曰。吾夙有羊癩風耳。三人乃大嘔。然糞清入腹。如珠還合浦。不能再自其口出矣。彼縮舌之老秀才。卒未飲厭。若有明醫在旁。必以其口爲瀝器焉。

### ●畫候

閻微草堂筆記。用畫候二字。門生郭自芳不解。問予。答。輞耕錄。浙江晝夜二潮。甚信土人括以數語云。午未未未申。二卯卯卯辰巳巳巳午。午朔堂一般輪。此畫候也。初一日午未。初二日未初。十五日如初。一夜候則六時對衝。子午丑未之類。予謂婦人月信應期而至。亦宜括以數語。作爲閨房之歌。以爲趨避。同僚孫藍田。有二姪。一名采姐。一名福元。藍田屬爲一詩括之。詩云。采姐初三經脈行。福元癸水十三生。會逢洞口桃花泛傍岸。漁笱不許擇。爲書彩牋貼之閨房。京師不以爲異。蓋求人擇娶婦吉日。必先問明也。至於女閭青樓之中。亦應人括以詩張之於壁。俾尋花宿柳者。一望曉然。何須含羞自道。女伴代達不潔之語。出自口中。更勝於滿壁字幘。上書唐人熟爛之句。如從此不知蘭麝貴。夜來新染桂枝香。幾處處雷同也。予嘗有句嘲之云。青樓接近長安市。滿壁。

●象

國初時。綏甸歸化。常以象進貢。於宣武門內城根設象房。以育之。逢朝賀大典。象背被以黃毯。脊上安寶瓶。陳於午門玉輅金輦之前。以備方物。其身高一丈。首至尾亦一丈。餘鼻長四五尺。與腿齊。遠望若五腿然。眼如鼠。尾如鰐。鼻能拾草而食。牙露於吻外。左右各一長尺餘。此牙不能食物。食物乃用口中小牙。朝賀畢。有官役牽之以索。貫其鼻孔。欲騎之。則以利鈎勾其皮。以登鈎出。皮孔自合。不見血痕。論衡云。長仞之象。爲越童所鈎。象皮不畏刀刺。誠然。象房中每象一屋。屋壁有洞。能容人。遇象怒時。官役入洞以避之。養之三四年。則漸馴能曉人言。婦孺來觀者。官役諭之曰。請安。卽曲一膝。諭之曰。打水槍。置水桶於其前。以鼻吸盡。朝天一噴。水散落如雨。唐德宗之馴象善舞。定非虛語。馴之有年。具有仁心。一日有象至通衢。有荷擔鬻鮮菜者。象以鼻捲之。頃刻食盡。賣者哀訴曰。一家人生計賴此一擔。奈何。象回顧旁有大肆。門面輝煌。以鼻拉其楹。壓瓦。震震有聲。官役告肆主。速代爲償。菜價。象乃去。其靈敏可知矣。每屆六月六日在

御河洗象。見水則溼。牝牡相交。一仰一俯。一時許方尋。故乘而觀者。有男子。無婦人也。說文云。三年一乳。亦不盡然。計壽不過五六十年。自細甸外。屬貢獻停而象房廢。從前生有小象。惟奇不得其法。未及長成。卽斃。斃後。官役烹食其鼻。尚稱肥美。以此知嶺表異錄所載。士人每食其鼻。洵非虛誕也。

### ●團焦

顧徵草堂筆記及聊齋。每用團焦二字。或云焦應作蕉。非也。查北齊書神武帝紀。抵揚州。邑人麻蒼鳳。止鬻魚中。每從外歸。主人遙聞有響動。地蒼蠅母。數見團焦中。赤氣赫然。屬天。蓋守瓜菜之棚。以木架之。其形圓。上覆以草席。日炙則焦。然每當暑日。遠行。息閉汗流。遙望團焦。棲止暫憩。不啻入涼廳。服清涼散也。聞曹仲帥言。典試江南。炎天遠征。肩輿似蒸籠。病欲嘔吐。入人家團焦。少飲溫水。病乃霍然。予曰。熱中之人。行遇炎暑。焉能不病。鄉農胼胝服勞。未有中暑者。扶犁至地盡處。即有樹蔭敷地。清溪繞之。赤臂乘風。爽然自得。勝於衣冠被體。組帶纏身者多矣。陶淵明之歸來。正爲此耳。

### ●李進士

章邱進士李肇。基爲鹽城令。鄉村有娶婦者。入夜夫妻同寢。晨不啓門。呼之不應。穴窗紙窺之。牀上無人。一人臥於地。墮壞門入。視新郎受刀傷而死。新婦有頭無身。頭被火炙。模糊不能辨。報案後。李公往驗。周視其室。壁有活門。閉而未關。曰是矣。必有姦夫偕新婦潛逃。婦之頭乃僞者也。乃微服於婦母家左近。探詢有少年男子。無故逃走者否。果近村長者。言有王應思者。年二十餘。夜間出外未歸。又於附近墓地查勘。見有新土之墳。卽問墳主。何時葬埋。果見有新土一墳。墳主曰。葬亡媳已三月矣。久不到此。何墳土似新哉。李公令與其媳母家相商。姑開墳窺之。兩家見土翻新。本有疑心。遂詣開墳果棺木被劈。屍則有身無頭。以被燒之頭按其上。骨縫皮縫恰相合。李公乃令差役多人。四出訪尋。兩月後。有老役卒兩壯役。行至一山壑間。四無居人。惟聞鶯鳴聲。循聲而往。山坡有土屋二間。障以柴籬。排籬而入。苦渴甚。乞水。一少婦在室。問役從何處來。答曰。從鹽山來。婦曰。係同鄉也。我與丈夫荒年逃此。問汝丈夫何往。曰。道城賣柴。卽歸也。婦爲役炊釜溫水。少頃。王應思歸。役有識之者。出傳票示之。王不肯行。繫之。並其婦同回鹽山。堂訊時。王供先與婦有姦。兩人愛情難斷。故殺其夫而棄以逃。王乃踰垣逃。

堅供未與同謀。逃時因被逼脅。乃永監以斃之。

### ●定命

文人學士作小說。有應說者。有不應說者。昔紀文達公作筆記。言有一舉子文學著名已久。而屢蹶場屋。乃乞神示夢。神告之曰。功名有命。文字奚足憑。文達之父見之斥曰。此等話舉子言之則可。汝輩屢攀文衡。若作此言。上無以酬朝廷開科之意。下無以勵士子讀書之心。文達奉教維謹。以後不作此說。然王公大臣亦有專言命者。清代舉人赴大挑場。王公大臣司之。舉人身軀偉大者。挑一等。作知縣中人者。挑二等。作敎職。其身體卑瑣者。則落挑。此顯而易見者也。某年大挑時。有山東某舉人。人如曹交。竟落大挑。其人憤甚。俟大臣事畢。登輿時。攏輿詰之曰。大挑以何者爲憑。大臣知其爲落挑者。屈者高聲應之曰。我挑命也。舉人無言而退。

### ●京師茶館

燕京通衢之中。必有茶館數處。蓋旗人晨起。盥漱後。則飲茶。富貴者。則在家中。閑散者。多赴茶館。以故每晨相見。必問曰。喝茶否。茶館中有壺茶。有盞茶。有點心。有隨意小吃。

兼可沽酒。自辰至己。館中高朋滿座。街談巷議。殊可聽也。有提畫眉。白翎鸞。鶴諸鳥而至者。置之案上。令其學鳴。學語鳴。則齊鳴。語則皆語。如一大吠而百犬應也。鳥性最靈。人盡知之。不意虫豸之性亦靈。秋冬之間。有搘胡盧若干而至者。內盛烟油。胡盧油。胡盧如蠅蠅而微大。亦以翼鳴。一虫鳴。則皆鳴。此種蟲鳥。有爲本人所蓄。有爲世家大族所蓄。令其僕人帶至茶館。以誇耀於人者。名曰把扯。專司其事。可見滿人之富貴者。養尊處優。娛悅耳目。以消歲月。恒宴如也。下等者。月支錢糧。娶孥坐食。不務農。不業商。遊手好閑。比比皆是。至中秋節前後。闢蟋蟀之局。輸贏至鉅。闢罷記之帳簿。不敢寫錄。寫月餅幾斤。按上等月餅算錢。世家大族。皆有把扯。蟋蟀之益。以國初趙文玉所作爲上。每具值十金。陳蟋蟀於庭。午時日烈。則以蝦蟇。小簾幕之。使其略見風日。則體強健。觀時以小戥稱其輕重。輕重相等。乃使之鬪。計養費賭費。一年在千金上下矣。至養金魚一物。另有把扯。若紅魚帶絨珠。及純色藍魚一尾。須五六金。以有用之財。養無用之物。當時滿人生計之裕可知。

## ●六項

蒲洲大家。車馬衣服之外。有必備者六項。京華云。天棚魚缸石榴樹。先生肥狗大丫頭。  
伏日自大門至內宅皆搭以天棚。駕屋而過。棚簷以雕欄飾之。綵繩繫之。魚缸石榴列  
於照牆之前。以壯觀瞻。先生乃教讀者也。訓子弟讀書之外。兼可代寫信函。所延者山  
東秀才居多。蓋旗人皆與山東老米兌房相交易。可以代領俸米。可以預借銀錢。兌房  
司事出入王府相邸。若一家人也。以故教讀先生。皆其所薦。八尺之獒。大足之婢。或三  
或五。入其門者。目所共覩也。最奇者。凡官至一品。則乘轎。轎及轎夫。不須主人費錢。轎  
夫備之。計頭夫抬夫十餘人。開一賭局。左近來博者。其數甚夥。晝夜呼盧。主人若弗聞  
也者。主人出門。四人舉之。兩人扶之。健步如飛。冬日頭戴紅綢皮帽。大如盆。毛長數寸。  
鼻行三里。則換班。後有雙套大車載之。詩云。轍車鸞轡。載犧歇驥。朱註云。休其足力也。  
情形似之。其雙套大車之行。風馳電掣。不避行人。一日某相國之大車。隨轎至正陽門  
大街。適趙侍御炳麟。乘車進署。驛馬已老。不及迴避。大車之轡。挂其車帷。裂去半幅。御  
大車者不顧而馳。翌日相國知爲趙侍御之車。瞰其亡也。而往拜之。至門。直入客室。向  
北行三叩禮而去。趙侍御亦歎其亡也。而往拜之。直入廳。向北行三叩禮而去。都下傳

爲笑柄。

### ●月賓

漁洋山人歸者後。新城有名妓曰月賓。時至漁洋家。乞作詩題扇。以增聲價。其詩載在園微草堂筆記。人盡見之。維摩丈室。偶留天女散花。如東坡之於琴操耳。然必須如東坡之清高而后可。晉時阮步兵放浪形骸之外。恃其多財。羣妓沓至。致使子孫淫蕩。體傳染數世。此大不可也。再不然。如參寥和尚之清高。亦能目中有妓。心中無妓。故其贈妓詩云。禪心已作沾泥絮。肯逐東風上下狂。予則謂其以柳絮沾泥自比。心雖不動。亦不潔矣。不如拙句云。柳絮隨風不著泥。

### ●烟癮

人之烟癮。有耽異而莫可接觸者。安邱王氏家。有一老僕。伺候來賓。賓在室內。而僕在外。若僕飯後必作嘔吐聲。問之。對曰。夙有烟癮。今不吸矣。主人賞烟灰一包。飯後吞之。其苦難下。故作此聲。賓曰。何不以茶送下。對曰。若以茶下。則喉中不苦。便不解癮。故須乾咽之。時正夏日。未著褂。以手摸其胸。尚蒙蒙有聲。昔邑有開烟館者。購烟土一斗。以銀

熟之道。有衣服被縫之友。蒙袂而來。館主人曰。汝代熟之。吾家有事。暫去即來。片時旋  
館見鍋內之烟已空。其友蹲於牆隅。目瞪不能言。口流烟水。知其盡吞之矣。大驚曰。汝  
將死於此地。可奈何。其友搖手以示無妨。半日起立謝曰。今日大過癮君之恩也。飛奔  
而去。又有老者家僅中資。日吸烟二兩。計費十餘金。自思曰。一兒一兒婦。安分度日。不  
忍令其餓死。我老矣。死不足惜。乃以烟膏二兩。和燒酒吞之一日一夜未死。平復如常。  
自此不再吸烟。須以烟灰攪酒飲之。其子甚孝。日備烟灰一包。一日大雨。未為備也。其  
婦以銛銛炒黑碎為末。裹綿予之。老者飲之。安睡一夕。自此以銛銛黑末予之。老者不  
知。至今猶健存也。予戚郭七。素有癮。其子日具烟炮十餘包。呈之。乃以遠志熬成者。並  
無烟土烟灰嘴等物。吸之忻然。予故以詩贊之。云。男兒遠志行千里。從此椿庭有賢  
烟。用禮記。男子志在四方之義。考畧粟花。自古有之。蘇子由詩。穀小如黍。粟細如粟。是  
也。一日米穀。一日米殼。陶雍詩。萬里客愁今日散。馬前初見米穀花。今日禁種畧粟。遂  
使藥店無真米殼。米殼止瀉。河魚腹疾奈何。恐如左氏所云矣。

閩微草堂筆記。曾言有富商行賈西域。蓄豬十餘頭。閉門而畜淫之。此不足怪。人言有淫羊者。並言溫煖異常。以故牧羊者。行淫過度。多患癆症。聞蒙古喇嘛。多與羊淫。若果有此事。則豬與羊。卽其妾也。客至。則宰以供之。是殺妾娶士之張睢陽也。偉人也。

### ●裹足

裹足之害。莫甚於山陝。婦人女子。行走街衢。皆扶杖徐步。或扶高梁楷而行。傭人之女僕。令其掃地。須跪而執帚。然其足非真蓮瓣纖纖也。皆墊以高底耳。住戶晚飯後。婦女皆攜小杌。坐於門前。翹其足於闌外。以誇示路人。路人緩行細視則可。若回頭再看。則必被罰。雖極貧之家。亦隔日換着新履。其地婦女。皆成廢物。不若南方務農之家。天然之足。服勞作苦。能爲男子助力。粵東亦然。富家纏足。貧家則否。太太纏足。婢妾則否。貧富貴賤之分判然也。然亦以纏足誇示於人。大戶新婦初來。親朋滿座。新婦出見。自章其裙。露其纏足。處女在閨。終年不敢下牋。因足不健壯。恐致傾跌。失其眞紅。而新婦之夕。新郎驗時。無以自白。予作幕於東海關道時。見粵東幕賓之娶。每入署。有大足女僕。負之以行。苦哉。今吾山左風氣大開。女校林立。抱書女子。天足自如矣。

## ●京師戲園菜館

京師戲園。非一人一家自建也。其始醵金建之。各有地段。如樓上下池子。各有主。若地畝。日後或轉買典於他家。開戲時派人收票。緣京中居人無地可種。故以此爲業。最懶者。因鬧事封門。則有若荒年矣。予巡中城。雖遇爭鬭之事。向不封園門。判賣而已。恐賴此業者失所望也。且一園之中。每逢演戲。賣茶果者賣點心者。送戲單者。送手巾拭面者。皆貧民藉以糊口。烏可斷其生計。惟陸軍兵士。不免恃強滋事。其時營軍門桂題統兵。予婉告之。時加約束。數年間。竟晏然無事。俗傳園中正面樓一間。爲備巡城御史觀劇。非也。清例官員不得入戲園酒館。處分甚嚴。如遇照拜。在會館觀堂會戲。則可。謙集在飯館莊則可。飯莊皆名某堂。招牌上書包辦筵席四字。昔毛尙書愛吃太昇館之饌。命改曰太昇堂。並挂包辦筵席招牌。李文忠公愛吃聚豐堂之荷包魚翅。及鱈魚片。因係飯莊。故常偕友前往。至正陽樓之炮烤羊肉。其薄如紙。太和樓之蒸螃蟹。其大如盤。均係小館。大員不能前往。喚至宅中宴客。則可耳。自交涉日多出使大臣。絡繹回國。沾染洋習。遇有饗飲。多在洋飯店中。予時得追陪。以鄉村餵食之腐儒。亦能大嚼洋味。

痛飲洋酒。習俗移人。殆不能免。殊可笑也。

### ●酒量

蘇東坡以不能飲酒爲憾。勉習多年。才能飲三盞。清代紀文達公亦不能飲。其座師常誚之曰。作詩文可學東坡。奚必效東坡之不能飲。文達每引以爲恨。予自幼能飲。苦不得酒。亦不自知其量之何如。癸酉中鄉榜後。得權署館陶縣訓導。館陶令倉公爾爽。爲世兄弟。留予飲。且自誇曰。宰館陶數年。無能對飲者。予曰。試相陪一次。彼飲紹酒十茶盃。予亦然。再飲五盞。彼玉山頽矣。予竟未醉。自此日日招飲。且曰。君署中只帶一僕。未有眷屬。不必起爐。螢起即來可耳。計權署一載。其署中廊下空酒榼。晏晏然。晚間署署。則對燈吟詩。當年先祖賚政公大挑二等。曾任館陶訓導十八年。方升疏清學正。故予有詩云。繩繩祖武一官閑。今日幼孫折桂還。惠澤常留傳石硯。才華敢謂比寒梅。樸披皮葉松將老。謹謾庭除草不刪。冷署揩摩錐刺骨。何年射策立朝班。

### ●劉文清公

諸城劉公。爲再難郭家之甥。自京回籍。必經難城。在外家塾相教。日。故難人稱其

顯諸萬多。其姊妹亦有能識詩者。亦解詩者。曾見文清由京書一函與其妹。則尾書云。請看題兄字長遠否。此屬尙在灘。詩與字皆佳。而文清若不敢自信者。老聲之諱。如此。郭宅有一老僕。呼文清曰大相公。猶爲文清少年之稱。謂人皆曰。今作宰。相呼爲大相公。更相宜。不必改也。時灘令有貪得一歎。人皆知之。令赴郭宅謁。見不得入。老僕告文清曰。僕老矣。一旦先大馬而死。若無棺木。灘知縣許出其廩款。以濟我窮。明日再來。大相公可見之。文清首肯。灘令乃得見。老僕於是買房屋。置田產。蓋所得不菲矣。以本邑之財。濟本邑之人。故文清樂爲之。

### ● 灘城隍

咸豐年間。捻匪擾山東時。王侍郎次屏在籍。住城隍廟街。一夕醉歸。徒步過廟前。有雜役延之入廟。曰。城隍知君爲翰林善書。請寫一冊。乃入見城隍。行主賓禮。奉出一黃冊。一名單。請其楷書。單上第一名。爲先伯太僕公。時正總辦團練。將與捻匪決戰。二月廿二日在城外酣戰。陣亡。始知城隍屬書之冊。卽應陣亡將士也。忠義捐軀。故令以黃冊恭楷。達諸天庭。可知事由前定。神先知之。相傳郭家有女及笄。夢城隍聘爲正妻。女遂

無疾而死。於是肖塑其像於後寢。香火益盛。衣服衾枕。邑人歲歲更易。街談巷語。未敢深信。正直之神。未必出此也。

### ●東西廟

京師每逢月之三八日。東廟、西廟輪流開市。百貨雜陳。男女羣集。珠寶玩物。燦然並列。凡寓京者。皆目覩之。無待贅述。惟泥人肖像之工。雖元代劉蘭之藝。不能比。（京師有廟碑云劉蘭塑）嘗見一不倒翁。高三尺。眉目口鼻栩栩欲活。陳於市上。久未出售。詢其故。肆主曰。自子不語。曾言不倒翁爲妖。彼此相傳。無敢購者。此物作成已十年矣。予自關外歸者。路過京師。見此物猶在。乃賦一絕。誰向天街揭幌紅。泥人塑就仗人工。我今歸老扶鳩杖。慚對皤然不倒翁。

### ●銅首飾

自洋白銅入中國以來。製首飾之工。確直殆擅其長。其始先製手鐲。其白似銀。質於典庫。典庫不能辨。被其欺蒙。以後人漸知之。乃按銅價出售。今雜城業此者。不下百餘家。花紋之細。窮工極巧。外省商人年來坐收。鄉村婦女喜其價廉。購而播之。鑲金。每邊數

擣。燭光輝集。日光映射。炫耀奪目。不復見有飲荆者矣。商人運往都門。陳列通衢。日見暢銷。蓋滿洲大戶。遇有喪事。主人須賞女僕丫頭銀首飾。不得戴包金綠牙之物。自有洋白銅所製。費錢不及銀物十分之一。即以此物賞之。此亦裕八旗生計之一策也。政府其奚以餽吾滿匠。

### ●南北不和

近年南北不和。人事也。實天運也。膠東數縣。南縣與北縣不和。一縣之中。南鄉與北鄉不和。至濰縣則更有甚焉者。街南人家。與街北人家不和。吁可畏也。近聞濰縣有某富商。先娶一妻。住北城。後娶一妻。住南城。一日北妻聞之。乃效南康公主之故事。持械尋南妻。將與決戰。戰敗而歸。髮鬢傷損。衣履遺失。恨不得生。乃集母家男女若干人。將往報復。南妻聞之。亦集母家男女若干人。列陣以待。里人恐釀大禍。爲之調處。暫請停戰。數日必有和平解決之法。里中輕薄子。謂當如戲劇中之雙搖會。乃可解決。稍知事體者。謂爲不雅。乃振筆爲文。勸諭兩妻母家男女。大意謂若責某富商。以停妻再娶。係清代之例。此例祇禁官員。不禁商民。中華民國。並無此例。不能控於官府。莫若均分財產。

各佔一方。箇人有箇人之權利。當年漢室尙可三分。今兩分之。不愈於蜀魏吳爭漢鼎哉。北妻年漸長。風情略淡。似有允意。南妻青年多慾。所望甚奢。財可平分。丈夫而我一人。北妻又不肯退讓。事不能解。將有宣戰之勢。予曰。此事應請爾鄉舊識員新議員。開會議之。或有高論。若以南北共和爲題。願予作文。予眞閑筆矣。

### ●太史公

吾鄉於太史大門。新年對聯曰。求雨何如掘井好。大人不失赤子心。予曰。用意至善。予將假借赤子二字。作一對聯曰。八載退隱拘赤子。十年進士如白丁。蘇鄉謠云。不作官。回家抱娃子。又云。老進士。不識字。用此義也。至老進士不識字。不自今日始。唐人詩云。佩玉曳裾新進士。回顧詩書等閑事。此可見一日登第。拋書不讀書。大概科場時代。專肄帖括。讀書者甚少。相傳有老翰林。林下閒步。聞人家塾中。有讀書聲。乃昂然而入。問學生讀何書。答曰。史記。又問曰。何人所作。答曰。太史公。又問曰。是某科太史。答曰。是某之太史。非今之太史。遂就其書而觀之。辨數行而置之。曰。亦不見佳。乃扶杖屢擊其案。而去。

●海錄

生長海濱者愛食海鷺。今人宴客以魚翅爲美味。考魚翅未見典籍。惟漢制攷職人稱肉注大物解肆乾之謂之乾肉。今鳥翅也。或是此物歟。嘗見海中釣鯊魚者。魚大如牛。來則波濤墳起。漁人以油灼鯊挂於利鉤。上乘以大絲繩。拋之浪中。鯊魚吞鉤不能去。乃徐徐引至海濱。魚行則小船隨之。沿岸而行。半日魚無力。乃連數船曳於岸上屠之。肉粗不適口。村農買其肉。價至廉。將翅與皮晒乾。可得善價。魚皮之上堅硬如甲。鱗細似粟米。以甲飾刀鞘器皿。斑斑然有文彩。甲下之肥肉。厚半寸。乾爲臘。頭上肥肉更厚而美。翅以脊上爲美。所謂荷包翅。肉翅是也。至分水翅尾翅則次之。文人皆謂肉翅爲蚩尤翅。考古器圖。言飛獸有肉翅曰蚩尤。非魚也。海參亦未見於典籍。本草有水蘆生蚩尤翅。考古器圖。言飛獸有肉翅曰蚩尤。非魚也。海參亦未見於典籍。本草有水蘆生於地。非生於海。蓋後人以海參爲滋養之品。故名曰蘆芝。眾島海濱多有之。以伏日取者爲佳。漁人赤身入水。以長繩繫一大胡壺。胡壺浮於海面。人入水帶一利鉤。腰繫布袋。口能吸水吐水。如魚目能瞪視不迷。海參皆粘石上而生。以鉤取下。入於布袋。一鉤不能下。再取則破碎。便棄之。布袋皆滿。人乃泳上水面。臥胡壺上。以喘息。喘息既定。方

尋船而上。其人在海底時。若聞腥氣。見天昏地暗。是入於大魚之腹。急以鍼刺之。大魚腹疼則吐出。性命無恙。而耳鼻多融化矣。鮮血淋漓。急上船敷以藥。數日結痂。海參之大者盈尺。鮮者不能食。須以灰培之晒乾。較江中之參肥而腴。前數年。李道台山農在烟台練水師。募海參戶充兵。能行海底。半日方出。賞以十兩銀錠。能從海底拾取。德國潛水艇。此兵定能毀之。今將赴歐助戰。何不募之偕往。海中魚以時上供人食用。誠有大魚如山岳。驅之而來。漁人多日覩之。取黃花魚烹臘魚之時。網大數十丈。雜海藻十餘里。數十船共張一網。得魚千萬尾。得錢數百千。緣島上無地可種。賴此爲生。所懼者。颶風突來。逃歸不及。船沈人死。不可勝計。聞有善浮。必而得生者。十人中一二二人耳。以故遇此烈風。島中家家穿孝衣哭於海灘。然其父死於海。其子仍繼其業。聽天命而已。至蛤蜊等物。不用網罟。海潮退時。婦女提籃赴灘拾取。可以易升斗。可以爲菹醢。殆如彼有造乘。此有擗穗。伊寡婦之利。人各得其養。滄海猶畎畝也。東海所產煮魚。或云由海入江。變爲鱈魚。其形相似。理或有之。古無煮字。始於吳王闢闢。航海阻風。數日無可食之物。忽聞隔舟烹魚之香。取而嘗之。曰美。問何名。曰無名。因名之曰煮。康熙字典收

此字且加詳註。海魚有入形者。有狗形者。予未敢嘗。其似命字者。頗可食。有浮海面而  
吐墨者。曰墨魚。漁洋山人記之。謂爲文吏沈海所化。有鏡魚。圓似鏡。肉細可餐。此魚一  
名鮋魚。爲衆魚之妻。聞之可笑。海魚種類。予皆詠以詩。多不佳。惟鏡魚絕句。差堪告人。  
詩云。夷吾霸業女名閨。臨水青樓繞綠蕪。人物風情部謠浪。相思留鏡化爲魚。此少年  
時作幕烟台題妓扇者。自烟台而西。至萊州。所產之魚。不盡相同。巴魚無鱗。長數尺。肉  
堅子大。食其肉。晒其子。得價倍之。晒子之法。醃以鹽。以磚石壓。萊人以諸魚之腸醃  
菹。食時去其腸而取其菹。味殊香腴。夏秋間多出刀魚。寬而長如刀形。無鱗。肉細。此魚  
上海婦女取其子。漁人不禁。醃爲醬。冬日食之。以之炒肉尤香。海中亦有河豚。長盈尺。  
網得之。去其腸埋於地。恐鳥雀食之受毒。其肉則無毒。人皆食之。海螃蟹。有大如徑尺。  
益者。剝其肉。數人食不盡。並循海而西至濰縣。以梭魚爲美。四月間有嘉鎧母猪蝦。白  
蝦費錢無多。便可飽餐。從前青魚。清明卽至。其味最良。今不然矣。皆言日本人嗜此魚。  
運至東瀛。與其魚相配。遂至亂種。及運至濰邑。則其味不美。吁。海禁大開。洋華亂種。殆  
所不免。初夏時對蝦最多。脂紅肉白。一隻可下酒十大盃。其紅脂在頭上。曾見網石庵。

行書說帖。以對蝦贈友。囑以食此蝦。勿棄其頭。紅脂全在頭上。言之津津有味。行書則宛轉如秋蚓。室藏數年。被端午帥索去。此蝦與柳葉魚同時上市。魚小如葉。火烤之。即可食。不須油烹。自有腴味。故予有句云。魚名柳葉堪浮白。蝦似桃花正染紅。同時比目魚正鮮。身薄一面有鱗。一牝一牡。兩目相比。似其形者爲偏口魚。肉不及比目魚之細膩。此如東施效西施之聲。掩其心。不掩其口。亦可醜也。此見龍宮之中。宮娥侍女。未必盡美。惟蛤蜊名西施舌者。白肉如舌。纖細可愛。吞之入口。令人骨軟。予曰。雖美不可言美。恐范蠡見嫉。灘以南海上島多鮮腹魚。尤爲珍物。一面蛤殼。一面軟殼。出水數日不死。冬月有之。不宜向寒。以綿蓋之。不至凍斃。大者曰馬蹄。小者曰金錢。京師所用。皆乾鹽無味。惟以之燉肉。則合味。京廚不能作。曾食王殿撰可莊家廚一次。極得烹飪之法。冬月吾鄉有銀魚。亦曰冰魚。與京師無異。此魚萊州府志曰仙胎魚。因其無骨無刺故。名。出平度新河者。佳。螃蟹灘曰毛蟹。以其螯上有毛。養之得法。可食數月。其法擗一淺井。餵以穀殼。常以水洗其甲。則結黃滿殼矣。有小魚曰鷄鰐。肥如鷄鰐。有牡無牝。似乎化生。故曰。那較鷄鰐那微大者。曰豸花魚。花如繡。肉細而骨硬。捨豸之以角觸水。

人也。銅蟹色如青銅。以鹽醃之。可生食。紅黃滿殼。鮮味難狀。京中人不識之。有白灘寄京者。京廚則蒸之。極似焚琴煮鵝之事。海畔偶見大魚。長數丈。目無睛。奄然待斃。人言爲有罪被驅逐者。魚大如此。睛必成珠。故不令人間得之。遠近村氓。分食其肉。其骨可製爲棟梁。萊州海廟之魚骨殿。今尚巍然。其餘之骨。可作器皿。堅緻耐久。煮以綠色。即海秋角。煮以紅色。卽爲假珊瑚。以藥粉煮白。可充象牙。一得此魚。則一村如遇豐年。海之可珍如此。因知陳明允娶龍女。富可敵國。贈其友一珠。可購美妾。事或不謬。近者每見龍兵整隊而過。領隊者爲砲魚。項上有孔。噴水上激。隆隆有聲。如鳴砲然。見之則漁舟遠避。一日不敢取魚。此之外海物尤奇。水母不似魚形。遠望白沫一片。蝦引其前。所謂水母目蝦是也。漁人以長繩繫鈎。裂其一片。尙聞唧唧有聲。其餘半片。仍浮遊而逝。昔人云蠍蛤腹蟹。海鄉尤多。潮退後。拾取白蛤。如錢大。剖之中有小蟹。究不知小蟹其所孕耶。抑如漁人所云。此蛤不能覓食。恃蟹取食以養耶。此不可解矣。海虎似虎形而小。四足有皮。無鱗。皮如膜。揭去其膜。方見毛。毛微黃色。極厚。故此項皮衣。雖煖而分量太重。京師名之曰海龍。其光黑者。薰染而成。王大臣冬月赴蒙古地。多着之。寒冽之

風不能透。一掛值千金。其帶白針者。價尤昂。海浮石似石而輕。玲瓏有孔。入漁得之。售之藥店。海白菜與海帶同類。無根而生。晒乾可食。海帶之細者。曰清帶草。海鄉用以葺屋。不漏雨。不畏火。遠望之。白如堆雪。海洞石子。浪激成圓形。以之砌牆。如豹之斑。如魚之鱗。豆棚瓜架。蔓延其上。燈光外徹。婦女育織。機鳴軋軋之聲。與潮聲互答。久復歸來者。重覩此景。蓋徘徊不能去。

### ●乩詩

光緒壬庚科會試濰縣舉人四五人。同寓呂祖閣。揭曉前十日。扶乩請呂仙降壇。問得失。先問者爲彭大令竹泉。乩書狀元歸去馬如飛一句。時于太史第航亦應試。見乩詩心不謂然。以彭文字雖佳。審法平常。萬無得狀元之理。是扶乩者故作吉語耳。遂不問。逋田介臣太史智枚。自城外至。亦應試者。羣使叩首問乩。乩書一詩曰。此中消息有誰知。霖雨應符十日期。待到文章傳衆口。聲名還向木天聽。是科田中式。入翰林。同寓者皆未中。于與彭連一科方登第。事後細繹乩詩。詩中有十字。山字知字文木字。合之爲田智枚。其未中式者。猶同下科狀元歸去而已。呂仙不妄語也。人或疑於第航順口爲

此詩以戲田介臣。但是科同寓者未中。惟通來之田介臣中式。則謂之時神歎使之作可耳。復何疑。

### ●買隣

南史季雅買宅與呂僧珍爲隣。呂問宅價。季曰。一萬一千。呂怪其價昂。季曰。一萬買隣。一千買宅耳。予家與田介臣家同住來章莊。比隣而居。閱數十年。咸豐辛酉。捻匪東擾。兩家先人相約避居城中。蓋有年矣。今日灘城宅價極貴。而兩宅買宅。又復望衡對宇。亦如季呂買隣之故事。爰賦二絕云。鄉村風景四時新。三十年來作比隣。相約避兵城關住。望衡對宇是田陳。相約辭官學隱淪。青氈傳世數田陳。(兩家先人皆官廣文)追懷季呂清譚日。不惜千金共買隣。詩句不佳。因恰與季呂事相符。故以俚句誌之。予不敢比古人。而介臣則雅人也。此詩成。介臣喜爲書之。以光蓬草。南史又記僧珍生子。季雅往賀。函書錢一文。閭人怪之。不爲通。乃強入。僧珍拜受。拆視之。乃金錢也。聞介臣將得孫。予無金錢。當以銀錢一文賀之。

### ●爭婚

灘邑譚紳爲其子聘定秦怡堂之女爲媳。娶有日矣。秦姓貧寒無賴。又圖張姓財禮之豐。復受其聘。張姓賤役也。爲長班。微有資財。竟迎去爲童養媳。譚姓聞之。遂啓訟。縣官判案。尙明晰。堂訊譚張兩家。誰先聘。誰後聘。兩家皆言先聘。詢之秦姓。秦姓旣多受張姓聘禮。詭言張先聘。譚後聘。予窮極無聊。甘受笞責。縣官乃急傳張女到堂。爲其年釋定吐實情。女年十六。在張家一月矣。見張氏子翩翩年少。雖未合卺。耳鬢廝摩。兩情相洽。供曰。譚家聘我。我不知。我在張家一月。知縣官言。譚姓供汝被張姓劫去。有此事否。女供云。未曾被劫。新年已過。我回娘家拜年。張家尙送我去接我來。何言劫也。蓋譚氏之婿。女未曾見。所習見而心喜之者。張氏婿耳。年已二八。獨無人情乎。縣官竟斷歸張姓。譚姓貴。張姓賤。譚不甘心。仍糾人私鬧。譚住南關。張住北關。予曰。此如天下大局南北不和也。爰括而詠之曰。平等由來無貴賤。共和那復有君臣。良以共和以後。君臣二字。不敢再言。且墓門圭竇之人。而皆陵其上。難矣哉。

### ●王妻

丙辰駐灘。國民軍旅長王貴忱捨却多家。在省榆凳。其妻微有姿。回難與輕薄少年私

通。有郭七者。慕其色。屢調之。王妻嫌其多贊。堅不納。郭七多資財。乃貰屋與王妻同院。思以財誘之。日雇優伶演劇。多係淫蕩戲文。予聞之曰。此與令尹子元欲盡文夫人事相同。文人講考據者。皆言文夫人卽息夫人。美麗異常。故令尹子元欲盡之。唐人有息夫人不言賦。傳云。夫人聞之泣曰。以下振振有辭。夫人入楚以來。先向楚子明其不首之故。此又泣而言焉。是兩次有言也。唐人作賦。乃云華如桃李。雖結子而無言。世豈有枕席與共生。男育女長。此默默耶。

### ●學西票

人見鄉票得財甚易。目下爲此術者。日益夥。非盜匪黨爲之。各處出校學生。遊手好閑。亦三五爲羣。四出生財。訪明學校小學生之家。有貲財者。誘之外出。則繫留一室。以膏藥糊其目。拋擲信函於其家。令其家人夜間赴某河厓。某灣厓。帶洋元來贖。箇中交易。恐人識其面貌也。一日。被鄉人值知。通信於官府。官府遣兵士往。入其窩。見結夥者。皆少年翩翩。且跪而獻賄。兵士不忍加刃。與之戲謔。戲謔畢。祇將被綁者索出。使彼黨遠逸。此亦若輩之幸也。

## ● 料量

一日至戚家。見其夫妻反目。詢其故。戚告曰。余吸洋烟。拙荆爲我煎烟不善。故至反目。予曰。賢哉。此司炊之主婦也。居中饋有人矣。胡反目爲戚。曰。目下烟土價昂。不敢浪費。令其酌量攪和烟料。乃彼不善調和。或攪入太多。不能過癮。太少則多費烟土。調之不服。以是反目。予曰。攪和勻停。此須有料量之學。孔子爲委更料量平。此聖人之學也。婦人烏能之。戚大笑。其妻亦掩口而笑。和好如故。

## ● 下氣怡色

子女與老親言事。須從容不迫。若有急遽之色。恐致老人驚心。猶記予外祖耶春政公。中進士日。家中已得報矣。予外曾祖母年高聞之甚喜。突又來報喜者。予外叔祖又中矣。家中婦女。率赴簷幃。拍手而言曰。了不得。了不得。是欲報喜。喜極而不能適言也。夫人一驚。從此口不能言。故記云。與父母言。下氣怡色。此婦女不讀書之過也。

## ● 貞婢

先母鄭太夫人。有隨房婢二。一曰桃兒。一曰蠻子。及長皆嫁之。桃兒嫁成衣人。娶姓鄭。

妻生有子女。煖飽終身。蠻子嫁于遠族人。亦生有子。遠族人入行伍爲兵。食餼糧有年。告假回籍。值洪楊起事。營官又檄其充兵南征。驚懼而癱。家中無以爲生。蠻子復入吾家爲僕。一日因事至城外。天將黃昏。有無賴子見其中年韶秀。尾其後。以語謔之。蠻子回身。直批其頰。無賴子乃抱頭鼠竄。回家向予言之。予時十餘歲。聞之稱快。爲有此貞堅之性。天必佑之。後其子以銀匠爲生。蠻子得飽煖以終天年。

### ●戒淫

大凡越禮行淫者。或夭其天年。或困蹟終身。天道不爽。昭昭然也。嘗見有世家子弟。誘通其婢。始亂之。終棄之。以先世恩廕。賜進士。入翰林。以其財賄通良家婦婦。始以爲獨得之奇。嫡婦因此亂交。與之通者。皆沾染淫瘡。不治而死。又有見女尼之美者。必百般設法誘之失身。以青年翩翩之士。窮奢天折。予見之屢矣。乃新學子不以此論爲然。曰。吾在學校。雖不讀詩書。却多閱典故。宋范文正公。守饒州。喜妓籍中一小鬟。既去。以詩寄魏介。曰。瘦削堂前花自裁。便移官去未曾開。年年常有別離恨。爲托春風幹當來。介遂買以送公。文正公人品學問。爲宋代偉人。尚有風流之事。何害哉。予曰。大德不踰閑。

小德出人可也。此乃子夏之言。聖人必不作此語。爾宜學文正之大德。勿第學其小德。

### ●花園

吾鄉盛時。花園尙有多處。如陳氏園在小於河田氏園在高家莊。郭氏園在北關外。少時遊覽數次。見一池亭。布置有法。自咸豐辛酉遭捻匪之亂。大戶凋落。園林荒廢。祇餘西園一處而已。園亦有主。日啓園門。不禁遊人。謂之公園可也。來遊者。園丁備茶。予以茶資少許。不敢多索。主人有命也。予退隱無事。時往消遣。歲月爰詳。紀其勝概。園在城東南二里許。爲吾鄉先達韓理堂大令所築。後賣葺而修之。復擴充其地。爲假山。植花木。添建亭榭。翠然煥然。每當春暖之日。楊柳含烟。桃李吐葩。環映於粉垣茅亭間。正室額曰西園草堂。堂之北假山壁立。峰巒起伏。旁有渺山之樓。恰級而上。孤山程符山。近在咫尺。下樓穿山而過。深溪橫亘。石梁通之。左右老樹。枝柯修篁。搖曳柳暗花明。又一村。此景似之。春暮夏初。繞砌牡丹數百株。經雨怒放。花大如盆。綠樹圍之。翠巒映之。透來日光一縷。其豔奪目。其香撲鼻。予題壁有句云。綠樹翠巒。四面羨他高貴入山林。形容牡丹。意在切合。園主人也。主人見之。爾我一大白。溪邊有草亭一間。削石爲廳。遊

者可坐而少憇。出亭西行，入花磚圓門，曠然一庭。牡丹尤盛，綠以蔽蘿荆花，相與競豔。更有異花滿地，芬鬱可愛。聞名於園丁，問丁不知。蓋自海外來者。牡丹開罷，芍藥繼芳。紅白相間，當培而翻金帶。呈端歲歲有之，和氣致祥。可以知園主人之爲人。西南爲香齋三四所，庭院雅潔，几榻無塵。夏日納涼其中，不知城市之在遠。秋冬之際，紅葉在樹，黃葉在地，清爽之氣，沁人脾肺。每當夕陽在山，遊人徘徊不能去，曲折至草堂之東，怪石虎臥，如浪湧出，恍若東至萊府路經吳村之浪石。予三十年未東遊，至此神往矣。堂壁之間，多懸吾秦梓遺墨，如柱未谷之隸書，及所繪之佛像、梅楨、高南阜之左手書、劉石庵之行書，前萊州太守張船山之楹聯，至灘令鄭板橋所留字畫，不可勝紀。主人亦不惜小費，所藏真蹟，均勾摹上石，嵌諸廊壁。任人拓賈，而南方之劉園、張園，購得之以文飾其室，尚不知從何處來也。園主人行善而不務名，故不著其姓名。

### ●杜文正公

吾鄉杜文正公及劉文正公，大節相同。潔已奉公，立言有體，鞠躬盡瘁，存心無私。杜文正爲文宗之師，倚若柱石。某歲清江大饑，頒帑廩賑，有人奏督賑大員，有不實不盡之

弊文宗命文正與一滿大臣往查。至其地有昏夜請謁者。示意通賄。文正斥之而退。哭患感冒。一藥而亡。時兩子皆任學差。未曾侍側。隨侍者猶子一人。視藥未必盡心。此中情竇不無可疑。文正故後。傳言滿大臣得賄鉅萬。文宗聞文正噩耗。震悼異常。特旨命入京治喪。靈板停於宣武門內太平街賜第。文宗親往哭奠。哀動左右。文正之父侍郎公已致仕閑居。尚在京第。特恩加宮銜以慰之。文正之孤。庭琛字芸高。賞給翠人進士。一體殿試。入翰苑。卽恩之陞尤在潘文恭公之上。芸高太史少年清俊。其夫人有大家風範。凡同鄉官有喜慶事。皆請其夫妻爲提調。一主外。一主內。夫妻對語。布寧井井。出言朗朗。望之殆如天人。惜皆不永其年。至光緒間。杜氏子孫尚有登第者。

## ●大戶

吾鄉豐厚之家。近年多半凋零。先是濟寧州孫文定公家。仕宦相繼。田畝連阡。開設玉器。營植及酒。馳名遐方。予在濟寧時。吾師萊山先生。丁母憂。居時。偕友登城上。太白樓。聽飲。飲量甚豪。無能敵者。至腹不能容。以指探喉。出而哇之。入座再飲。玉堂所著之百斤。五十分。大綱紹酒。多有過十年者。濃厚如膠。甘潤香冽。吾師服闋後。以船由

運河載至京。每食席前方丈。飲酒數大觥。年老溼氣下注。兩腿作疼。時直樞密。幸賜有坐。與可至景運門。及下輿。至直房。二三十弓之地。步履已覺艱難。日日延醫針治。數年後。兩腿針孔密如撒粟。夜不能臥。牀躺于大洋橋之上。腿垂于下方。得交睫。花甲甫邇。卽告逝。有一子仲子。蚤死無後。長子仕京數年亦故。無後。聞玉堂一肆。業經易主。孤寡度日。不免爲強奴侵蝕也。聊城楊漕帥家。富甲一鄉。藏書最富。宋板卷帙。插架而列。有友專司籤記。後裔祜鳳。阿農部一人。久寓京師。聞其書有竊而出售者。鳳阿故後。亦無子。覓繼于遠族。遠族人丁亦寥寥。家業恐難保守。黃縣丁氏以商富。質庫二三十處。資本豐厚。自辛亥革命。民軍入城勒索。至四五百萬元。精華殆盡。各處質庫。大半歇業。所存者一二處。章丘舊郡鎮孟氏。亦以商富。其字號均有祥字。在京者四五處。參匪之變。稍有損失。未傷元氣。經營數年。生意猶盛。惟共和以後。所存八團花袍桂料。不合時宜。乃以八成價出售。亦猶明代鼎革後。所有烏帽紅袍。認爲優孟衣冠。改玉改步。同遭一刦。迄今孟氏尙富。舊郡花園三四所。省垣花園二三所。近以事至省垣。邀予寓半弓園。園內茉莉數千株。繡球百餘叢。廳事雅潔。酒饌精美。幾樂而忘返。

## ●賈文端公

吾鄉賈文端公立朝大節與祁文端公相同。清代賜謚可謂得其實矣。賈文端身後蕭然。其生平清寒隱然可想。祁文端爲軍機大臣力杜苞苴。清代一人而已。賈文端爲予姻丈。予告以後年已八旬。臥牀時。予趨侯方見其家購覓棺木。房屋隘窄。門不容車。視公孫弘之布被不異。賈文端之父侍郎公諱允升與先文恕公同時爲登萊創建寶應寺。作兩府同鄉停厝之所。置義地數頃。至今賈氏停柩寺中。不能歸葬者計四五柩。其家貧可知。婦婦無貲度日。賴寶應寺接濟之。賈文端之子霑田之外官自道至藩積有宦聲。無子在其女手。女嫁宋伯魯同年。宋本寒士。一旦富擁半財。車馬衣服煥然赫然。同年數人。伏日往飭西瓜冰碗。供客解暑。同年心羨之。予輒語曰。此錢買方伯積累鑄銖。殆天所賜。被天孫出嫁攫去矣。後宋被謫。上命陝撫圈禁不得歸家。予又曰。犴狴一牆似銀河相隔。天孫何時相會哉。賈女鬱鬱數年而故。今不知宋同年尚在否也。

## ●張文襄

傳說張文襄公香濱係猴精轉世。獨她山上有洞。洞中蓄老猴百餘年矣。文襄父仕蜀。

偕夫人遊山。夫人欲觀此猿。老和尚答言。久不出洞。不必觀。夫人強之。乃舉出。狹向夫人坐化。遂生文襄。少嗜棗栗。讀書過目不忘。經史而外。一切雜書。閱之卽記。某事在某卷。十六歲領解。惟登第稍遲。緣本族親戚。以科甲爲京員者甚多。考試時。往往迴避。閱三四科而后得鼎甲。及開府山右。常函告友人曰。地小不足回旋。及督湖廣。督兩江。槃槃大才。方能開展。性喜睡。亦易醒。宴客時。所邀多僚屬。一饌甫上。則已坐睡。片刻睡醒。饌已冰條。屬又不便先嘗。故一饌重溫者數次。是與猴性無異。其身體相貌。極似晉呂王侍郎。次屏王殿試居二甲第二名。相差貳名耳。王先故。予初見文襄時。神爲之驚。解元文字。題爲中庸之爲德也。一章。後學妄溢。殊可笑也。其弊由于徐太史季和。妄之中會元。京師傳爲笑柄。後學再套此文。無不落第者。

### ●王五先生

科場時代。先輩精心揣摩。擬題作文。窮思會神。誠則通靈。吾聞王五先生諱延。後改爲廷年。因鄉闈中式。寫榜書吏。將卷首履歷。若干歲。年字連上。延字。遂易名。旋中會榜。第二名設帳于灘。先祖賚政公受業門牆。得中鄉榜。有拜門者。先生先閱其八字。利于

科名者。方受其贊禮。道光己亥鄉試。先生夜夢首題爲君子懷德四句。醒而擬文急寄其子。次屏園中果出此題。得高標焉。但八字不盡可憑。先外祖郎奉政公。執贊請業。先生閱其八字。却之。奉政公乃閉門攻苦。讀書作文時。至不識家中人。竟成進士。作知縣。老年告歸。福壽以終。王五先生之孫菊人。紹其心傳。獲雋鄉榜。先祖資政公。以先生之學。教授先父資政公。得中舉人。伏讀先生之文。以六經爲根柢。精義奧旨。耐人尋思。非浮掠剽竊者。所可同日語也。

### ●告逝

清代大臣在京告逝。第二日凌晨。遣摺呈遞。先賞給陀羅經被。被係黑綾。書滿洲字。蓋棺時。加于身上。接被時。孝子向北三跪九叩。若第二日。或遇初一十五。爲補挂期。或遇大典。則遣摺不能呈遞。先行蓋棺。至陀羅經被賜下。焚之而已。蓋棺後。上遣王公貝子。帶領侍衛。前往奠酒。用高桌設酒池香案。謂之高奠。奠酒進香。不行禮。不著素服。奠禮者及侍衛等。亦著吉服。至賜祭之日。皆禮部堂官恭代。有祭文祭品。亦著吉服。請謹時。由禮部開單。擬謹時。單上不敢列文正二字。若謹文正特謹也。亦或有禮部請謹而

不予以謚者。蓋易名之典。不濫施也。

### ●衍聖公府

衍聖公府極富而用錢不便。有地畝將近萬頃。其規制與帝王家相同。地各有佃戶耕種。以供府用。有專供豬羊魚鷄者。有專供綢緞布帛者。有專司修理宮室者。有專司梨園戲劇者。歲有定例。若欲隨意揮霍。則須別行籌畫。其地畝不能出售。出售亦無敢受者。但佃戶耕種年久。不免隱沒自肥。某年衍聖公至京。屬吾鄉王文敏公奏請飭下東撫。按冊詳查。計查出三百餘頃地畝中。尙有湖田若干頃。蓄水以閘。在運河左近。若天庾正供。糧船北上。運河水淺。漕督則行文向公府借水。卽行啓閘。其湖田與汝水分流之處相近。一水分南北而流。亦爲奇觀。予在濟寧時。親往觀之。見汝水與運河相交處。兩河分南北而流。所謂三分朝天子。七分下江南是也。蓋汝水自西來。注于運河。其地北微高。南微低。汝水力強。故三分逼運河北注。七分逼運河南注。登龍王廟高樓。憑檻俯視。盡在目中矣。自此赴曲阜。一日可到。孔林文廟公府陋巷。顏廟再盡。一日之力。可以徧瞻。山東士子大概驟不親往。仰止者。

## ●京官外官

唐宋時。服官者重內輕外。故倪若水自外內遷。僚友送行者。望之若登仙。清代京官。皆  
以外放緣京官俸薄。外官俸多。盼外放者。思濟其貧耳。除貧富不論。外官多借重于  
京官。外官之靈蓋不飭。辦事荒謬者。多被京官參撤。以故外官任優缺者。歲時饋送京  
官。日冰敬。日炭敬。陞見後出京者。尙留別敬。致送者。多由匯銀之票莊。按門呈交。故京  
官一見票莊商人名片投謁。則倒履相迎。京官相遇。尙考詢銀數之多寡。直言不諱。殊  
可笑也。漸至主上亦知之。當年高宗與大臣言。爾宰相俸一年不過三百金。而車馬衣  
服。無不皆備。朕亦不能一一問其所從來。是可見外邊之事。宮內無不知之也。若外放  
苦缺。則無力應酬京官。各省苦缺。莫苦于廣西恩恩府。且引以危事。其地瘴癘極惡。至  
其地者。九死一生。太守莅任。拜印後。書吏請拜一室。室內牌位林立。皆在此病故之前  
守。此可令人心惡。仰首而觀。閣上有長木板。皆虔置前故幕賓之箱籠。書曰某縣某人。  
是死于此而旅柩不返者。見之更覺心惡。焉能不病。予仕京卅餘年。知死于其地者不  
下三四人。因之記名候館之京官。日夜禱祝。勿放此缺。以後偶有得此缺者。多告歸不

再仕。此人不往。則再請簡樞密大臣。嘗笑曰。旣皆不願往。何必請簡。予怪大臣等笑不奏明其地情形。改爲外補之缺。以久仕粵西。習慣水土之人任之。何必置京官于烟瘴之地哉。清代不改置。民國則改之。廢此府城爲墟。以武鳴縣遙控之而已。

### ●查抄

查抄官員一事。石頭記曾言之。而未盡詳。光緒間。查抄內務府銀庫郎中慶寬時。予正在京知之甚悉。是日晨。福相國篤廷奉密旨。前往查抄。帶領提督衙門司員吏役。直入慶寬家。先封大門。其家男丁。則禁之於外空屋。女眷則禁之於內空屋。福相國則坐於廳事。飭司員帶吏役。按房查抄。抄出貴重之物。則堆積於廳事院中。至女罵兒務及器皿等物。棄之弗顧。檢查各房已畢。又飭役赤身繩入井底探之。役恐滅頂。甫入水則高聲報曰。無物。卽縋而上之。更可笑者。復入其廁。司員掩鼻。飭役以杆略探之。報言無物。皆出至廳事。將貴重之物。一一登記。福相國乃進內署。命吏役督守物件。監視大門。不敢遠離。凡查抄之事。皆派九門提督前往。福相國正兼此職。並充內務府大臣。人極忠厚。日素與慶寬之富差明敏。其得罪之由。由於內監冒領物件。嚴禁弗予。內監恨之。爲

造贊語。福相國奉命之後。已暗通消息於慶寬。先將銀券契約細軟等件。自後門運出矣。相國覆命後。奉旨慶寬赦免。單開之物。由官變價。房屋入官而已。又遲數年。復慶寬官職。且外放道員。旋升臬司。家富如舊。

### ●福相國

福相國爲近支宗室。由翰林出身。屢掌文衡。所得多佳士。性情敦厚。學眷優隆。慈禧皇太后時。傳其繼娶夫人入內。夫人爲大家嬌女。不能理家。每逢入內之時。衣服矜縉靡麗。亦相國爲之檢點。一日。相國將入署。告夫人曰。空屋中有人所贈火腿不少。久懸於壁。恐腐敗。應蒸者則蒸。之意欲其蒸數條以備食。迨歸宅。則一室火腿全蒸矣。相國無奈。乃分餵友人。友人在朝房詢其故。乃言之。相與大笑。且曰。此非中堂之惠。乃中堂夫人之大惠也。

### ●海藻

自昌黎灘城北行六十餘里。即見衆河入海之處。匯爲一灘。寬廣計地數百頃。灘皆淡水。夏日荷花。一望無際。葉大如車輪。花大如盤。香聞數里。其下藻肥如臂。間有腕如梨

者其不脆者。煮食之。如蒸栗然。可以充飢。蓮子飽綻堅實。乾之鬻於藥店。或鬻於果子店。荷葉陰乾。鬻於醬園。藕則上市。如山堆。菜主獲利倍於稼穡。灘邊則植蘆葦。連亘數里。初苗時。如筍如筆。秋日長成。葦蟲如竹。刈之可以織席。婦女手藝之敏捷者。一日可成方丈席一具。值銀一錢。葦之細者。用以葺屋。閱三十年不腐朽。蘆花加棉。收而藏之。冬月以之蓋韭畦。春初早韭賴此而生。若天氣較暖。不待春初。節逾冬至。二寸黃韭已登市矣。灘水淺處。則植蒲。蒲筍潔白鮮嫩可食。冬初刈蒲編爲煖鞋。編爲包囊。或編爲蒲團。皆婦女手爲之。蘆與蒲無須布種。留其根則自生。灘中亦有稻田。插秧之時。赤足露半體。入於泥淖者。皆男子。農家婦女。亦復裹足。不似南方村婦。能服胼胝之勞也。稻多紅色。其味香。其性黏。名曰香稻。較御田香稻粒微小。離京千餘里。苦不得其帶皮之種耳。由此北行。漸入漁港。港中細草青葱。魚小如葉。蝦小如粟。鄉村稚子。以篩取之。或供日食。或作菹醢。而三分之活蝦。曰魚蝦子。尙提之入城市。以易錢文。港之較深處。夏秋之際。則多蟹。不須網取。夜間以荆籠然燈其中。則有大蟹引羣蟹而入。故名大蟹曰頭蟹。節屆仲秋。則團脐黃滿。重九持螯。尖者亦膾滿腸肥矣。有蟹之處。即有蝦。水漸

深則蝦漸大。長一二寸。白亮銀鱗。名曰白蝦。去壳烹熟。其肉尚白。晾乾去皮。便爲蝦米。鬻之遠方。不脛而走。殆遍寰區。循港而行。卽至海濱。依海濱取魚者。或以網。或以釣鉤。一舟小如瓜皮。船中儲水。得魚卽入水蓄之。若入海十里以外。則舟長如三間屋。海浪躍舟而過。漁人坦然不懼。遊人不能從也。

### 草帽辯

自昌黎循海而東。至萊府。其鄉村婦女多采草帽辯。地畝植小麥者多加載力。再遇雨。水調和。麥莛高三四尺。刈穫後。以木梳去其皮。水潤之。以刀劈之。刀雙唇有口。口有大小。初學編者。用大口刀劈之。辯微粗。手藝精熟者。用小口刀。辯極細。路過其鄉。見青年婦女。或坐於門前。或在樹林蔭翳之下。信手拈來。順盼自如。談笑自若。而辯則條理不紊。絲毫不差。較紡織之利。多至倍蓰。外來海舶。細載而去。亦挽回利權之一端也。續記甲辰年。予蒙召對。皇太后詢問山東婦女所採草帽辯。係用何草。予對曰。用麥稈編成。麥稈者。山東土語。皇太后遲疑片刻。曰。麥蘂耳。對曰。適道者。諺言是也。元史有遺字。

## ●柯太史

柯太史鳳蓀。詩古文淵源家學。別有心傳。故兄弟皆成進士。太史文名馳天下。封紱佩韋雖未得科名。經史之學。具有根柢。太夫人長靈。爲掖縣李長白先生之女。詩學三唐。稿中亂後憶書一律。京師傳誦殆遍。詩云。插架五千卷。竟收一炬亡。斯民同浩刼。此意敢言。傷榮廢。憑兒嬾。窗閑覺日長。吟詩憐弱女。空復說三唐。太史原籍膠州。因捻匪之亂。避居濰邑。李長白先生後人。亦居濰邑。由李季侯豐綸始遷也。季侯爲予癸酉同年。太史爲予丙戌同年。甲戌會試後。柯李皆下第。同赴河南禹州投親。已入豫境。離禹城僅九十里。坐車行至深溝。其地兩面懸崖。中爲大道。雨後山水陡下。李侯淹斃。同死者車夫三四人。驅馬十餘頭。鳳蓀踞車蓋之上。浪衝車倒行。其後懸崖崩塌。車乃止。乃呼救崖上。縋而上之。竟得生。此行也。得生者鳳蓀一人。亦云幸矣。太史自言。得生固幸。水退後。一面雇人尋屍。一面雇人赴禹州署送信。夜間屍體在野。一人守之。與羣犬酣戰。殆竭盡生平之力矣。太史元配于氏。爲予表妹。繼配爲吳贊甫先生之女。過門後。囑太守帶往寺內前室。靈前行禮。見太史所作輓言。懸於壁間。嗟其語句多疵。則夫人學

間。又加本史一等矣。

### ●靴包

滿洲某相國。本寒微出身。先爲筆帖式。京師所謂提靴子包者。蓋家貧無車。入署以布  
靴包靴。足穿履。頭戴官帽。帽上有單身穿外褂。將長袍扱於腰帶下。與外褂相齊。以便  
行走至署門。再著靴去帽單。伸長袍。天衢之上。熙來攘往。多此人也。而筆帖式當差勤  
者。其升轉亦最速。不數年。可至郎中。某相國升郎中後。充粵海關監督。到任數月。先寄  
二十萬金與其兄。兄生平未見此巨款。無術安頓。欲開典肆。則恐人欺騙。欲存票莊。又  
恐倒閉。左思右想。寢食弗安。因此遘疾。旋亡。相國三年。差滿回京。起華屋。營園林。置姬  
妾。年近六旬。無子。乃以其兒子爲子。此子浪費無度。相國訓之。此子卽指而言曰。汝死  
後。家財盡屬於我。汝能管我乎。相國怒而逐之。年近八旬。拜相已久。入朝聽宣。每骨哽。  
而自倒於榻。友人勸其告休。乃退居。一日忽喚。傳其得子。王仁和相國。善謔者也。搖首  
曰。我不信。我不信。其語殆有疑義焉。鈍人不解此語。急詰仁和。相國曰。不談此事。  
別說一笑話。有一外國王。年老無子。乃多置嬪妃。且日服何首烏。以養身。果得一子。富

臣進賀。稱頌王存心慈善。功德蓋世。應有後嗣。王曰。非也。此何昌島之力也。猶北原有名。何首烏者。乃力白其非。曰。君之力也。臣何力之有焉。

### ●惡譖

旗友有好譖者。然胸無墨汁。語多惡劣。見有郎舅相譖者。郎醫其舅爲譖。此猶可也。舅亦醫其郎爲譖。郎應曰。是也。吾妻在爾家。未出嫁時。爾兄弟本是畜類。早與吾妻通矣。使吾爲譖。爾之罪也。予聞之。掩耳而走出。告人曰。果如其郎之言。其舅卽爲齊娶。公不圖今日又見古人。言甫畢。適此家庭中逸出一家。僕人執鞭追之。予曰。此豕將人立而啼。公子彭生也。一友曰。君亦知旗人家中之稱謂。有大可異者乎。兄之妻不曰嫂。而曰姐。或曰大姐。二姐。弟之妻不曰弟婦。而曰妹。或曰三妹。四妹。此大可異者。予曰。此尙似古人之謬執者。嫂溺不得援之以手。呼爲姊妹。則無嫌矣。

### ●膠執

世之膠執不達懶者。多讀書不化之儒。吾鄉有王進士。文章秀雅。飄飄欲仙。鄉試中魁。選其房師。喜曰。今得一駟駒門生。及謁見。乃一黑醜麻面者。登第後。自知不宜。惶遽歸。

而設帳於家。從學者數十人。每至月盡必告生徒曰。每人一月應若干束脩。明日務須帶交。既交錢。先生親手數之。熟眼繞環之錢。則一一挑出。以後學生皆以康熙乾隆之錢呈之。年雖老。尚有風情。目近視。一日入內室。見老僕婦蹲而洗衣。以爲其夫人也。自後抱之。僕婦急呼曰。予某人也。乃釋之。深以爲慚。乃爲文告天以自懺。悔文內有誤用情於一抱。應偕老於百年。養之以終身。待之如結髮。予所否者。天厭之等語。又一老儒當鴉片烟盛行之時。深知其爲害至烈。一日訪其族弟。族弟在廳事西偏牀上吸煙。老儒乃循東壁而行。坐而呼曰。老弟與我一火。我吸旱煙。弟曰。有煙燈可吸旱煙。老儒曰。了不得。向煙燈呼吸。恐從此有癆矣。又一大儒。事親至孝。其親暑日思食瓜。大儒急至後園摘瓜。其弟婦隨往接瓜。大儒曰。男女授受不親。吾擲之爾。以衣襟接之。用力太猛。傷其弟婦之乳創甚。又一大儒。格日正顏厲色。學程朱之面目。與其妻亦無戲言。每逢交媾。必高聲曰來。吾爲國家造人才。爲祖宗留後嗣。第二日必大喜。筆記曰。與妻倫教一次。學者迂拘如此。亦如閩倣草堂所記。一儒者見其友之妻。門前坐。睡。赤子在井旁。吾以男女有別。不便驚動。入井乃矩步方行。尋其友而告之曰。尊嫂坐睡。赤子在井旁。吾以男女有別。不便驚動。

尊嫂北往視之既至則婦人皆并哭于矣亦正相類。